雷動

策略的思考



戴耀廷與公民數據

思考香港系列

思考香港 1

論香港獨立：踩在紅線上的思考

思考香港 2

香港的未來：跳出框框的思考

思考香港 3

法治的挑戰：威權下的思考

思考香港 4

雷動：策略的思考

思考香港 5

抗爭：靈性的思考

目錄

前言

死局

香港回歸後的政治，由一開始就是一個死局。在「一國兩制」之下，中共是手握屠龍刀號令天下的武林至尊，操生殺之大權，試問誰敢不從？但不少港人，多年來一直受法治與自由等普世價值薰陶，面對強大的中共，就是不從，我們堅持要有尊嚴地和自主地去管治自己的家。中共起先還是客客氣氣，派個老好人來管香港，但怎也管不好，導致大家怨氣萌生，竟冒上大不諱，五十萬人上街反董反二十三條。對中共來說，這其實就是反共。

2003 後，中共一改對港政策，一切可用之謀都用上了，滲透、分化、挑撥、離間、威迫、利誘、歪理等陰謀陽謀盡出，把香港民主自治運動攻得支離破碎，本是同路的民主力量互相攻訐令，在此消彼長之下，香港民主自治運動面對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在社會極度分化下，一直支持民主自治的港人，一步步跌入絕望的深淵。

2013-2014 年的「佔中」和「雨傘」，是一些還不死心的港人，站在絕望深淵的邊緣，力圖以己微弱之軀，力搏中共的強權霸刀，望有更多人醒來，可同心守著香港最後的防線。我相信那七十九天的佔領，並沒有白費，最後雖還是不能爭取到真普選，但也力拒「袋住先」。至少，不少人的心也終被喚醒了。

不過，被喚醒了可能是更痛苦，當突然明白過去的安逸只是一場虛幻，被扯進絕望的深淵時，寧可自己不是清醒的，至少可減少一點兒那抽心的恐懼。九月選舉之前，那份恐懼感更變得無比巨大。幸好，在這關鍵時刻，我們終能淩空抓著了希望。

雖然在中共治下的香港，港人頭上一直都懸著那把屠龍刀，但或許中共自視過高，不屑把刀伸得太盡，在香港的公民社會內，即使受各方打壓，港人仍能在法治與自由所守護著的寶貴空間，繼續發揮無限想像力，思索突破的方法。我就是其中一個這樣做的港人。

想像、實踐、創新

「佔領中環」是第一次，「雷動計劃」是第二次。都是不知如何，一個意念在複雜的思緒中慢慢浮現，先是模糊，後漸清楚，我就把它捉著，寫了出來在報章發表，向人推介。「佔領中環」說的是公民抗命，「雷動計劃」說的是策略投票。這些意念也不是無端出現，都

是建基在過去多年研究及直接參與香港的民主自治運動，累積起對民主轉型、港人轉變中的狀態及思維及中共各種謀略的認知，加上能跳出現有框框去思考問題，經反覆思量終凝聚成一個具體意念。

但這兩個意念，若要成功，就一定要有很多人一起參與。由於意念本身爭議極大，故要把它們實現出來，要面對不少難關。在初提出時，它們都沒有多少人理會，但漸也得到一些人注意，不過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有提出過這些意念。因一定要有很多人參與，意念才能成功，故必須想方法把它傳播開去，讓更多人能知道和捉住。在開始的時候，我好像一個「寂寞的推銷員」，抓住每個機會向人推介這意念。幸好，每次總是有朋友，很快願意來與我同行。

「雷動」這意念初提出時，只有一個很粗略的框架，方向雖定了，但如何落實是茫無頭緒的。幸好，這意念吸引了一群有理想、有想像力、各有專長，亦不肯向現實低頭的朋友。很快一隊充滿創意、活力與韌力的團隊就組成了。他們與我一樣都是不認命的香港人。即使受外間冷待，人們都告訴我們這計劃是難以成功的，甚至被各方訕笑，但我們還是繼續默默地按著原先計劃，把意念一步步實踐出來。

要把一些陌生的意念在社會內播種和栽種是非常艱辛，很多時候都不知所做的一切會否白費，因眼前好像見不到很多積極回應。但我們沒有放棄，一直努力至

最後一刻，到了爆發點時，事情總是出人意外，與原先預計的不完全一樣，最後參與的人的人數都是超乎想像。

也不能因參與的人很多就說結果是很好，只能說最後的結果雖很大程度符合了原先的意念，但又產生了不少新元素，難以判斷與原意念有多相容。本已爭議極大的意念，因這些新元素產生了更大的爭議，但又提供了空間讓更加新的意念有可能在以後從中孕育出來。

一個意念，若不想方法及沒有決心把它實踐出來，那永遠都還只是一個意念。即使這意念是如何完美，那也永遠只是空中的樓閣。但一個意念，即使有多少漏洞，但只要肯嘗試把它一步一步實現出來，並能在實踐的過程中抱持開放的態度，因應情勢的變化而不斷修正，這意念起碼有機會面世，並在現實中測試它是否可行，及更容易在實踐中掌握需要改進的地方及方法。人根本難以預知所有變數，故要實踐一個新的理念，就一定要敢於試、敢於錯、敢於改。

希望

即使它們有著不少不足，但無論如何，「雷動」與策略投票及今次選舉的結果，重新給港人希望。一種新氣象已出現，一個新時代已臨到。在死局中，我們已能見到一線曙光。我相信香港的民主自治運動，在未來會產生新的綱領，有新的組織模式去把不同的力量重新

扣連起來，亦會在網絡時代發展出各種各樣非暴力抗爭方法，包括了如何好好運用策略投票這工具。若中共有屠龍刀，能與之爭鋒的，就是策略投票這倚天劍。

倚天劍能出山，不是一個人的努力，也不只是一群人的努力，而是所有支持香港民主自治的港人，大家共同付出，千錘百煉下打造出來的。其實它還未開鋒，但我們已看到其堅銳，足與屠龍刀一拼。有了策略投票，爭取香港民主自治，我們多了一柄利器，但那還是不足的。面對中共巨人，我們還要有更強的武器，才能突破死局，求得民主自治的生路。但到現在為止，這是甚麼，還是未知。

不過，經歷過去四年「雨」與「雷」的洗禮，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堅持下去，憑著單純的心，發揮無限創意，一往無前，但又要隨機應變，我們是能夠找到那終極的突破口的。最重要是我們已見到希望，是靠我們共同的努力與決心，在死局中找到的希望。無論前面的路是多艱難，只要有希望，我們就有力量走下去，我們就有機會成功，也必會成功。

2018年10月15日

1

雷動的前世、今生與來世

為甚麼會有雷動？

在 2015 年底，當我經歷過兩年「佔中」及「雨傘運動」及之後近一年的反思期後，重新思考香港的民主之路可如何走下去，面對 2016 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那時我是相當悲觀的。在非建制派全面碎片化下，當時的想法，非建制派的策略應保守地只求保著關鍵的三分一議席。我第一系列談九月立會選戰的報章文章，都是抱持著這樣的想法。我把它們也包括在本書內作記錄。

但當我在寫著這系列的文章時，我不斷重覆分析 2012 年立法會選舉結果的數據，發現了一些現象，完全是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我看到建制派與非建制派之間的得票比，大概是 43% 對 57%，若非建制派能派出

適量的名單及選民能平均投票給他們，非建制派是完全有可能在地區直選取得 35 席中的 23 席的。

如果是這樣，若能在超區選舉取 3 席，及在傳統功能界別選舉中的一些界別取得突破，不單保三分一完全沒有問題，更有可能達半，那就可以大大震動現有憲制，令現制變得非常不穩定，因北京政府再難透過保皇黨操控立法會，促使北京政府必須面對政治現實接受制度改革，令行政及立法關係回到正軌，也讓港人的意願有機會透過民主改革能真正彰顯出來。「雷動計劃」就是如此產生出來。但因我一向對數字的敏感度都很低，故特找了一位精算師朋友再看一次以確無誤。

在 2016 年初，我在報章發表文章提出「雷動計劃」，希望非建制派在九月的選舉能爭取到立法會一半議席，以攻破現設計對民意的捆鎖，帶動政改以實現真普選。 之後，因應情況的不斷變化，「雷動計劃」包含多個元素及不斷演進。所有變化及「雷動計劃」的具體內容，我都在之後一系列講「雷動」和策略投票的報章文章中，作了公開及詳盡的解說。這些文章都包括了在本書之內。出版此書，是希望向各界示明「雷動計劃」一直以來都是透明的，每一步都是在事前講得清清楚楚的。整個計劃都是公開的，任何人都可以參與，不排斥任何人，不作政治篩選。

雷動的不同版本

「雷動計劃」的第一版本是以參選者為焦點，推動泛民政黨與其他非建制派的政治力量在超級區議會選舉及地區直選的各區選舉，協調出適量的參選名單，以集中選票及減少浪費票。在考慮了非建制派可能得到的選票總數及與建制派選票的對比、選區議席數目的多少、及建制派可能會派出參選名單的數目等因素，就可得出非建制派在各區的最佳參選名單數目。之後只要支持非建制派的選民能平均分票給這些名單，他們都能當選的機會就可以大大提升。具體目標是要在地區直選的 35 席中取得 23 席，在超級區議會選舉 5 席中保著 3 席，

「雷動計劃」也希望非建制派能保著現有的傳統功能界別的 6 席（法律界、教育界、社會福利界、衛生服務界、會計界及資訊科技界），並爭取能在另外三個以個人為登記選民的界別（醫學界、工程界和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奪得議席。加起來就是 35 席，佔立法會議席的一半。

不過經過幾個月努力，在相對容易協調的超區也不能成功達成進行初選的協議，那就更加不用說能就五個地區直選選區進行協調初選了。在傳統功能界別，我也嘗試做了一些協調工作。社工界及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都有多於一名非建制派人士是有意參選。社工界雖未能成功，但在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

界，經協調後，兩名有意參選的非建制派人士中有一人願意自願退出，終能在此界別集中力量去爭取議席。

「雷動計劃」跟著演變為第二版本，以公民社會為中心，由選民自行組合策略投票去達成目標。公民社會有十多個團體支持「雷動計劃」的策略投票意念，成立了「公民聯合行動」，在香港社會開始推動策略投票。其中包括了一群資訊科技的朋友，他們自行籌組了一個新的組織「公民數據」，並開發了一個手機程式「雷動聲吶」Votsonar，作為整個策略投票運動的資訊平台。

策略投票的意念就是希望選民在投票時，在考慮候選人的個人質素、政治聯繫、政綱、往績外，還要考慮他的勝算。在現在香港的比例代表制選舉制度下，選民若不考慮候選人的勝算，不少選票有可能被浪費掉，不能產生議席。過去非建制派在各個選區，選票雖遠多於建制派，但卻不能取得合乎比例應得的議席數目。

但要策略投票，也不是要選民盲目地支持任何候選人，而是在看到他的第一選擇（即他最想支持的候選人）的勝算不高後，希望他們能轉而支持一些第二選擇。策實略選民能接受的第二選擇也會有多有少，每個人是不同的。在香港，按過去的研究，大部分人都不是策略選民，投票時其實是不會考慮第二選擇的。

只要在選舉中，能把非建制派各候選人中，分出誰是必勝、沒可能勝出和邊緣，然後促使必勝及沒可能勝出的候選人的支持者中的策略選民，轉至及平均分到

邊緣候選人，那就可以提升邊緣候選人勝出的機會，爭取得到更多議席。

這與建制派的配票很不同，那是由上而下，由一個中央的機構去調動選民投票，但策略投票是選民在掌握充足資訊、仔細分析後自行組合、自行決定如何分票給不同的候選人。

雷動與策略投票

要成功實行策略投票，計劃要包含數個元素。首先，我們必須準確掌握各候選人的勝算。這主要是透過由港人民意研究計劃在選舉日前的最後階段進行的隨機電話民調的數據。「雷動聲吶」也自行收集數據作補充。整合起來，就可以得出一套合理可信的數據。

按過去的研究，我們推算非建制派會有大概 120 萬支持者在選舉中投票，當中 20-25%會是策略選民，即大概 20 多萬。由六月開始，透過社交網絡、街站、報章廣告、及朋友間推介，我們希望起碼 10 萬策略選民，透過安裝「雷動聲吶」並填寫當中的民調後，能加入成為「雷動計劃」的策略選民。

但可能以資訊科技去結聚選民這方法太新，並初期因離選舉日還遠故大家對選舉未有足夠關注，因此直至八月底，參與策略選民的數目，離目標仍是很遠。只是到了最後兩天，才急速增至四萬人。但即使如此，只

靠「雷動聲吶」的策略選民也是不足夠，必須想方法透過「雷動聲吶」的策略選民去產生漣漪效應，望能有更多策略選民可以參與，無論是否完全依從「雷動聲吶」的策略選民的建議，或是自行組合分票，那才有望達成目標。

由於在不同選區，有多張邊緣名單，而按數據分析及推算，並沒有足夠選票幫助所有邊緣名單當選，只能在當中選出一個合理數目的邊緣名單，然後由策略選民平均分票給他們。在九月三日晚上至九月四日凌晨，「雷動聲吶」把所有已參加的策略選民按選區分到不同群組，進行商討，最後由他們自己決定會支持及平均分票給哪幾張邊緣名單。當晚有萬多人參與了商討。

由於「雷動聲吶」是選民自行參與，他們雖是策略選民，但能接受的第二選擇也有多有少，故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選擇。有一些非建制派候選人，雖然在民調顯示的支持度是較高，但非常多「雷動聲吶」的策略選民都不願意支持他們，故他們並不在「雷動聲吶」的建議之列。正因策略投票是由選民自行組合自行決定如何分票的策略，並不是由組織者由上以下向選民發出投票的指示，故「雷動聲吶」不可能完全只是看民調結果。

有了決定後，在九月四日凌晨，「雷動聲吶」的策略選民透過私人傳訊把「雷動聲吶」的決定傳給他們自己的網絡。以前未曾有過採用這種傳播模式，但想不到在今次採用，傳播的速度及闊度是如此利害。依據之

前的研究，我們雖合理地推算策略選民頂多只是 20 多萬，但在香港現今急速變化的政治環境，可能在短短個多月間，策略選民或超過 40 萬。究竟有多少策略選民，要留待進一步的研究。

當開始投票後，「雷動聲吶」的系統轉為匯報系統，讓策略選民滙報他們的實際投票意向，以掌握選票的走勢。雖有一萬多人匯報了訊息，在一些選區能看到一些選票的趨勢，但因系統本身的問題及匯報的數字，未能全面掌握全面的情勢，令最後階段給雷霆救兵的建議，未能很準確地把選票調動得好，致一些希望幫助的邊緣名單還是落敗了，有些原先是穩勝的名單，因他們原先的支持者超出預計變了為策略選民，轉去支持其他非建制派候選人，導致他們只是險勝。

雷霆救兵也是策略選民，但他們會在八時後，在收到「雷動聲吶」最後的建議後才投票。從今次選舉日每小時的投票率看，早上的投票率不是太高，但累積整天的投票率是有史以來最高達 58.26%，那是因為最後數小時的投票率是非常之高。那可清楚看到雷霆救兵的效應是非常大。也因為看到投票率是那麼高，我們在最後階段在新西修改了建議，希望能以破記錄的投票率能多爭一席。

當「雷動聲吶」在下午八時要向雷霆救兵發出最後建議時，系統突受攻擊，因事前已有防衛措施，系統雖未被破壞但已被拖慢了，導致建議遲了才去到雷霆救

兵手上，也就更少時間傳給其他未有參加「雷動聲吶」的雷霆救兵。這也可能導致策略投票未能達到最好的效果。

雷動之後

「雷動聲吶」最後建議了 23 人，共 19 人當選，整體成功率是 82%，在九西、港島、超區是 100%，新東是 80%，九東及新西是 66.6%。當然不能說他們當選是因為「雷動」，但「雷動」或策略投票肯定是發揮了一定作用的。

現在選舉已塵埃落定，因這次選舉的結果，隨著「雨傘運動」，一個新的時代已來臨了。非建制派也會進一步演化，需要新的組織模式去支援香港的民主自決運動，把政黨、公民社會及公民連結起來，產生更大的協同效應，以在下一次選舉突破困局。

「雷動」或策略投票必會在這民主自決運動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但它無異是存在極大的改善空間的。我們在下次選舉前，一定要想方法： (1) 設計更公平的參選機制，以定出最適當數量的候選名單；(2) 更準確地掌握候選人的勝選；(3) 改善策略選民的決策機制；(4) 改善匯報系統以準確掌握選舉日當天的選票走勢；(5) 改善向策略選民及雷霆救兵訊息的機制等。

我會說，策略投票是香港人手上的倚天劍，或許今回磨得還未夠銳利，但只要在未來四年，做好部署，是有力與中共的屠龍刀一拼的。誰勝誰負，還要看我們的決心。至於我自己，我是不會放棄為香港爭取民主自決的，只是我會扮演甚麼角色，那不是我來決定，只要大家覺得我是有用，我會義無反顧繼續打拼，但若大家覺得我已成了負資產，我也絕不猶疑，不再站在前線。其實對我來說，能不用做，反是更好。

2

九月立會選戰：存亡之戰（上）

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是第五屆，亦會是回歸以來最重要的一屆，因結果會決定梁振英能否連任及政改未來的發展。若建制派陣營能取得立法會三分二議席，那麼梁振英就可向北京政府証明他已成功用選票把反對派趕出議會，而「袋住先」方案就可重提，因建制派已取得立法會的絕對控制權，甚麼都可以通過了。反過來，若建制派陣營未能取得立法會三分二議席，現在兩極對立的局面會延續下去，政府管治會繼續舉步為艱，有望促使北京政府重新考慮對港政策，梁振英不能連任的機會也會大增。

當然，即使建制派陣營未能取得立法會三分二議席，北京政府也可能繼續其強硬路線，以各種方法滲透及打壓反對聲音，並讓梁振英連任，但社會抗爭必會進一步激化，管治也必會更加艱難。不過若建制派陣營能

取得立法會三分二議席，打壓肯定會進一步升級，真普選亦無望。力阻建制派陣營取得立法會三分二議席，變成為了爭取民主普選的人在九月立法會選舉所必須達成的目標。

較之上屆選舉，在「雨傘運動」後，非建制派陣營的組成出現很大變化，再難單以泛民政黨的角度去考慮策略，因在核心的泛民政黨（民主黨、公民黨、工黨、民協、新民主同盟、街工、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外，會出現嘗試走中間路線的新政黨如新思路，亦會有不少以年青人為骨幹的傘後組織，及本土派組織。不過核心泛民政黨應仍是最重要的力量，故他們的策略也會影響選舉的整體結果。

因著此次立法會選舉結果的重要性，不讓建制派陣營取得立法會三分二議席，是非建制派陣營的各方在制定選舉策略時，應凌駕於所有其他考慮，包括他們個人或個別組織能取得議席多少，或以選舉去宣傳他們的理念。若非建制派陣營的各方未能在這點達成共識，最後失去了三分一的否決權，那就一切皆休矣！即使個別人士或組織能從非建制派陣營的其他人或組織手上搶到議席，但一旦建制派全面掌控立法會，對非建制派陣營的所有人及組織，以至所有港人及整個香港，都會帶來不可挽回的惡果。

因此，要構思策略，唯一問題就是如何保著三分一議席，也就是要在選舉中取得二十四席。非建制派陣

營在 2012 年選舉共取得 27 席，18 席是地區直選，3 席是超級區議會，及 6 席功能界別。超級區議會及功能界別議席情況相對較簡單，可先作分析。

按上屆的選舉，在超級區議會議席選舉，非建制派陣營取得約 58%選票。以此推算，在五席中取 3 席是合理的。但因兩位現任議員何俊仁及馮檢基都在區議會選舉中落敗，不能再參選。若是派出新人參選，會否導致選票流失，實在難料。但即使有選票流失，非建制派陣營應怎也能保著起碼 2 席。故在九月選舉，非建制派陣營可從超級區議會的 5 席中取得 2 至 3 席。

基於功能界別的本質，非建制派陣營過去只能肯定從法律界、教育界、社會福利界及衛生服務界取得議席，現在的另外兩席是會計界及資訊科技界。從歷史看，這兩席並不是十拿九穩的。或許在九月的選舉，非建制派陣營還有機會在醫學界贏得議席，但希望再從其他界別取得議席，是異想天開了一點。總的來看，非建制派陣營在功能界別中應可取得 4 至 7 席。不過北京政府及建制派必會動員所有政治力量在功能界別這主戰場，大力打擊非建制派陣營。因此，非建制派陣營在功能界別選舉只能取得 4 席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 2012 年，非建制派陣營在超級區議會及功能界別取得共 9 席。以最壞的打算，非建制派陣營在九月的選舉有可能只取得 6 席（2 席超級區議會和 4 席功能界別）。若以此來推算，非建制派陣營在地區直選就不

可以取得少過 2012 年那一屆的 18 席，不然就不能保著三分一議席的 24 席了。地區直選的情況遠為複雜，下星期會按 2012 年選舉結果、候選名單數目及選票分布為基礎，推算非建制派陣營在九月立法會選舉可設定甚麼選戰策略，以達成這一屆的最重要目標，就是力阻建制派陣營取得立法會三分二議席。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1 月 12 日）

3

九月立會選戰：存亡之戰（中）

要推算非建制派能否在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取得地區直選中起碼 18 席，2012 年的選舉結果可提供重要參考。整理數據，為便於推算，我棄用泛民這標籤，而用非建制派，去包括所有核心泛民政黨（民主黨、公民黨、工黨、民協、新民主同盟、街工、社民連、人力）及其他明顯是不支持建制派及北京政府的參選人及名單。

從表一可看到，在比例代表制下，非建制在五個選區平均得票率是 57.2%，按比例應在 35 席中取 20 席，但實際只取得 18 席。在五個選區中，從非建制派在各選區所得選票比例，有三區（港島、九東和新西）實際所得議席都少於應得議席，只在新東取得較按比例應得議席為多的議席，共計少了兩席。反過來，建制派平均得票率是 42.7%，理應得 15 席，但實際卻取得 17 席，多了兩席。

從表二可看到，除新東外，非建制派的浪費票百份比較建制派是高很多。浪費票是指選民所投的票未能最終取得議席的選票。以港島為例，投票給非建制派的選民，每十名就有四名投的票不能產生議席，但投票給建制派的選民只有 1.4 名的票是不能取得議席。那令建制派的選票效用比非建制派高。為甚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原因非常複雜，不同選區情況不同，原因也不同。

首先是涉及各政黨安排名單的策略。在 2012 年，公民黨在港島及新西都是以較強候選人排在名單的第二位，希望選民因排第二的候選人而投票給這名單，望能從這一張強名單策略取得兩席。這兩張名單在自己的選區都是最高得票，但卻不足取得兩席，令取得一席之後的選票都浪費掉。以港島為例，按議席及選票比例取一席所需票數是 47,252 ，公民黨名單的得票是 70,475，單這名單已浪費了 23,223 票。

再且，其他名單都是利用最大餘額的安排，以不足所需選票的數目去取得席位，因此按規定的票數去取議席，其實也會做成選票浪費。假設公民黨的候選人在港島以兩張名單分別出選，而選票又能平均分在兩張名單上，每張名單得票約 35,237，那已多於該區最低得票的名單，足以奪回議席了。同樣情況也出現在新西。這解釋了為何非建制派在這兩個選區實際取得議席是少於應得的議席數目。一張強名單策略會做成雙重的選票浪費。

另一個做成大量浪費票的原因是參候名單的數目過多，攤薄了每張名單所可能得的選票，但取決因素比較複雜，要看多個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首先，重要的不是非建制派出選的名單總數，而是看有競爭力的名單的數目。若一張名單能取得約一萬票，那已是有競爭力的名單。跟著要看的是對方陣營出選的有競爭力名單的數目。再要看的是己方和對方陣營在一個選區按得票應得的議席數目。這數目以 N 為代號（見表三）。

結合來看，若對方陣營只有 N 名單，那是穩健的選舉策略，差不多可肯定取得應得的議席數目。但己方陣營無論有多少張名單，也只是陣營內的競爭，結局是雙方陣營都會取得按比例應得的議席數目。這是上屆九西的情況。

若陣營出選的名單數目，有競爭力的是 N+1，那是有部署的進攻型策略，如支持己方陣營的選票能調配得宜，能有機會成功取得多於應得議席的。若雙方都是用 N+1 策略，那麼沒有競爭力的名單數目也會影響選舉結果了。這就是上屆九東的情況，非建制派及建制派都是採 N+1 策略，但因非建制派還有兩張沒有競爭力的名單，那的而且確攤薄了支持非建制派的選票，導致建制派的進攻策略成功地從非建制派手上奪去一席。

若陣營出選的名單數目，有競爭力的是 N+2 或以上，那是混戰型策略。如雙方都採混戰型策略，那就是大混戰了，結局難料。這是新西及新東的情況。在大

混戰下，非建制派可從中得利取得多於應得數目的議席，或只保著應得議席，但也可能取得少於應得數目的議席，因陣營內各張名單的選票是極難調配的。非建制派在新東能得利於大混戰，但在新西若不是公民黨用了一張強名單的策略，令非建制派失了一席，也頂多只能保著應得的議席數目。

按道理，若對方陣營採混戰型策略，己方如能以 N+1 策略回應，能成功得利的機會是高的。這本是上屆港島的情況，但因公民黨的一張強名單策略所做成的選票浪費實在太多，令非建制派在此區最後還是失了一席。

下星期再談非建制派在考慮了上述觀察後，九月選舉可如何因應己方及對方陣營最新的政治形勢，作最好的部署以達力阻建制派取得立法會三分二議席的總體目標。

選區	議席數目	各陣營得票佔總投票百分比		各陣營按得票比例應得議席		各陣營實際取得議席		各陣營應得與實得議席相差	
		非建制派	建制派	非建制派	建制派	非建制派	建制派	非建制派	建制派
港島	7	54.9%	45.1%	4	3	3	4	-1	+1
九西	5	63.1%	36.9%	3	2	3	2	0	0
九東	5	55.5%	44.5%	3	2	2	3	-1	+1
新西	9	57.0%	43.0%	5	4	4	5	-1	+1
新東	9	57.6%	42.4%	5	4	6	3	+1	-1
總	35	57.2%	42.7%	20	15	18	17	-2	+2

表一

選區	按議席及選票比例取一席所需票數	取得議席名單最高得票數目	取得議席名單最低得票數目	各陣營浪費票		各陣營浪費票佔總得票百分比	
				非建制派	建制派	非建制派	建制派
港島	47,252	70,475	27,336	72,803	21088	40.1%	14.1%
九西	46,416	47,363	34,548	33,892	3746	23.5%	4.4%
九東	56,956	47,415	38,546	72,564	0	45.9%	0 %
新西	55,401	72,185	33,777	90,831	27572	31.8%	12.9%
新東	51,638	48,295	28,621	41,181	78,757	15.4%	40%

表二

選區	參選名單總數目	各陣營有競爭力的參選名單數目（括號內是總參選名單數目）		各陣營按得票比例應得議席 (N)		各陣營的選舉策略	
		非建制派	建制派	非建制派	建制派	非建制派	建制派
港島	14	5 (7)	5 (7)	4	3	N+1	N+2
九西	9	4 (6)	2 (3)	3	2	N+1	N
九東	9	4 (6)	3 (3)	3	2	N+1	N+1
新西	16	8 (9)	7 (7)	5	4	N+3	N+3
新東	19	8 (12)	6 (7)	5	4	N+3	N+2

表三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1 月 19 日）

4

九月立會選戰：存亡之戰（下）

因應過去幾年香港政治生態的改變，今屆立法會選舉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或會影響非建制派今屆的部署。在 2012 年的選舉，非建制派的有競爭力名單，差不多全部都是來自核心泛民政黨。但「雨傘運動」後，相信一些傘後組織及本土派組織也有能力在一些選區派出有競爭力的參選名單。今屆因議席重配，九西加一席，港島減一席，都變成六席，也會影響非建制派在這兩區能派出名單的總數。

總結 2012 年選舉的失敗經驗（實得比應得議席少），我有幾點建議給非建制派去設定今屆選舉策略：

一、不能再用一張強名單策略，因那必會做成大量浪費票。

二、非建制派要做全面協調，就要由核心泛民政黨、傘後組織及本土派組織共同商討。雖然大家存在不

少分歧，但令建制派不能再完全主導立法會，應是大家的共同目標。因此，非建制派各方在選舉策略上達成共識以力阻建制派專權，應還是有可能，雖然當中涉及的政治操作，肯定非常複雜。

三、非建制派最有利的選舉策略，應是參考應得議席數目、所可能得票的百分比及各區的情況，訂出各區最多可以有的有競爭力參選名單數目。若今屆在五個選區得票率與上屆相約，非建制派在各選區按比例理應分得的議席（N）如下：港島 3 席、九西 4 席、九東 3 席、新西 5 席、新東 5 席，共 20 席。

參考 2012 新東選舉結果，非建制派得票 57.6%，應得 9 席中 5 席，但最後取得 6 席，即該區 66.6% 議席 。那即是說，若能在選舉策略、 參選名單、及選民投票策略協調得宜，把非建制派 57.6%的選票轉化為 66.6%議席，是完全可能，因為實際得票百分比與 N+1 所需選票相差並不很遠（約 10%）。因此，今屆在新東採用 N+1 策略是合理的，可派出 6 張有競爭力的參選名單。

相同情況也適用於港島及新西，只要非建制派能得回上屆相近的得票率，在港島有 54.9%選票，在新西有 57% 選票，在這兩區採取 N+1 策略，起碼可保住應得議席不失，甚或能如新東般取得議席進賬。非建制派可在港島派出 4 張及在新西派出 6 張有競爭力的參選名單。

不過在九西及九東就未必能做到 N+1。在九西，上屆非建制派得票 62.1%，今屆議席由 5 增加至 6 席，故按比例 N 已是 4 席。要做到 N+1，就要取得 80%該區議席，實際得票百分比與 N+1 所需選票相差實在太遠，因此難度很高，除非建制派出選名單不合常理地多及得票大幅下跌。同樣在九東。非建制派得票 55.5%，按比例 N 是 3 席，要做到 N+1，也是要取得 80% 該區議席， 差距就更大。因此，在九西及九東，非建制派應採取穩健的選舉策略，只派出與應得議席數目相同的參選名單，在九西派出 4 張及在九東派出 3 張有競爭力的參選名單，能力保議席不失的機會才會較高。

四、為要在各區協調出最有利的參選名單數目，非建制派各方可共同設定一個公平及客觀的初選機制（如以民調確定不同參選名單的支持度及競爭力有多大），去決定那一個組織能取得各區參選名單的有限名額。

五、要盡力避免一些沒有競爭力的參選名單出選。這些名單雖可能只取得幾千票，但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這些名單本身雖無望取得議席，但有時候這幾千票是會左右最後的議席分配結果。

六、 非建制派需共同進行全港性的選舉工程，指引所有支持非建制派的選民如何有效地把選票平均分配至非建制派在各區的參選名單。

選區	議席數目	各陣營得票佔總投票百分比（按 2012 結果推算）		各陣營按得票比例應得議席 (N)		建議非建制派出選有競爭力名單數目
		非建制派	建制派	非建制派	建制派	
港島	6	54.90%	45.10%	3	3	4 (N+1)
九西	6	63.10%	36.90%	4	2	4 (N)
九東	5	55.50%	44.50%	3	2	3 (N)
新西	9	57.00%	43.00%	5	4	6 (N+1)
新東	9	57.60%	42.40%	5	4	6 (N+1)
總	35	57.2%	42.7%	20	15	23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1 月 26 日）

5

「非建制派」就是要「反建制」

「雨傘運動」和反對「袋住先」後，爭取民主改革的力量，因缺乏聚焦的議題，及面對一個無恥的政權，即使用了各樣抗爭行動，都未能改變政府一丁點兒，頂多只能阻撓政府不能為所慾為。委任李國章為港大校委會主席是這樣；反對版權修訂條例也是這樣。那令不少人都對前景感悲觀，因好像我們無論做甚麼，都不能帶來甚麼實質改變。有些人就傾向用更激進的行動，甚至鼓吹暴力。不論道德上這是否正確，但以實效看，暴力行動對參與者會帶來更嚴重的法律後果，參與的人自然會少很多。故在此階段，這種行動會帶來實質改變的機會也不高。

但我們是否完全沒有希望呢？香港經歷過「雨傘運動」，我有信心不少港人都政治醒覺了，更有超過一百二十萬人曾參與過佔領行動。我絕對相信現在有更多

港人是更堅定地追求香港民主的，尤其是在年青及高教育水平的群體。問題只是如何才能把這種強烈的民主聲音轉化為強大的政治力量。

從最近剛結束的台灣總統及立法院選舉看，選票實在是可以帶來實質改變的。當然香港與台灣的情況是很不同，香港的選舉制度還未如台灣般達到全面的普選，但至少在立法會的一部分，香港還是有民主選舉的。即使那政治空間是很狹窄，但我們應還是可以找到一點兒希望和亮光的。今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應可提供一個契機，把支持民主的聲音改變為推動改革的政治力量。

故此，這一屆的立法會選舉與之前或之後的選舉，性質是很不同的。其政治意義是超過個別政治組織及個人的政治理念和盤算，因結果不單影響他們自己，更會左右香港民主改革的前景。但我們眼前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把建制派以外的政治力量有效地整合起來，去抗衡建制派。

在「雨傘運動」前，爭取民主改革是大家的共同目標，故「泛民主派」這標籤還勉強能涵蓋建制派以外大部分政治力量的不同光譜。 但在「雨傘運動」後，大家雖同是支持民主改革，但已滲入了更多不同的政治訴求，「泛民主派」已經不足以涵蓋建制派以外的廣闊政治光譜了。

但大家還是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大家都是反對建制，也就是反對在現有不公平的政經制度下，讓既得利

益群體可繼續享有特權，又高傲地拒絕談判如何在香港有序地建立起公平的政經制度。大家都是希望改變，雖然對改變甚麼、改變多少、如何改變及改變的步伐，意見並不一樣。但我們要成功地「反建制」，結束建制派在香港政經制度下的特權地位，才有機會真正去談改變及實現改革。

「非建制派」這新的標籤不帶有任何本身的意識形態，除了是反對現有建制的保守政治力量外。但這也只能是一個短期的政治聯繫點，因如果我們在推動政經改革時，大家的意識形態差異就自然會顯露出來。不過那也要在成功達成了「反建制」的短期目標之後才需出現。

「反建制」就是我們現在的共同目標，「非建制派」的所有政治力量，需要在這大前提下，暫時放下分歧，共同參與九月的立法會選舉，不能再各自為政，那才有機會達成「反建制」的共同目標。過去建制派就是利用我們之間的分歧，以分化及逐個擊破的方法，去維持建制的主導權。「非建制派」需要在各個選舉（功能組別、超級區議會和地區直選）、參選名單、選舉工程，以至引導所有支持「非建制派」的選民的投票策略，能夠相互協調，及在過程中體現民主的精神。

九月選舉對「非建制派」有重大政治意義，對建制派其實也是一樣。梁振英早已說了要在今次選舉把泛民趕出立法會。在現有制度下，把泛民完全趕出立法會

是沒可能的，故他所說的，應是要把泛民的議席減少至少於三分一，並要建制派在地區直選的三十五席中取得過半。那麼，建制派就能完全主導立法會，既可通過任何政改方案，也可修改議事規則來堵塞拉布。若梁振英能成功在今次選舉達成這目標，他連任的機會就會大增。因此，建制派在今屆的重要政治任務，就是要贏得立法會三分二議席。

面對建制派來勢洶洶的攻勢，無論我們是要守還是要攻，「非建制派」都需要同心協力，這也是成敗的關鍵。

（刊於信報 2016 年 01 月 30 日）

6

直選 23、全體達半、「雷動」立法會

過去三星期，我分析 2012 立法會選舉結果，建議非建制派在九月選舉可採甚麼策略。當時心態非常保守，只望非建制派能減少浪費票，力保三分一議席，以保著政改否決權，作為再議政改時的談判籌碼。不過，在現今政治形勢下，抗爭並沒帶來即時果效，令大家都變得很悲觀。即使能保住否決權，或在立法會多爭得到幾席，整體局面也不會有大改變。

但當我再細心分析數據，及看到台灣最近的選舉，發現非建制派要在立法會取得一半議席，即 35 席，其實並非不可能。若非建制派能取得一半議席，在未來再議政改時，就可以有更強的政治力量去爭取得回本應屬我們的民主權利。當然當中涉及非常複雜的政治操作，

但既非不可能，那就要看我們是否敢於一試。不試一定不能，試了失敗也問心無愧。

因此，我現在認為非建制派在九月的選舉，必須反守為攻，抗爭才有出路。但我是否癡人說夢？

立法會 70 席共分三部分。地區直選分五區共 35 席。 非建制派各方若能協調出最有利的參選名單數，不單能減少浪費票，更可把選民的每一票發揮出最大效力。若能成功在港島、新東及新西採 N+1 策略，在九西及九東採 N 策略，那麼在各區派出的有競爭力參選名單的數目是：港島 4 張、新東 6 張、新西 6 張、九西 4 張、九東 3 張，共 23 張。如果今屆立法會投票率能像區議會選舉般破記錄，並且多了首投族，是有機會令非建制派在今屆多取約 2%支持票，令非建制派與建制派得票之比接近六四。非建制派全勝取 23 席就變得有可能了。

至於超級區議會選舉，非建制派在上屆得票約 58%，理應得 3 席。即使得票率不變，保著 3 席應是可以的。加起來就有 26 席了。跟著就要看傳統功能界別。上屆非建制派從法律界、教育界、社會福利界、衛生服務界、會計界及資訊科技界都取得議席。假設今屆能保著這 6 席，那就是 32 席，離一半 35 席，只欠 3 席。有沒有可能在傳統功能界別中找到額外的 3 席呢？

希望只能放在那些以個人而非公司或團體為登記選民的界別，就是醫學界、工程界和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這三個界別在過去未曾由非建制派當選

過，但若能配合及承接非建制派全面爭取立會達半的運動聲勢，或能鼓勵這三個界別中支持真普選的人參選，並積極動員這些界別中較年青的成員在今屆投票給非建制派候選人，取得零的突破，也不是不可能。

若非建制派能取得一半議席，再把立法會主席的位置讓給建制派，那麼在一般投票上就會是 35 對 34，完全改變立法會生態。若由非建制派議員當立法會主席，投票結果雖反過來是 34 對 35，但因立法會主席其實擁有不小的憲制權力，那也會同樣帶來震撼。不過我相信建制派是不會讓出主席這位置的，但無論如何，非建制派若能取得一半議席，整個政治形勢已再不一樣，政改前路也可能會很不同。

我明白上述分析只是指出非建制派要取得一半議席並非不可能，但要成功，就需要非建制派內的各政黨、組織及個人，都本著大無畏及大無私的精神，商討總的選舉策略，和協調參選名單的總數及建立分配名額的公平機制。

但更加需要的，是大部分支持非建制派的選民願意同心參與這共同的計劃，在地區直選及超級區議會選舉積極投票，並且不以自己最佳的選擇去投票，而是按非建制派共同發出的指引去投票，把選票平均地分配到非建制派在各區的參選名單，才有望達到預期效果。因此要成功，非建制派需要策劃一個非常龐大的全港性選舉工程，讓所有支持非建制派的選民清楚明白這行動的

目的及投票時的技術安排，因這不再是個別政黨、組織或個別參選人的事，而是所有支持真普選的港人的事。這也不再只是一場選舉工程，實是一場抗爭運動，需要大家一起參與，但這場抗爭運動是有可能帶來實質改變的。

前路是艱難的，但重要是我們知道如何開始及走向哪裏。我稱這為「雷動計劃」，因這計劃如能成功，必會「雷動」震天！希望所有認同「雷動計劃」的人，能同心協力使這夢成真！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2 月 02 日）

7

確定參選名單數目的考慮點

「雷動計劃」要能成功，第一步是要泛民政黨與其他非建制派的政治力量願意在各區協調出適量的參選名單，以集中選票及減少浪費票，再配合智慧型配票的方法把選票平均地分配到各參選名單，就有把握從建制派手上搶到議席，而大家就不用相爭了。但要做到這一步，必須解決兩個問題：一、如何決定各區參選名單數目的上限？二、如何分配各區參選名單的名額？

要決定各區參選名單的數目，要考慮多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非建制派在這選區可能得到的選票總數及與建制派選票的對比。2012 的選舉結果會是重要參考，但我們也要推算在「雨傘運動」後，非建制派在今次選舉得票會多了還是少了的可能性及幅度。我們也要推算若能成功發動一次全港性的選舉工程，能為非建制派增加多少選票。

舉一個例子，非建制派在 2012 港島區的選舉的得票率是 54.9%，建制派是 45.1%。在今年的選舉，若能把雙方之比改為 56% 對 44%，那非建制派就是多爭取 1% 選票，這是否可能呢？這涉及選舉工程和政治判斷。當然，票越多，每張名單所能分到的票也越多，從建制派手上搶到議席的機會也越大。

第二個因素是按比例應得的議席數目是多少。同以 2012 港島區的選舉為例，因今年議席由七席減為六席，那麼非建制派若是能保著 54.9% 的得票率，應得六席中的三席，而建制派以 45.1% 的得票率，也同應分得三席。

第三個因數是建制派會派出多少張參選名單。若建制派想從非建制派手上搶議席而派出四張名單，假設他們又能成功把票平均分到四張名單去，那麼每張名單能分到的票會是約 11.28%。如非建制派也是派出四張名單，選票又能平均分到四張名單，每張名單得票是 13.73%，那麼非建制派的四張名單得票都會高於建制派的四張名單，最後非建制派就能取得四席，建制派只能得到餘下的兩席。當然若建制派只出三張名單，那非建制派出四張名單就難以全勝了。但因建制派只出了三張名單，非建制派怎也可以得回應得的三席。

如建制派出四張名單，非建制派出五張名單，非建制派是否還有機會全勝呢？若非建制派只是得回 2012 的得票率，即使能把票平均分到五張名單，每張

也只得10.98%，不及建制派四張名單的11.28%，那建制派就可以拿到四席，非建制派只能得兩席，失了一席。不過，如非建制派能提升 1% 得票率達 55.9%，每張名單就可得 11.18% ，而因建制派少了 1% 票，只有44.1% 給四張名單分，那每張就只有11.03%，非建制派每張名單都比建制派多，非建制派甚至有可能取得五席。

因此非建制派在港島區最後是出四或是五張名單，很在於建制派是否最終派出四張名單及非建制派有否信心多取 1% 票。若沒有信心的話，就應只出四張名單並努力把票平均分到四張名單去。

第四個因素是建制派在該區能在選情危急下放棄其中一張名單的操作能力有多大。如果建制派出了四張名單，但看到非建制派出了四張名單並成了聲勢，決定改取守勢，放棄其中一條名單，那建制派應可以保著三席。不過這假設了建制派能在選情危急下成功放棄其中一張名單，但若建制派內的政治力量未能達成棄選那張名單的協議，那麼他們就只能見著非建制派搶去議席而無能為力。但即使建制派能放棄一張名單，若非建制派能多取某個百分比的選票，他們也可能保不住戈人心土得議席。以港島為例，若非建制派能多得 2.5% 選票，非建制派四張名單平均得票是 14.35%，仍會高於建制派餘下三張名單的 14.2%，那建制派即使採守勢也保不著三席。

第五個因素是有多少選民會按計劃的指示，投票給指定的非建制派在各區的參選名單。越多選民按指示投票，票就能分得越平均，成功機會就越大。計劃的目標應是盡能力推高選民會按指示投票的百分比。這涉及全方位的宣傳策略，要讓選民明白這計劃的終極目標是要向建制派說「不」。在選舉日前必須進行定期的民調去掌握有多少選民會按指示投票，這會影響在選舉最後階段的策略性部署。

第六個因素是建制派能把選票平均分配到他們在各區的名單的能力有多大。若建制派最終不能平均分配選票，那即使是出了多於應得議席名單的數目的參選名單，但因分票不均，故、實際效果可能也只像是派出了應得議席相同數目的參選名單。

考慮了這六個因素並設想各種可能性後，就可以為每區定出最理想的參選名單數目。下星期再談分配各區參選名單名額的方法。

	非建制派		建制派	
	4 張名單	**5 張名單**	**3 張名單**	**4 張名單**
按 2012 得票率計算 (54.9% v. 45.1%)	13.73%	10.98%	15.03%	11.28%
按 2012 得票率計算 + 1 % (55.9% v. 44.1%)	13.98%	11.18%	14.70%	11.03%
按 2012 得票率計算 + 2.5 % (57.4% v. 42.6%)	14.35%	11.48%	14.20%	10.65%

8

旺角衝突後還能「雷動」嗎？

在年初一那晚看著旺角發生衝突，心情頓時沉了下來。年多前我早曾警告若當權者未能回應港人和平非暴力的真普選訴求，兩年內必會發生暴亂。當權者對警告置若妄聞，結果騷亂真的發生了。我沒有甚麼先見之明，任何人只要小心看一看世界各地的抗爭歷史，就知道當和平非暴力的方法不能帶來實質改變，一些人會選擇暴力，是必然會發生的事。

但看來香港的當權者沒有從歷史學到甚麼，現仍是掩耳盜鈴，頭伸進地，更以為可利用此時機，鼓動港人支持強權鎮壓，希望打擊暴力抗爭者時，連非暴力的抗爭力量也一併打擊。當然歷史告訴我們強權不能永遠維持一個不公義的政權，因強權只會刺激出更大的暴力與仇恨。唯有透過檢討、改革及和解，才是化解衝突的出路。不幸地，這麼簡單的道理當權者是見不到或是視

而不見。當權者下一步必是今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力求搶奪非建制派在立法會的否決權，進一步削弱抗爭力量，而首當其衝的必是泛民政黨。

在旺角衝突發生前，我提出了「雷動計劃」，希望非建制派能合作，協調各區參選名單，指引選民把選票平均地分配到各參選名單，並配合功能界別選舉，共同造勢，盼能達成「直選 23、立會達半」的目標。但發生騷亂後，我即時想這計劃還有可能嗎？一夜難眠，到年初二清晨，衝突還未結束，但經反覆思量，我認為在旺角騷亂後，「雷動計劃」不單更加可行，且是必須實行。

第一、從歷史看，非暴力抗爭始終是最可持續發展的抗爭方法，亦是最有可能建立起真正民主、和平及公義社會的方法。更實際看，香港社會內的大多數人都是反對暴力的，暴力是難以爭取得到大多數的人支持的。且若是贊成使用暴力的，卻又去參選叫人支持他們走進議會，本身就有邏輯矛盾。故在旺角騷亂後，非建制派有了一條更清楚的界線，亦只需兩個界分因素：反對建制派和不贊成暴力。這可以給選民清楚的選項，若他們不希望建制派繼續主導立法會，但又不認同暴力，「雷動計劃」就是他們的選擇。

第二、在旺角騷亂，勇武者展示了他們的勇武，但也同樣不能改變甚麼。更因涉及罪行相較非暴力的佔領嚴重得多，若被捕及被檢控入罪，所要承擔的罪責會

大很多。按常理，願參與的人必不會太多，因代價實在太大了。即使能做成一時的騷亂，也不可能撼動政權的根本，反給了藉口當權者加快收緊港人的自由。

的而且確，非法但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動同樣也未能帶來改變，但非暴力抗爭在街頭以外，眼前還有很有力的「武器」未用，就是我們手上的那一票。只要透過協調各區參選名單總數和指引選民智慧地把選票平均地分配到各參選名單去，非建制派是有機會在立法會取得一半議席的。

也可以說，在暴力與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兩者皆無效後，我們也別無選擇，只餘下最後一著，就是我們手上那抗命的一票。搶佔立法會一半議席，是抗爭能在短期內打擊得到建制力量的唯一出路，也是唯一的希望。只要非建制派能做到「立會達半」，就足以撼動「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根本，令當權者不能不面對制度必須改革的政治現實。

第三、精明的香港人應懂得，投票是合法的行為，不費一分一毫，以票抗命所需付的代價是很低的。不過，選票有其特性，若是分開一票一票來算，價值並不高，但若能把分散的票有智慧地結聚起來，每多結聚一票，至超過了一個臨界點，就能幾何級數地把每一票所產生的價值大幅提升。這正是「雷動計劃」的精神所在。

即使你不完全認同一些政黨或一些候選人，甚至你是接受暴力抗爭的，但你若把票投給一些沒有機會當

選的人，實是白白浪費了你那一票。在現實政治下，表態式的投票總不及有機會能帶來改變的一票。若能把你那一票與其他有著起碼是相同目標的人（反建制）的選票結合起來，你那一票的價值，會因而可以發揮出最大的效果。這至少長遠地令你能實踐得到政治理想的機會增大。

且我相信即使是接受暴力抗爭的人，若能不使用暴力也可以帶來他們想見到的改變，他們應也不會無緣無故地使用暴力的。九月立法會選舉並不是一般的選舉，聰明的香港選民應懂得如何策略地運用手上的一票去抗命。

第四、建制派必會利用旺角騷亂事件去攻擊抗爭運動，而最直接受打擊的會是泛民政黨，因他們的票源是最大機會因不想再見到暴力而轉而支持強權鎮壓和建制的。也是說，泛民政黨正面臨極大危機，若仍各自為政，不與公民社會和所有和平抗爭者走在一起，結局如何是可預見的了。因此，現在我們並不是考慮是否要合作，而是必須合作。要合作協調，當然是困難重重，但只要有決心，這些問題總是有方法解決的。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2 月 16 日）

9

智慧型配票去發揮選票槓桿效應

「雷動計劃」要成功達到目標，就是「直選 23、立會達半」，第一步就要在地區直選五個選區，協調出適量數目的參選名單。人們對這計劃最大疑問，就是為何那些擁有現有議席的泛民政黨會願意與其他有意參選的人及團體協調出選的名單。參考台灣最近立法院的經驗，在太陽花學運後新興的政治組織如時代力量，是因民進黨願意讓路，才能在選戰中贏出。那是因立法院的部份議席是單議席單票制，就像香港的區議會選舉，泛民政黨不讓路，新來的人就無機出選。因此，無論怎樣協調，結果也不可能減少參選名單以集中選票和減少浪費票，故這計劃第一步就行不通了。

但香港立法會地區直選與台灣是不同，是採用最大餘額法的比例代表制。有人認為比例代表制是更難協調，因要把建制派的支持者贏過來的機會是不大，故大

家都只能在相近的票源爭取支持，我多拿一票就必是你少一票。但這只是給比例代表制表面的現像欺騙了，實是在香港的比例代表制下，協調新、舊政治力量反應是較容易。

在香港畸型的政治狀況下，各區少有當選名單是按得票比例而得議席，而大都是以最大餘額來取得議席。基於此，新的政治力量要參選，並不用舊的政治力量讓路，而是透過合作，利用選票較建制派多近 15% 及充份運用最大餘額法的空間，使選票能發揮出槓桿效應，取得比選票比例更高的議席比例。那就可令餅變大，讓新、舊政治力量不用相爭而是共同得利。反是若大家拒絕協調令參選名單過多，攤薄了選票，就會導致大家都成為輸家。

以 2012 立法會新界東選區的結果為例，非建制派雖只取得 57.6% 選票，但最後卻能取得九席中的六席，即 66.6% 議席，那就是選票在香港畸型的比例代表制之下的槓桿效應。不過，那次選舉只是誤打誤撞，亦因建制派本身也出了很多張參選名單才僥倖成功。若要有計劃地發揮選票的槓桿效應，第一步就是要協週出適量的參選名單，再透過全港性的選舉工程進行智慧型配票，來把選票平均分配到各參選名單。

今次選舉的政治情況，亦可能令大家願意協調的機會增加。泛民政黨正處於新舊交替的時候，不少現任議員都不再參選，希望能由黨內的新人替上，但選票能

否穩妥地由舊人轉到新人手上，其實存在風險。新的政治力量也有相同問題，雖然在「雨傘運動」之後選民求變之心似乎變得強了，但能否在泛民政黨手上搶過選票及議席，也同樣是沒有絕對信心。因此，與其大家相爭，不如做好協調，互相倚傍，攤分風險。若能做成聲勢，以能帶來實質改變的希望，去促使過去那些認為投票無用的人，也願意登記為選民，走出來投出抗命的一票，就有更大把握從建制派手上把議席搶過來。

至於如何令選票平均分配到各參選名單，那反只是技術問題。要克服技術問題就只需有創意的技術就可以。要令選民配合整項行動，首先要讓選民充份明白今次選舉的政治意義，並不是一場正常的民主制度下的一般選舉，而是民主轉型過程中具極大策略意義的選戰。如非建制派能取得立法會一半議席，特區立法權再不能牢牢地由北京政府所信任的人掌控，而特首無論是否梁振英，施政也同樣是舉步為艱，除非北京政府願與非建制派達成全面民主普選的協議。這會促使北京政府必須認真面對真普選的訴求。

所以他們在今次選舉所投的一票，不在於表示他們支持哪人成為立法會議員，而是在於向建制派說「不」。再且，即使他按配票的安排要把票投給一個他不喜歡的人，但因這計劃已把他支持的人與不喜歡人放在同一條船上，只要他能按指示投票，票雖是投給了另一人，但實質的效果是一樣，也能把自己真正支持的人

送入立法會去。只要他們明白，今次所投下的一票，不單是延續「雨傘運動」抗命精神的一票，更加是可以改變香港未來的一票，選民按指示投票的機會有可能大增。

至於如何配票，相信集思廣益下，必能想到一個簡單及有效的方法，讓選民清楚知道在眾多參選名單中要投給那一張。建制派用過的方法是按地區把票配給不同的名單，或是臨場指示支持者把票投給那一張名單。其實非建制派的支持者，過去也懂得分散地在自己的群體中配票（如一家人把票投給不同的名單），現在只是變為由中央統籌如何把票在各區平均地分配到各參選名單去。

我現在想到的方法是可以設計一個手機程式，選民在進入票站前，只要啟動預先下載的程式，輸入自己的選區後再按鍵，程式就會隨機地在該選區非建制派的幾張名單中顯示出一張他要投的名單。因選民基數很大，故結果應可以把選票平均分配到各名單去。至於那些不懂用手機程式的選民，我們可以在選舉日當天或之前，在各區設立街站，選民去到街站，就有義工用手機協助選民知道他應投的是那張名單。其實選民也可事前叫懂得使用手機程式的家人協助他知道應投票給那張名單。這未必是最好或唯一的方法，也必有人能想得到更好的智慧型配票方法，故我相信這技術問題是可以克服的。

只要大家願意同心做到協調參選名單及智慧型配票這兩步，要達成「直選 23」這目標，並不是遙不可及。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2 月 23 日）

10

這是策略性投票，不是含淚投票！

對很多人來說，在選舉中投票是很簡單，就是在眾多候選人中選出自己最支持的那位，然後把票投給他。但投票卻並不一定是那麼簡單的，尤其是在民智較成熟的社會，不少選民投票時都懂得策略性抗票。

策略性抗票是指選民在投票時並不一定要把票投給他最想支持的候選人，而會基於這以外的其他考慮，來決定最終把票投給哪一位候選人。這些其他考慮，可以是涉及該次選舉的因素，也可以是與那次選舉有關，但卻超越了該次選舉，涉及更長遠或更廣闊的因素。越複雜的投票模式或選舉制度、越複雜的政治環境，選民會策略性投票的機會可能越大。

最簡單的投票模式是單議席單票制或簡單多數制，就是選區只設一個議席，無論有多少位候選人，任何一位候選人只要得票較其他候選人多，不需取得大多數票，他也可當選。但即使是那麼簡單的投票制度，選民也可能策略性投票。

若你知道你最想支持的那位候選人，最終得票可能並不足以令他當選，你雖很想支持他，但因他當選機會微，而你又不想浪費了手上的一票，故策略地寧捨第一而選了第二選擇，因他的當選機會較高。這其實也是非建制派選民在星期天新東補選時要做的決定，是簡單地選自己最想選的人，還是策略地選一個最有機會當選的人，即使他並非你的首選，當然他怎也要符合得到你一些最起碼的要求。

在比例代表制下，選民是投票給一張參選名單。一張參選名單按著選區議席數目去計算，只要能取得某一百分比的選票，就可取得一個議席。香港採用的比例代表制，是以最大餘額法去決定最後一席由哪張名單取得。香港的選舉發展之今，各參政團體都充份掌握到這制度的特點，都懂得利用最大餘額去取得議席，結果是大家都不用取得按比例要有的選票百分比，而只要比其他參選名單的票為多，得票數目排名又在選區議席數目之內，就可取得議席。

結果是即使政治理念相近，甚至是同一政黨，都會派出超過一張名單參選，好利用最大餘額的安排以增

加當選的機會。這造就了更大的策略性投票的空間。在比例代表制下，選民在投票時也可以策略性投票，不過就要與其他選民相配合才可以策略性投票，才能產生得到策略性的結果。過去不少選民就已經懂得與家人或朋友自行配票，把票分散地投到同陣營但不同的參選名單，以確保各名單都可得到足夠的票當選，而不會把票都集中於一張名單，因那反會令同陣營的參選名單勝出的機會減少。

而香港的政治發展至今，在今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策略性的考慮不單在於令自己支持的陣營有更多參選名單能勝出，我們要加入更根本的策略考慮，就是透過選票去帶來制度改變。若能透過策略性投票，選民全面按非建制派的指示配票，把票平均地投到非建制派的各參選名單，令非建制派取得一半立法會的議席，那必會震動香港整個政治生態，有望令香港現在政制發展的困局找到一個突破點。

歸根到底，為甚麼選民會策略性投票呢？那是因為他們覺得按這些其他考慮來投票，對他們來說，總體的得益會較只是把票投給最想支持的人為高。不同人在不同處境，量度得益的標準或會不同，但策略性投票都是基於理性而非感性的考慮。或許有人認為投票是感性的行為，那他們當然不會策略性投票了。但對聰明的選民來說，他們不會用投票作宣洩之用，因你還有很多其他方法去宣洩憤怒，而不會浪費了手上一票所能產生的

獨特政治能量。在投票時，聰明的選民會小心計算利益，令手上一票能產生實質的結果，起碼令選票發揮到最基本的作用，讓自己支持的候選人（即使不是首選）勝出，並能產生在選舉及以外的最大果效，故根本不在於「含淚」與否。

策略性投票是選民怎樣理性地及智慧地利用手上的一票，相信聰明的香港選民，是有能力策略地運用他們手上的選票的。在明天及在九月的選舉，我都希望更多選民能明白及懂得策略性投票的意義。

（刊於信報 2016 年 02 月 27 日）

11

非暴力抗爭路線面臨挑戰

新東補選對九月立法會選舉以至香港政治版圖會如何改變提供了重要參考。雖然今次投票率較 2012 年低，但也及得上 2012 年約 85%，而實際投票的人只是少了約三萬人，故有關資料還是極具參考作用。

若用回建制派與泛民這「楚漢相爭」的傳統思維去分析數據，兩陣對比與 2012 年分別不大。把周浩鼎和方國珊的得票率加起來，建制派得票佔約 43%，而把楊岳橋、梁天琦和黃成智的得票率加起來，非建制派佔約 57%，與 2012 年差不多是一樣。從得票率相差沒有大變，我們可推算首投族沒有太大左右選舉的結果，也即是說雙方的票源是大體維持不變，並沒有太多新的票源出現。這是以下分析的假設。

今次結果對泛民有非常重要啟示。非建制派得票率雖仍維持在約57%，但非建制派已分為三個板塊，以黃成智為代表的中間力量、以楊岳橋為代表的泛民（包括了溫和泛民及激進泛民）、及以梁天琦為代表的本土派。非建制派的 57% 被這三個板塊瓜分了。中間力量得票率是 4%，本身並不足以把選票轉為實質政治力量，卻足以影響泛民能發展到多大的政治實力。本土派的得票率是15%，那即是說本土派已足以自成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在九月的選舉在各區肯定都可贏得一席。泛民的得票率被其他兩個板塊分去了近 20%，只能保住 37% 的得票率。即使本土派的得票在九月的選舉會有部份回歸泛民，但泛民的得票率必會大幅減少，最多也只會是近40%。但也有可能部分本是支持本土派的，因考慮大局不想建制派漁人得利，而最終還是支持了楊岳橋，那泛民在九月的得票率就可能會更差了。

這次選舉也可能反映了一種新的選舉現象，就是選民不再主要依據政黨或候選人的質素來作選擇的基礎，而是依據政治路線。以幾位候選人看，即使是勝出的楊岳橋及建制派力推的周浩鼎，在選前全港性的知名度也未至於很高。更特別的是取得六萬多票的梁天琦，在選前更是名不經傳，但最後得票比做了多年地區工作的方國珊及曾出任立法會議員的黃成智還要多很多，那顯示選民不是選人或黨而是選政治路線。因此，即使梁天琦

不再參選，打著本土路線的候選人在各區都有可能爭取到相當數量的選票。

香港的政治版圖發展至今，肯定已由「楚漢相爭」之局變為「三國鼎立」之局。這對泛民有甚麼啟示呢？

一、由於泛民作為非建制派內的一個版塊，即使是把温和泛民及激進泛民都加起來，得票因被中間力量所削，及被本土派所分，必會大幅收縮。這意味著若泛民的各個政黨，仍如上屆般在出選名單上不作協調，繼續各自為政，就會以相同甚至更多的參選名單去攤分更少的選票，那各名單得票必會減少，令泛民能否保著現有的議席出現極大疑問。

二、由於選民的取態已是基於政治路線而非政黨或候選人，那麼泛民必須更清晰地把他們的政治路線向選民宣明。泛民包括了温和泛民，自佔中及雨傘之後，肯定已走上了抗爭的路線。與中間路線不同，泛民不認為對話及談判足以令香港民主發展有進展，而必須透過抗爭向當權者施壓，逼出一個對等的談判來。與本土派不同，泛民堅持以非暴力的抗爭方法去爭取民主改革，不贊成以暴力或無底線的抗爭方法去爭取更徹底的改變。要保著基本盤，甚或從中間路線手上爭取回那 4% 的支持者，泛民必須清楚鋪陳非暴力抗爭路線作為其指導的政治路線。

三、泛民內的各個政黨必須建立起更緊密的政治聯盟，才能使非暴力抗爭成為一條政治路線去吸引支持

者。泛民更須與公民社會內支持非暴力抗爭路線的政治團體及力量建立起更緊密的聯繫，把他們納入此政治聯盟之內，那才有望力保陣地不失。這不單適用於九月的選舉，更可以成為非暴力抗爭力量在未來進一步整合的基礎。泛民或非暴力抗爭路線已沒有任何本錢各自為政的了，不合作只會令個別泛民政黨以至整條路線不斷收縮，但透過合作，不單有望穩住陣地，更有望爭取得到新的支持者。

四、本土派因已自成一「國」，故他們不可能再歸入泛民之內。泛民必須面對這政治現實，重新思考與本土派的關係，而雙方是既有競爭也有合作的空間。雖然本土派從泛民手上分了不少選票去，但若本土派能以此為基礎，去開發泛民較難開拓的年青人這新票源，就能令非建制派整體的得票率有提升，擴大反建制的力量，亦可同時符合泛民及本土派的短期利益。非暴力抗爭路線與勇武路線不需統一在一起，但只要能作良性競爭並策略地合作，那是有可能打開一片新天地的！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3 月 01 日）

12

要贏就要顛覆遊戲規則

香港的地區直選選舉模式，由 1991 年的雙議席雙票制，轉變為 1995 年的單議席單票制，至回歸後在 1998 年改為最大餘額法的比例代表制，改變的目的都很明顯，就是要不斷改變遊戲規則，以減低非建制派的勝算及增大建制派的勝算。為何最後採用了現制一直應用至今，是因為掌握著立法大權的建制派看到這方法是最能最大化他們利益的選舉方法。也即是說，這方法對建制派是最有利的，且因建制派越益懂得「玩」這選舉遊戲，令每屆非建制派所得的票及議席，都有減少的趨勢。

因此，非建制派要贏這遊戲，就不能只是跟著建制派所訂的遊戲規則玩，必須顛覆這些遊戲規則，不然只會給建制派把議席每屆一點點地蠶蝕掉，直至建制派的議席連在地區直選也超越非建制派，全面掌控立法會。

按現有的遊戲規則，在五個選區，一張參選名單只要得票比其他參選名單多，而得票數目排名又在選區議席數目之內，就可取得議席。這套遊戲規則鼓勵各政黨，尤其是小政黨分別出選，因他們即使總的支持度不高，但只要達到一個相對上低的百分比，就足以贏得議席。

由於香港選民大體可分為支持建制派和支持非建制派（泛民主派）兩個陣營，而要從對方陣營把選民贏過來是絕不容易，故在港式的比例代表制選舉下，其實只是同陣營的政黨之間的內部競爭。由於建制派有中聯辦在背後協調建制派各政黨，能把內部競爭減至最少，故即使在各區總得票比非建制派低近十五個百分比，卻可以取得多於比例應得的議席數目。再且，建制派擁有大量資源在各區「種票」，建制派及非建制派兩陣營之間的得票相差，每屆以近兩個百分比的速度在收窄中。這即是說，建制派有能力把參選名單的數目限制在最佳的數量，而又因得票比例在不斷增加中，故建制派在這選舉模式下是越益有利。如果非建制派在選舉上不做任何改變去應對這趨勢，建制派從地區直選取得的議席很快就可以越越非建制派。

反觀非建制派各政黨，一直以來，都是跌進了這套遊戲規則的陷阱而不自知。它們各自為政，只考慮自己政黨的利益，不做陣營內的內部協調，結果是每屆在每選區的參選名單都是有增無減，結果是內部競爭變得

越來越激烈，令每張參選名單的得票被攤薄了。若非建制派的總得票有增加或起碼能維持著，激烈的內部競爭還不是那麼致命，但由於非建制派要開拓新票源比建制派難，結局是在得票越益減少但參選名單越益增加的雙重打擊下，非建制派被現有的遊戲規則不斷壓制，很大可能最終會連地區直選的優勢也失掉，令建制派全面主導立法會。

要突破這困局，就必須顛覆這套遊戲規則，迫使掌權者不得不改變整套遊戲規則。的而且確，非建制派內的政黨，按他們的短期利益來說，不協調而是各自出隊參選是更有利的。只要自己能在選區內保著一定的支持度，勝過同陣營內的其他對手，就仍可保住自己的議席。但如要協調，就要按總得票率推算出最佳的參選名單數目，並以某種機制去分配參選名額。個別政黨不協調自行派隊參選，雖未必一定贏，但仍可在選舉中努力一試。但若經協調去分配有限的參選名額，如果連名額也爭不到，政黨可能連參選的機會也沒有。

不過他們卻看不到，協調參選卻可對個別非建制派的政黨及整個陣營帶來短、中、長期的利益。短期來說，非建制派若能透過協調並組成聯盟參選，那有可能把過去那些因不願見到非建制派內鬨而放棄了非建制派的人爭取回來；也有可能因聯盟所做成聲勢，不單能保著與建制派之間的得票相差百分比，甚至有可能令得票

有所增加。那必會使非建制派在 2016 年的選舉爭得更多議席。

中期來說，若配合得宜，非建制派或能奪得新一屆立法會一半議席，那麼各政黨都可以分得更多議席，也是說把餅做大了，大家自然可分得更多實質及政治資源了。再且，面對一個由非建制派佔一半的立法會，梁振英能連任的機會將大減。這同時可大大提升非建制派在體制內的政治力量，在應對或反對政府提出的個別政策或法案時，非建制派也就不只有拉布一招了。

長期來說，北京政府看到現有讓建制派可主導的選舉制度已被非建制派突破了，那她必須重新檢視與非建制派的關係及改革現有的選舉制度，這或成為政制邁向真普選的契機。政制民主化必然可為非建制派政黨在未來製造更大的發展空間。

要顛覆這套遊戲規則其實並非沒可能，只要非建制派各政黨能以更長遠的角度去計算利益及考慮問題，本著信任、合作、承諾及決心，是有望突破現有選舉規則所設下的陷阱。我們甚至可利用現有規則的弱點，反過來從中取利。

（刊於信報 2016 年 03 月 05 日）

13

學加拿大
由下而上踢走保皇黨

在 2015 年 10 月 19 日，加拿大選民在國會大選中作出了重要決定，結束了保守黨近十年的執政。加拿大國會選舉是採單議席單票制，在 2011 年大選，保守黨雖只取得 39.6%選票，卻能取得 53.9%議席（308 中的 166 席），成為國會大多數黨執政。在 2015 年的大選，保守黨雖只損失約 7.7%選票（約 235,000 票），但議席數目卻大幅減少至 29.3%（338 中的 99 席），喪失了執政權。

為甚麼會出現那麼戲劇性的選舉結果呢？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一群加拿大選民發動了一個「一起投票運動」（Vote Together Campaign），在多個保守黨於上一次選舉中只佔少許優勢的邊緣選區，聯合起來做策略性

投票，承諾不一定投票給自己最想支持的候選人，而是把票投給最有機會勝過保守黨候選人的另一名候選人，不論他屬哪一個反對黨派。

保守黨在 2011 年的大選能以少於一半選票但可以奪得執政權，是因為不同反對黨派的候選人在不少選區相互競爭，漁人得利。支持「一起投票運動」的選民，為了達成踢走保守黨的共同目標，暫時放下自己對不同政黨的支持，以策略性的聯合投票行動，成功在多個選區阻止保守黨的候選人當選，帶來了變天的選舉結果。

「一起投票運動」的工作包括幾方面：

一、在一些邊緣選區，組成義工團隊向選民解釋策略性投票的理念及此計劃的目標，招聚一定數量的選民承諾會聯合地策略性投票。

二、義工團隊在各選區透過民調及與選民直接的接觸去緊密掌握選情，並細心分析哪一位反對黨派的候選人最有機會勝過保守黨的候選人。

三、建立網站向選民提供各選區選情的最新資訊，並讓市民能一站式知道可如何配合此計劃去達成目標。

四、在選舉最後階段，義工團隊按所得數據建議應把票投給哪位候選人，再由所有已承諾聯合投票的選民共同決定是否接受此建議，把該候選人正式推薦給所有人。若資訊不足或太混亂，義工團隊或已承諾聯合投票的選民可決定不推推薦任何候選人。

五、若決定了要推薦的候選人，運用所有方法包括了家訪、電話、信件、社交網絡、網站、街頭派單張、即時通訊等，讓選區內更多選民知道推薦的人選，促使大家按推薦投票。當然決定如何投票還是選民自己。

近九成承諾聯合地策略性投票的選民，最終都有依從推薦而投票。在「一起投票運動」集中工作的二十九個邊緣選區，他們所推薦的候選人在二十五個選區都能成功打敗保守黨的候選人，也結束了保守黨十年執政，完成計劃目標。

香港現在與當時加拿大情況很相近，就是我們也要踢走建制派，以帶來政制改革的契機。雖然香港是採用比例代表制，但精神是一樣，就是透過由下而上的過程，在五個地區直選的選區分別組成義工團隊，各招聚約一萬名承諾會聯合地策略性投票的選民。他們承諾不把票投給他們最想支持的參選名單，而是在有需要時，把票投給非建制派中某張支持非暴力抗爭路線的參選名單，目的是要減低建制派的參選名單當選的機會，讓那非建制派的參選名單能把當選的資格搶過來。

在香港的比例代表制下，各選區的邊緣參選名單，就是那些僅夠票當選和僅不夠票當選的參選名單，得票相差是少至不夠一千票，而最多也不超過一萬票（見下表）。若能在各選區招聚得到幾千到一萬名選民承諾做有部署的策略性投票，在足夠及準確的資訊下，完全有可能扭轉各區的選舉結果。

　　之前我提出的「雷動計劃」是由上而下，由政黨協調參選名單數目及分配參選名額，一切取決於政黨是否願意放下短期的利益考慮，願意以信任和合作去突破「囚徒的困境」。但這不排除公民社會和選民在同一時間可參考加拿大的「一起投票運動」，自行組織由下而上的程序，用我們自己的方法去達成同樣的目標。兩者不會相互排斥，由上而下的「雷動」也不是由下而上的「雷動」的先決條件。「雷動計劃」加入了此由下以上的部份，不少策略及技術問題都可處理得到，令阻力減少，增加成功的機會。

　　有人說不想「含淚投票」，此計劃不用所有支持非建制派的選民都參與策略性投票，但只要有一定數量的選民承諾會聯合地策略性投票，他們不是「含淚投票」，而是「一起快樂和智慧地投票」，令 2016 年 9 月 4 日成為香港的另一「奇蹟日」！

	排名最後的當選名單的得票數目	**僅未能當選的參選名單的得票數目**	**相差**
港島	27,336	18,667	8,669
九西	34,548	30,634	3,914
九東	38,546	36,608	1,938
新西	33,777	32,792	985
新東	28,621	24,594	4,027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3 月 08 日）

14

奪回立法權需要雷霆救兵

看著陳鑑林在高鐵撥款一事上粗暴剪報，而一眾建制派議員舉手通過，港人 196 億的公帑就如此倒進高鐵的黑洞。面對如此的一個立法會，不少人都問還可做甚麼？有些人說，只有選一些更激進的議員入議會，把議會內的抗爭行動進一步升級。但即使有些議員可以「葉問上身一個打十個」，最終也阻不了建制派以人數使用制度暴力去壓制所有議會內的抗爭。那是否就只餘下街頭抗爭呢？議會抗爭是否真的無路可走？

要抵抗制度暴力，一是把制度推翻，但如果一時未能把它推翻，就只有進入制度把它顛覆。「雷動計劃」就是一項顛覆議會的行動，以奪取立法會一半議席為目標，使制度再不能由建制派主導，令立法會不能再妄顧港人利益，通過一些不符港人利益的法案或撥款。親中

報章說這是奪權。對！這就是奪權！港人要把半個立法權奪回來！合法地及和平地奪權！

即使能取得立法會一半議席，因《基本法》對議員的提案權有很大限制，反建制力量仍未能完全控制立法權，但至少可否決所有政府不符港人利益的法案及撥款申請，這就是半個立法權。有了半個立法權，就不用拉布，可快快把政府的提案及申請否決掉。也不用佔主席台，因大會及各委員會的主席也未必是由保皇黨來當。

香港的司法權是獨立的，行政權已在建制派手上，有了半個立法權，起碼可令不平衡的憲制變得不再是一面倒。但這也會使現制變得不穩定，因北京政府再難透過保皇黨操控立法會，促使北京政府面對現實接受制度改革，令行政及立法關係回到正軌，也讓港人的意願有機會透過民主改革能真正彰顯出來。

要奪回半個立法權，九月的立法會選舉至為關鍵。但至現在為止，反建制的政治力量，仍陷於現有比例代表制的困境中不能跳出來，未能協調參選名單，導致「碎片化」現象出現。雖然建制派內的黨派也可能出現衝突矛盾，令建制派也有「碎片化」的趨向，但由於建制派有北京政府發出最後的「集結號」，因此「碎片化」對反建制力量的損害必比建制派更大。

若反建制的政團未能透過合作去打破困局，公民還可自己做功夫以自救。在九月的選舉，在各個選區反建制力量都會有非常多的參選名單。在參選名單多了，

選票卻少了的情況下，不少反建制力量的參選名單必會陷入苦戰。這些參選名單大體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安全名單」，即使在「碎片化」下，還是有足夠實力取得議席。第二類是「無希望名單」，即使能得到一定支持，但離當選所需的選票數目還是太遠。第三類是「邊緣名單」，是在當選與落選之間，而能否當選可能只取決於幾千至一萬票而已。

參考過去的選舉，反建制力量在各區其實都有起碼一萬張「浪費票」，就是選民投了票但候選人最終未能當選的選票。只要在各區能集合到一些「浪費票」，加上呼籲一些在上次選舉沒有投票的登記選民、首投族、及專程回港投票的海外港人，若是支持「雷動計劃」的目標，加入並組成各區的「雷霆救兵」，要在各區聚集約一萬名選民聯合進行策略性投票並非異想天開。以這方式招聚「雷霆救兵」，也可盡量不影響各反建制政團原先的票源，並能盡量尊重選民投票的意願，讓大家可把票投給最希望支持的候選人。

「雷霆救兵」要成功把更多反建制的參選名單送入立法會，最重要是掌握準確選情。透過各大傳媒在選舉日前所做的民調，經整合後，應可大體掌握得到哪一些名單是「安全名單」及「無希望名單」，故焦點應集中在「邊緣名單」上。即使參選名單多了，但從過去經驗，在一些議席少的選區，真的屬「邊緣名單」的，其實可能只是一至兩張。在議席較多的選區，也不會超過

兩張。只要我們能利用資訊科技開發出一套能更準確掌握選舉日當天選情走勢的系統，並建立一套讓各區的「雷霆救兵」能在短時間共同決策的系統，在投票日的最後幾小時，決定是否要救任何名單、要救哪一張或兩張名單、及如何救要救的名單，公民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自己的問題，還是有可能的。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3 月 15 日）

15

雷霆救兵

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先生撰文對雷動計劃」提了不少寶貴意見，在此先向張先生衷心表示感謝。

的而且確，我全無政治本錢，故「雷動計劃」若能惹來任何關注，必因計劃本身的政治潛力，而不在於提出者是誰。現在經張先生「金手」一題，「雷動計劃」就更加聲價百倍了。正如幾年前，港大刊物《學苑》初提港獨，少人關注，但在「佔中」、「雨傘」期間，本土聲音冒起，更得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一提，令港獨成為了大家不能迴避的問題。到最近《學苑》再提港獨，各方更要即時對此表態。張先生是建制中的一員大將，若要勞煩他洋洋千字點出「雷動計劃」的問題，那看來「雷動計劃」是點中癢處了。

往往對手比我們是更了解自己，故若是由對手提出來，更能顯露問題的嚴重性。如張先生所說，在現有的選舉制度下，泛民政黨的真正競爭對手，其實不是建制政黨，而是其他泛民政黨。這是在設計選舉制度時，蓄意要讓泛民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安排。張先生既那麼慷慨，公開地點出了現制的精神，如泛民政黨還不心領神會、思量對策，實是浪費了張先生的一番好意了。

「雷動計劃」現建議在各區招聚約一萬名「雷霆救兵」，在最後時刻按最新的選情資訊，把票投給邊緣名單，提升泛民的參選名單能當選的機會。張先生精闢地指出這計劃的多個「破綻」。

一、他質疑這群「雷霆救兵」從何而來，認為各泛民政黨是不會把他們的忠實支持者交給「雷動計劃」去分配的。我非常同意他的觀察，但我根本沒有期望由政黨去提供「雷霆救兵」。在泛民的支持者中，其實不少是支持泛民這廣義的陣營，並不特別支持個別政黨的，「雷動計劃」的對象就是這群人。再且，按民主的原則，我也鼓勵選民若已明確有了心儀的候選人，那他們應按自己的意願去投票，而不用加入為「雷霆救兵」。但若你希望能更有策略去運用手上一票，又沒有特別心儀的泛民候選人，那你就適合成為「雷霆救兵」了。

二、他認為「雷霆救兵」會變成泛民政黨的競爭者，與他們競爭有限的選票，故「雷動計劃」是不會得到

他們接受的。首先，只要張先生小心分析過去選舉的數據，就可看到在每屆每區都會有一些選民投票給了一些候選人而最終他們所支持的人是未能當選的。他們就是我希望能爭取的人。再加上首投族、上屆沒有投票的選民及海外特意回港投票的港人，「雷動計劃」可能根本不用與泛民政黨爭選民，而又可以在每區找到一萬人。

再且，這計劃其實也不一定要得到泛民政黨全面支持才能啟動。如果「雷霆救兵」的人數很少，那根本無從影響選舉結果，也不會對各泛民政黨的選情有甚麼影響。但若「雷霆救兵」真的能形成一種政治力量，如張先生所說，到了最後關頭可能人人告急，那「雷霆救兵」就成為各泛民政黨的救生圈，他們到時候想不支持也不會了。

三、他點出了此計劃成敗的關鍵，就是要有準確的選情資訊，才能做到損有餘而補不足。如他所說，邊緣名單之間的差異可能只在幾千票之間。即使進行票站調查也未必能準確預測哪一些是邊緣名單需要「雷霆救兵」的援助，這的確是這計劃的「死穴」。能否克服，我現階段也難以肯定，但已有不少資訊科技專家正在思考解決方法，我有信心這問題並不是不能克服的。

四、他又指出「雷霆救兵」有可能被對方陣營滲透，若「雷霆救兵」內有不少建制陣營的人，「雷霆救兵

」就未必能發揮得到最後的救援作用。張先生既如此說了，那就肯定最後所招聚的「雷霆救兵」，必會有不少是建制的「間諜」了。但其實從一開始我也預設了這是個開放的系統，而有關選情的資訊也會是全部公開的，因此已是預備了除卻泛民支持者外，也會有建制的支持者加入成為「雷霆救兵」的。

如張先生所說，要救一張邊緣名單，其實只需幾千票，那為何還要每區一萬人呢？就是計算了滲透這因素，我才提出每區要有約一萬人成為「雷霆救兵」。再且，可能不少泛民支持者是不會正式成為「雷霆救兵」的，但在選舉日當天他們仍會非常留意「雷霆救兵」的動態。那麼就算「雷霆救兵」真的被建制的支持者滲透了，最後按「雷霆救兵」的方向投票的人，也可能與正式登記為「雷霆救兵」的數目相差不遠。

五、或許到現在為止，「雷動計劃」也只是一個「鬧著玩、說說而已」的一個想法。這計劃的關鍵在於最後參與的人數，我正愁不知如何才能引人注意去招募「雷霆救兵」，但經張先生如此眷顧，「嘥氣」地去細心分析一個「癡人」的「夢話」，我現更有信心可以找到足夠人數了。我又怎能不衷心感謝張先生呢？

六、張先生更提醒我必須小心不要觸犯選舉法例或損害了選民的私隱，我相信這方面建制派的經驗必比泛民豐富得多，故希望能有機會能當面向張先生請教一二。

（刊於明報 2016 年 03 月 23 日）

16

非建制派的初選機制

如果非建制派願意共同透過一個初選機制去決定「超區」的參選名單，若成功可進而擴展至地區直選各區的參選名單的話，這初選機制會以何種形式進行，就是必須考慮的事。但也可能有了更清楚的初選機制安排後，非建制派各組織會更容易決定是否協調參選。

過去泛民主派曾搞過兩次初選，一次是 2007 年立法會港島區的補選，另一次是 2012 年特首選舉。加上「佔中」時期搞過的電子公投及商討日，都可為設計今次初選機制，提供有用參考資料。

初選機制的目的是要讓非建制派在今年九月立法會選舉取得更多議席，並為以後推動政改及民主普選發展奠下更穩固基礎。它應盡可能符合以下原則。

一、公平：必須讓各方，無論是小的或是大的政黨，也無論是具高知名度的或是政壇新人，都覺得是公平的。

二、準確：應能準確判別哪一些參選人在陣營內是獲得較大支持，及在選舉時有更大機會爭取得到廣泛選民的支持而勝出。

三、參與：除了派人參選的政治組織外，如能讓支持非建制派的支持者參與，不單能讓初選的結果在陣營內更有認受性，也讓支持者們有更強的投入感及歸屬感，有助推動選情。

四、安全：應能有效防止建制陣營的支持者滲透，避免結果被扭曲。

第一種機制是民調，以隨機抽樣電話調查訪問約一千名選民的意向。泛民搞的兩次初選都有採用。它的好處是準確度及安全度都較高，因採用隨機抽樣方式，應可清楚反映，各參選人在進行調查時期的支持度高低，也不會那麼容易被建制陣營的支持者扭曲結果。但不好廃處是參與度偏低，因大部份支持者都沒有機會參與，亦未必是最公平的方法，因這方法對知名度較低的參選人是較不利。

第二種機制是選民投票，在各區設投票站，讓支持者到票站投票決定。這在 2012 年特首選舉用過。這方法讓選民直接參與，故參與度是較高。不過由於資源所限，也不可能在各區設太多票站，最終會到票站投票的選民數量是有限，故準確度會打了折扣。但如能結合「和平佔中」曾搞過有八十萬人參與的電子投票，那有可能提升最終參與的人數，令結果更準確。不過，由於大部份選民未必會太注意各參選人提出的政綱，故對知名度高的參選人是較有利。由於投票是公開的，理論上建派陣營的支持者也可能走來投票，但從實際經驗看，安全度應不是太大問題。

第三種機制是黨團會議，由所有參與組織的代表投票決定。2007 年立法會港島區的補選曾採用過。當時共有十個泛民政治組織參與，各有三十名代表，組成三百人的黨團，在參選人辯論後各代表一人一票決定。在那次初選，泛民現任的立法會議員及港島區的區議員也有投票權，各議員的一票所佔比重較組織代表為高。這方法讓各組織無論大小都有相同數目的代表，且要他們在聽過參選人辯論後才投票，故應是公平的。由於機制嚴格限制有權投票的人，故安全度極高。但因選民未能直接參與，參與度就偏低。組織代表及議員的投票雖能準確反映參選人在陣營內支持度的高低，但卻未必能準確反映參選人在社會內的支持度，故準確度未必是最好。

參照「和平佔中」搞過的商討日，還有第四種機制，就是商討會議。這機制會隨機抽樣一百至三百名選民參加會議，在參選人辯論政綱後，參與者分成小組再深入討論參選人的觀點，之後才投票決定。由於是隨機抽樣，準確度及安全度都會是高的。一般選民雖未能參與，但因經隨機選出的選民仍有相當的決定權，故參與度仍不算太差。由於參與者要在參選人辯論及小組分組討論後才投票，即使是知名度較低的參選人也有機會向參與者解釋他們的政綱，故應是較公平。

如要為「超區」設計一個初選機制，由於各方法都有其優缺點，故採用混合的方法會較理想。如上述四種方法各佔百份之二十五，所得結果應可兼顧各原則的

要求。當然若同時採用多種方法，運作會較複雜，需時較長，也較昂貴。

方法	**安排**	**百份比**
民調	隨機抽樣電話調查方式訪問約一千名選民	25%
選民投票	在各區設票站及電子投票	25%
黨團會議	各組識有約千名代表，參選人辯論政綱後投票	25%
商討會議	隨機抽樣一百至三百名選民參加，在參選人辯論政綱及分組討論後投票	25%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4 月 12 日）

17

做個聰明的選民！

「雷動」發展至今已不只是一個計劃，也不是一個組織，而是演變成一個意念，就是透過立法會選舉，爭取非建制派取得立法會一半議席，以打破現在立法會由建制派主導的局面，製造政制改革的契機。「雷動」既是一個意念，任何人或組織都可用他們自己的方法去令「雷動」成功。

由初提出至今，「雷動」已發展成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是非建制派參選人進行協調或初選，以減少出選名單，令選票更集中，增加非建制派候選人能最終勝出的機會。現在大部份有可能派出參選名單的泛民政黨正慎重考慮是否在超區選舉中進行初選。若能在超區選舉實行初選，就可進一步商討能否在地區直選的各區也進行初選。另一方面，也要協調非建制派在一些功能界

別的選舉，目標是要保住現有議席，及爭取能在一些界別取得突破。

第二部份是「聰明選民」，也是最新加入的版本。聰明炸彈能準確命中目標，聰明選民就是能準確把選票投給他們支持及最後能勝出的候選人。要做聰明選民，有幾個要求。

一、聰明選民必須認識選舉制度。香港的地區直選採用比例代表制，但各選區的議席並不算太多，故建制派能透過操控一定數量的鐵票以少取多。明白了選制的問題，聰明選民就知道他們必須小心運用手上的選票，才能準確「命中目標」。

二、聰明選民必須認識他的候選人。由於非建制派是相當多元，有來自不同路線的候選人，不能用簡單的分類（如温和與激進、泛民與本土）來標籤不同的候選人。在九月的選舉，選民做選擇時須考慮多個因素。惟有能掌握足夠資訊，看到各候選人在一些重要議題的分別，聰明選民才能做出最明智的選擇。

三、聰明選民會把票投給勝算較高的候選人。正由於非建制派是多元的，故非建制派的選民可能有多於一個候選人都能符合他的要求。聰明選民作最後決定時，還會考慮候選人能最終當選的機會。按過去的研究，選舉日前進行的隨機電話民調能相當準確把那些勝算極高、勝算較高、機會均等和沒有勝算的候選人區分。民調中見到是沒有勝算的候選人，沒有人能在選舉日當天扭轉

劣勢。聰明選民看到他最想支持的候選人是沒有勝算的，就會把票投給第二選擇，若那名候選人在民調中起碼是機會均等的候選人之一，甚或是勝算極高或較高，因這可大大提升聰明選民選票的「命中率」。

四、聰明選民會與其他選民合作令他所支持的候選人能最終當選的機會增加。由於香港的選舉制度非常特別，聰明選民不用自己做策略性投票，但若他在把票投給了最想支持及有勝算的候選人後，能把投票意向匯報給一個中央系統，相關資訊經整合及調整後，對其他選民做策略性投票會是極之有用。

因此「雷動」的第二部份，就是在社會推動「聰明選民」運動，讓更多選民明白做聰明選民的重要性、願意加入成為聰明選民、明白聰明選民的工作是甚麼、及最終履行聰明選民的責任。「聰明選民」運動並不會由參選的組織來推動，反應是由公民社會中不派人參選的團體來負責。它們可以設置網站推介聰明選民的概念，提供清楚易明的資料讓選民區分各個候選人在一些重要議題的不同看法、設計一個決策樹幫助選民揀出他們最想支持的候選人、提供準確的資訊關於各候選人的勝算、運作一個非建制派選民匯報投票意向的電子系統等。公民社會的團體亦可走到社區以街站或其他方式直接接觸選民。這些工作也不會由一個團體或聯盟負責，而是百花齊放，只要能有好的統籌就可以。

若「聰明選民」運動能成功，有二十五萬名非建制派選民參與，那可能已不需要「雷動」的第三部份「雷霆救兵」了。但為了萬無一失，還是要從「聰明選民」中在每區招募一萬名「雷霆救兵」。有了由各個「雷達系統」（包括上述提到的選民意向電子匯報系統）提供的資訊，「雷霆救兵」在選舉日當天的最後數小時做策略性投票，令機會均等的非建制派參選名單最終能勝出的機會增加，也令「雷動」能最終成功的機會增加。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4 月 19 日）

18

將民意化零為整：雷動計劃的《公民聲吶》

公民數據 - Angus

前言

相信大家都聽過「雷動計劃」這名字。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個名字並不討喜，然而若果讀者撇除個人的喜惡，仔細的理解一下戴耀廷教授所闡述的計劃內容的話，你就會發現這個意念，要麼只是陳義過高，好高騖遠的空話，要麼可能就是一個拯救香港，扭轉香港政治生態的驚天嘗試。

雷動計劃自今，已經更新過好幾個版本，但目的都並沒有改變過，就是要「非建制派整體議席達半」（大家有時都會聽到「非建制派整體議席過半」，其實是考慮到將立法會主席讓予建制派，那麼投票時就會變成建制派 34 票，非建制派 35 票的「過半」局面。所以兩個講法背後目標都是一致的。）。在此本文並不打算將所有來龍去脈都講清楚，而是只想將現今最新的雷動計劃（有人叫它做雷動 3.0）中的一個頗為重要而又最令人質疑其可行性的部分——「雷達」系統，亦即是《公民聲吶》（VotSonar）民調系統，講解一下給讀者聽。

《公民聲吶》是由「公民數據」（Civic Data HK）所開發，而公民數據則是自雷動計劃被提出後自發出現的技術組織，團隊相信善用科技可以加強社會民主發展的可行性，《公民聲吶》就是實踐這個信念的嘗試。本文將分成兩個部分，本部分將主要講解公民聲吶運作方式和其原理，下一部分則解答種種坊間對這類民調系統的質疑。希望讀者明白系統的方方面面後，能夠對雷動計劃多一點信心，少一點猜疑，並且提供正面的支持和意見。

雷達的作用——公民聲吶的來由和運作

雷達（Radar）在軍事上是用來探報環境狀況，偵察敵軍報置和預警。而聲納系統（Sonar）則是海軍

和潛艇專用的雷達，藉著探測聲波回響去判斷地形和敵軍位置，甚至預測來犯魚雷的種類、形式和速度。2016 年立法會選舉，就是一場建制與非建制陣營之間，用選票來打的選戰，而《公民聲吶》就是服務整個公民社會的雷達和聲納系統。公民聲吶會收集和調查民眾意向，並適時提供可信的民調數據，讓「參戰」的公民能將手上的選票，投放到選戰最需要它的位置上，盡可能令最多的非建制派名單當選。

《公民聲吶》運作方法如下：

1. 使用者在智能電話安裝並成為 Telegram 用家
2. 使用者從《公民聲吶》早期使用者的朋友那裡取得公民聲吶的邀請連結，並加入《公民聲吶》
3. 系統會按時發出訊息，請求用家參與每月（8 月前）、每週（8 月後），每日（9 月 1 日至 4 日）都舉辦的正式問卷調查，詢問用家問題
4. 即時看最新投票結果，或在指定時間之後到「公民數據」（民聲吶的開發組織）網站觀看更仔細，調整後的分析報告

就是這樣，每一個選民，就多了一個資訊來源，去進行他們的投票選擇。而選民亦可以直接參與提供他們的選擇，既匿名而又即時地向公民社會反映投票意向，令數據更加準確，最後令每個選民都可以作出對自己最有利的投票選擇。

例子

讓我舉幾個例，看看究竟公民聲吶怎麼幫助不同意向和投票立場的選民，做出最有利自己和相同陣營的投票決定。

選民 A：

《參加民調、分析報告、投票、回報》



選民 A 支持香港民主，但對政治不算積極，朋友介紹下成為公民聲吶用家。他每月都有參與民調，並且看公民聲吶的分析報告，所以他對選情走勢都有一定的掌握。在投票日早上，他收到公民聲吶系統的投票提示，令他記起 9 月 4 日是投票日。然後，他看完公民聲吶 9 月 3 日的民調，就去了投票支持自己心儀的名單。回到家中，他將投票結果回報給公民聲吶。

選民 B：

《參加民調、邀請朋友、分析報告、投票、回報》



選民 B 對政治比較積極，一早就是公民聲吶用家，並且積極邀請朋友使用公民聲吶。他每月都有參與民調，看公民聲吶的分析報告，分析選情。但是他是某政黨的支持者，故此他只會支持在他選區中某兩個候選人。在投票日早上，他收到公民聲吶系統的投票提示，看完早上媒體發布的民調和公民聲吶後發現，他可以支持的兩個候選人中的其中一個名單處於當選邊緣，另一個則幾乎沒有機會當選。結果，他投票時就作出了選擇，投票支持勢危的邊緣名單，並且在中午左右將投票結果回報給公民聲吶。

雷霆救兵——選民 C：

《參加民調、邀請朋友、分析報告、看最後報告、投票》



選民 C 同樣是對政治積極，也是公民聲吶用家，既參與民調，積極邀請朋友使用公民聲吶，並使用公民聲吶的分析報告去分析選情。但選民 C 和選民 B 不同，他認同雷動計劃的理念，他最關心的是希望更多非建制陣營的候選人進入議會，阻止政府惡法通過，所以他願意投票給非建制陣營中的邊緣名單，協助他勝選取得議席。所以，他加入了雷動計劃，成為了該區的雷霆救兵。在投票日下午後，他在家中等候一個消息，就是公民聲吶投票日的最後報告。這報告是倚靠眾多過往民調，並且包

括了投票當日回報給系統的資料，推斷出究竟非建制派的那張名單將會得勝，那一張名單幾乎不可能當選，那一張名單處於當選邊緣。如此，選民 C 在晚上收到最後報告，並評估形勢後，到票站進行了投票。

如此，憑著適時的資訊，三位朋友雖然取態不同，但結果都既能按自己的意願，又能有效地令非建制候選人有更大機會進入議會替他們服務。你會是那一種選民？

（刊於獨立媒體 2016 年 05 月 13 日）

19

聰明選民的致勝之道

「雷動計劃」提出至今，在不斷演變。「雷動」這意念，最先只是由參政團體協調參選名單，到現在以公民社會及選民自決為本，已有很大變化，超越了過去所有泛民在選戰中曾用過的協調或告急的做法，故再不能用以往那一套去想像「雷動」。

「雷動」既已成「新生事物」，大家對它不了解，對「雷動」有疑慮也是可理解。問題是在現時局面下，沒有人能提出其他有效解決方案，去處理非建制派在九月立會選戰所面對的危機。各區出選名單過多，選票必然會被攤薄，結果是非建制派得票雖較多，但仍會失去按比例應得的議席。

對個別政黨來說，或許他們有信心可保住自己的票源令議席不失，但非建制派整體失利差不多是必會發生的事。若非建制派的議席減少了，個別政黨的政治空

間也會縮減。大家現在好像只是聽天由命，希望奇蹟發生而不嘗試尋找突破的方法，那無異坐以待斃。政黨要這樣做，是他們的選擇，但支持民主普選的公民社會及選民，卻不一定要跟著他們走。

政黨可能受其本身特性所局限，難以見到突破點，但公民社會及選民並沒有這些局限。或許「雷動」最終也不能扭轉局面，但不嘗試，又怎知不可以？也可這樣說，局面已是極差，「攪炒之局」已成，「雷動」怎也不會令整體局面變得更差，但至少可讓選民把決定權拿回自己手上，帶來一點兒希望。

不過，我還是想回應一些對「雷動」、「聰明選民」及「雷霆救兵」的疑慮。「聰明選民」並不要求一些非建制派政黨的忠實支持者參與。從過去研究顯示，選民中約有15%是願意做策略性投票的。策略性投票是指會按政治組織配票指示去投票的選民。以此來做推算，參考今屆登記選民總數、投票率、及建制派及非建制派得票對比，非建制派選民中會參與策略性投票的，大概是十八萬人。「聰明選民」和「雷霆救兵」所針對就是這群願意做策略性投票的選民。

當然如果「聰明選民」的滲透度是高的，參與策略性投票的選民會更多。再且，「聰明選民」甚至「雷霆救兵」都不會直接向選民發出配票指示，而只是提供更多資訊給參與的選民考慮，故並不算是推動「全面的策略性投票」，而頂多是「半策略性投票」，按常理也

可能會有多一些選民參與。會有多少，現很難預料，但從研究顯示，無論如何，大部份選民都仍會按自己意願投票的。因此，政黨實不用擔心因「雷動」而令他們本應有的票少了；若是少了，那也只是因陣營內缺乏參選上的協調而做成激烈競爭的必然結果。

常用來反對「聰明選民」和「雷霆救兵」的例子，就是2004年余若薇與何秀蘭參選港島那一役。其實這例子反正好顯示參政團體與選民之間缺乏好的配合所造成的問題，而不是不應有「聰明選民」及「雷霆救兵」。反是「聰明選民」及「雷霆救兵」才有機會防止同樣情況出現。

當年的選前民調其實能相當準確地預測得到余若薇與何秀蘭名單和楊森與李柱銘名單都是領先的，若非楊森與李柱銘名單在選舉日當天胡亂告急，兩張名單的支持者都能按意願投票，他們應都勝出而全取四席的。而他們會這樣做，就是因為在選舉日當天不清楚選票走勢而慌亂起來。另一原因是支持他們的選民沒有好的配合，在聽到告急就一窩蜂轉投楊森與李柱銘名單，終令余若薇與何秀蘭名單以少於一千票下痛失一席。

這例子顯示了香港地區直選常出現的兩種問題：一、選舉日當天資訊極之混亂，令大家因擔憂不夠票而在沒有足夠資料下都「告急」，令情況變得更混亂。二、支持者因沒有協調，故難以準確調動選票以令當選的機會增加，反造成混亂及浪費。

要解決第一個問題當然是資訊要準確。除了選前民調外，我們還會開發其他資訊系統去收集更多有關選情的資訊，以能更準確掌握選票的走勢。但更重要是要防止資訊混亂。要這樣做，就要讓支持者都是以一個可信的訊息源頭來掌握選情，而不是單憑主觀感覺或依靠個別政黨發放的訊息。

至於第二個問題，「聰明選民」和「雷霆救兵」正是要協調支持者的投票意向，防止選票亂竄。「聰明選民」只是要求選民在參考了全面的選舉資訊後，按他們最佳的意願投票及滙報。在每區只設定一萬名「雷霆救兵」，就是不想打亂各參選名單應有的票源，並減少因資訊不足或不準確而導致難以預見的結果出現的機會。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5 月 17 日）

20

你會策略投票嗎？

在選舉，按選民的投票行為，選民大概可分為幾類。第一類選民是清楚知道自己會投票給哪位候選人。可能因與這候選人認識、候選人曾幫助過他、同屬一個政黨、認同他的理念或其他原因，故他只會投票給那名候選人，即使勝算偏低，也不會改變投票意向。

第二類選民與第一類選民一樣，也只會投票給他支持的候選人，但他還會考慮候選人的勝選，若他最想支持的候選人勝算偏低，但另一名他也會支持雖不是首選的候選人卻有較高勝算，他就會把票投給次選的候選人。這就是會策略投票的選民。

以香港約三百七十七萬登記選民計算，假設九月立法會選舉會因政治環境急變，投票率可能從上一屆的 53% 增至 58%（因 2015 年區議會選舉也較上屆增加了

5%），也假設非建制派與建制派之間的對比維持在57% 對 43%，估計約有一百二十五萬選民是會投票給非建制派的候選人的。那麼在非建制派選民中有多少是第二類選民呢？

在 2012年8月，港大民研計劃曾進行以下隨機電話民調：「如果你支持嘅派別向選民發出一D配票指示，例如按照你嘅身分證號碼或者出生日期去選擇同一派別嘅不同名單，你會唔會照做？」結果是有15.1% 回應說「會」，有71.9% 說「不會」，有13%說「未決定／唔知／難講」。那一次調查成功樣本是1,266，成功率是64.6%。

這民調提出的問題雖不是與第二類選民的定義一樣，但因對選民的要求其實是更高，第二類選民並不需按指示投票，而是在參考了客觀資料（如隨機電話民調及以其他方法收集的訊息），把票投給勝算較高但仍屬次選的候選人，故會如此做的選民起碼應與這民調的結果接近。之前另一些研究也得出相近的結果。

如仍以15% 為推算的基礎，在一百二十五萬非建制派選民中，應起碼有十八萬第二類選民。由於第二類選民不用完全放棄自由選擇，而只是把候選人的勝算加入投票的考慮，第二類選民應是多於15%。且港大民研計劃的研究顯示，有13% 是「未決定／唔知／難講」，若能推動全港性的策略選民運動，及因香港政治

環境在過去四年已改變了很多，可以合理推算第二類選民會有二十萬甚至二十五萬。

還有第三類選民，他們應是包括在第二類選民中，但他們除勝算外還會加入更多的策略考慮。他們願意為了令反對建制的力量在立法會中搶得更多議席，甚至願意投票給一些他們不太願意支持的非建制派候選人。這就是「雷霆救兵」。

當然每一名選民能接受的候選人的程度會有不同，也不是每一個第三類選民都願意投票給所有非建制派的候選人。正因非建制派已是相當多元化，甚至碎片化，故非建制派的光譜是相當闊，各人在光譜中能接受的寬度也會是不同。要做「雷霆救兵」，能接受的非建制派候選人的光譜寬度起碼要比較闊。有多少非建制派選民屬第三類選民是難以推算的，但我們希望在每一個選區有一萬人，即總共要有五萬人。

可能還會有第四類選民，他們是一些沒有太多主見的選民，在眾多候選人中根本不太清楚應投給哪一位，也未必有清楚的政治立場，反很受親友的影響去決定最終投票給哪一個候選人。換句話說，第四類選民最終會如何投票，可能受他們的親友是屬於上述三類選民中的哪一類。相較建制派，非建制派選民應相對上較少的第四類選民。

大家或許可以用以下的問題自我測試，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哪一類選民：

「一、假設你明日去投票選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甲係你最想支持嘅，但勝算偏低。候選人乙，雖然你都支持佢，但佢唔係你最想支持嘅候選人，不過佢就較有機會勝出，但也不是絕對有把握。你會投票比邊個？」（選項：甲、乙）

「二、如果能夠令反對建制嘅陣營可以攞到多些立法會議席，你會唔會投票比一個你唔太鐘意嘅候選人？」（選項：肯定會、會、一半半、不會、肯定不會）

如果在第一條問題你選了甲，那麼你較大可能是第一類選民。若你選了乙，你應是第二類選民，會做某程度的策略投票。

如果在第二條問題，你的答案是「一半半 / 不會 / 肯定不會」，那你應不是第三類選民了。若你選了「肯定會 / 會」，你應可以做「雷霆救兵」。

我希望重申一點， 幾類選民對非建制派能搶得更多立法會議席是同等重要，並沒有等級之分。只因我們現處不公的選舉制度，才要推動策略投票。你不用刻意去改變自己的意向，只用按你真誠的判斷，對自己的投票意向有更深認識。若更多非建制派選民能清楚自己的位置，透過有效的組織工作及資訊收集、分析工及發布工作，在今年九月的選舉，我們是有可能帶來出人意外的改變的。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6 月 07 日

21

「雷動」犯法？

有人指「雷動」有可能涉及違法行為。「雷動」是否真的涉及違法行為，就先要攪清楚「雷動」會做甚麼及相關法例及《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的規定了。

按計劃，「雷動」會向選民發出兩次重要訊息，幫助選民做策略投票的決定。第一次訊息是在九月三日（即選舉日前的一天）公開地向所有人發放的。內容是整合了電話隨機抽樣民調及其他民意數據，推算地區直選及超區選舉所有候選名單的支持度百份比。第二次訊息是在選舉日當天的下午八時，向已參與了「雷動聲吶 Votsonar」及會擔當「雷霆救兵」的選民發出的私人訊息。內容是整合之前數據及在選舉日當天由「雷動聲吶 Votsonar」其他參與者匯報回來的最終投票意向，

推算出各候選名單在選舉日當天下午六時大概已得的選票百份比。

「雷動聲吶 Votsonar」是由民間開發，建立在 Telegram 這手機通訊程序上的一個民意調查系統。系統本身不會掌握參與者的個人資訊（如電話號碼及真實姓名），但卻可以把所有參與者聯繫起來。「雷動聲吶 Votsonar」可以按參與者的回應分類，分析各類別參與者的回應數據。系統也能直接向參與者發放與選舉有關的私人訊息。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第 2 條，「選舉廣告」是指為促使或阻礙一名或多名候選人在選舉中當選而發布的： (a) 公開展示的通知；(b) 由專人交付或用電子傳送的通知；(c) 以無線電或電視廣播，或以錄像片或電影片作出的公告；或 (d) 任何其他形式的發布。

問題應是上述兩項訊息是否《條例》中的「選舉廣告」。若是的話，如「雷動」發出這兩項訊息但未得相關候選人的事先同意，便會觸犯《條例》第 23 條，因為只有候選人或由候選人正式授權的選舉開支代理人方可招致選舉開支。

要構成「選舉廣告」，第一個條件是「促使或阻礙」某人當選。《指引》也表明「促使或阻礙」是相對的概念。舉個例子，所有在選舉日之前進行的民調，結果都會公開發布，把所有候選人的支持度全部羅列出來

。那或多或少都會使某一些候選人的當選機會增加或減少，但相信沒有人會認為這些民調結果是「選舉廣告」。如一些公開發表的訊息是明確要人支持甲候選人或反對乙候選人當算，那就必然是「選舉廣告」了。介乎二者之間的訊息是否構成「選舉廣告」，就要看它「促使或阻礙」某人當選的程度有多大、多具體及多直接。

「雷動」的第一及第二次訊息應會採用類近民調結果的表達方法，把所有候選名單（包括了建制派及非建制派的名單）的支持度百份比，客觀地羅列出來，並不會直接向公眾推薦或貶低任何候選人。即使發布這些訊息是意在幫助非建制派選民能掌握更多資訊去作出明智的決定，若選擇策略投票的話，可多了一些關於候選人勝算的資料，應也不是「選舉廣告」，因它們沒有直接、實質或顯著地「促使或阻礙」某人當選。

構成「選舉廣告」的第二個條件是相關訊息是要「發布」出去的。《條例》對發布 (publish) 的定義是「印刷、展示、分發、張貼、公布或以其他方法使公眾獲知」。發布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重點是它必須是「使公眾獲知」(make publicly known)。

當然「雷動」的第一次訊息是向公眾發表的，但如上所說，因它的表達方式不算「促使或阻礙」某人當選，故並不是「選舉廣告」。「雷動」的第二次訊息，也是以近似方式表達，故應也不是「選舉廣告」，但因這訊息只會透過「雷動聲吶 Votsonar」以私人訊息的

方式向「雷霆救兵」發放，那它就更加不可能是「選舉廣告」了。

但無論如何，所有參與「雷動聲吶 Votsonar」的選民，不論是在系統的民調中表達了投票意向，或是收到系統向他發放的私人訊息，或是根據這些訊息而改變了投票決定，都不可能涉及任何違法行為。故此，選民參與「雷動聲吶 Votsonar」是可以完全放心的。若有更多選民參與「雷動聲吶 Votsonar」，結聚起更多準備聯合起來策略投票的選民，我們是可以一起合法地，也合乎選民的自由意願，令大家的選票能發揮到最大的果效，有望突破現在香港的政治困局。

（刊於信報 2016 年 06 月 11 日）

22

是時候加入雷動聲吶啦！

年初一群關心香港政治的資訊科技人員，從報章看到「雷動計劃」。他們認同「雷動」的理念，知道這計劃需要一個資訊系統，才能有效地把非建制派選民聯繫起來策略投票，去達成非建制派奪得一半立法會議席的目標。他們主動向我建議可幫助建立起這資訊系統，並成立了一個新的民間組織「公民數據」。

「雷動聲吶 Votsonar」就是由「公民數據」開發。它本身不是一個手機程序，而是建立在 Telegram 這類近 Whatsapp 的手機通訊程式之上。這有幾個好處：一、Telegram 在香港雖不及 Whatsapp 流行，但在全世界也是知名的手機通訊程式，流量有 Whatsapp 的三分一。它的安全性能是公認比 Whatsapp 好，對使用者的私隱保障更高。

二、Telegram 本身已提供了基本功能去構建「雷動」所需的資訊系統，不用由零開始，因而建立起這系統所需時間及費用都可減到最少。今年五月，「雷動聲吶」已能開始運作。三、這系統能採集最少個人資料，但又可把所有參與者聯繫起來。使用者在安裝 Telegram 時是要提供手提電話號碼確認身分的，但「雷動聲吶」卻不會取得這些資料，那對雙方都有較大保障。四、由於「雷動聲吶」是建立在 Telegram 之上，故若有人要攻擊這系統，就先要攻擊 Telegram。有了 Telegram 為屏障，「雷動聲吶」會被人成功惡意攻擊的機會就能減低。

當然它也有一些問題。因很多港人都習慣了用 Whatsapp，用 Telegram 的人仍不多，要他們多安裝一個手機通訊程式會踫到困難。由於要用「雷動聲吶」就要先安裝 Telegram，使用者要多經一重手續才能參與「雷動聲吶」。另外，也有些人尤其是年紀較大的選民，對使用手機程序是有抗拒或困難。但相信當更多人明白「雷動聲吶」所能發揮的作用，並已有更多人使用，這些困難應可逐步克服。

「雷動聲吶」有多個功能去配合「雷動」。首先，在五月至九月期間，「雷動聲吶」會用來收集非建制派支持者的投票意向，也就是用作民調的工具，而所得的資料會用作分析各候選名單勝算的其中一組數據。這主

要是透過人傳人的網絡傳遞方式去擴散開去，但公眾也可直接登入「雷動聲吶」的網頁：

（http://votsonar.civicdata.hk）

安裝「雷動聲吶」。

有人擔心這種開放的參與方式，會被人惡意地加入系統去發放錯誤資訊，令得出的民調結果未能反映真正的選情走勢。但已有人工智能的專家正為系統建立篩選機制，在後階段能把那些惡意種入的錯誤資訊清除。另一憂慮是這樣採集數據，因並非隨機抽樣，故必有偏差。由於以網絡方式讓選民自行加入去表達投票意向，只是「雷動」最後用來推算各候選名單勝算的其中一組而非唯一的數據，故即使有偏差，也可透過其他收集方法（如電話隨機抽樣調查及街頭隨機抽樣調查）來糾正。當選舉期在八月正式開始，支持「雷動」的民間組織會以「雷動聲吶」的街頭版，在街頭進行隨機抽樣調查，這將提供另一組分析各候選名單勝算的數據。

「雷動聲吶」的另一功能是讓支持策略投票的選民加入「雷動計劃」。若你願意成為「策略選民」甚至「雷霆救兵」，只要參加「雷動聲吶」的民調就可以了，「雷動」就能與你們結連在一起。「雷動聲吶」會以某些方法去分辨參加者是否適合擔當「策略選民」或「雷霆救兵」，然後就會把他們分組連繫起來。「雷動聲吶」會提供一個討論的平台讓他們自行討論如何共同有效地發揮手上一票的最大果效。

在選舉日前的一天，在整合了所有數據後，「雷動聲吶」會向「策略選民」發放私人訊息，提供最新及最詳盡的資訊，分析各候選名單的勝算，由「策略選民」自行決定如何使用選票去提升非建制派的整體勝算。這時候「雷動聲吶」是一個資訊發放系統。

到了選舉日當天，「策略選民」在投票後會匯報他們的決定，那「雷動聲吶」就變成一個資訊接收系統。在收到「策略選民」匯報回來的資訊，結合已有的數據再去推算非建制派的名單中哪一些仍處邊緣位置，在選舉日當天最後階段，就會向「雷霆救兵」發放最後一輪的私人訊息，讓「雷霆救兵」掌握最新選情，自行決定如何拯救哪些邊緣名單。

「雷動聲吶」有著民調、網絡平台、資訊發放及接收功能，在「雷動」發揮著關鍵作用。若你對「雷動」有興趣，想知道更多也很簡單，就是安裝 Telegram 和參加「雷動聲吶」。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6 月 14 日）

23

怎樣判斷候選人的勝算？

要策略投票成功，就要判別各候選名單的勝算。香港立法會地區直選採用的選舉制度是比例代表制及最大餘額法，結合香港獨特的政治情況，要推算各候選名單的勝算並不是那麼直接簡單。

以新東為例，這選區有九個議席，按比例代表制的理論，一張名單至少要取得總選票的 11.1%（100% 除以議席數目）才可當選。但在 2012 年選舉，這選區所有勝出名單所得選票都達不到這百分比，都是依靠最大餘額計算，是得票最多的頭九位的名單。當選的最後一張名單，得票只有 6.2%。九張勝出的名單得票平均是 8.2%。估計今年的選舉，各參政團體都會採用相同策略，不用達到理論上的選票百分比，而是以最大餘額取得議席。從 **[表]** 可看到 2012 年選舉各地區直選選區

及超區的最後一張得勝名單得票百分比及平均的當選百分比。

計算勝算是為了推算非建制派在今屆各選舉名單的勝算，而相關的因素是建制派的名單會得到多少票。假設今屆建制派得票的百分比相對於非建制派維持在 2012 的比率，也假設建制派因要從非建制派手中搶議席，故在各區會都派出按選票比例應得議席的數目加一席（N+1），按此可計算出每一張非建制派名單在今屆最佳的平均得票百分比。

要推算勝算還要看選區的議席數目，因今屆港島會減一席，但九西會增一席，故今屆要在這兩個選區勝出，所需選票的百分比必與上屆不同。還有一個因素是各選區最後出選的候選名單的數目，因越多候選名單，無論是建制派還是非建制派，也無論這些名單的實力有多大、能吸的選票有多少，選票就必會被攤得越薄。因今屆非建制派出現了碎片化現象，在各區的出選名單很大可能都會比上屆多。

整合了上述所有資料，就能推算出非建制派今屆在各區及超區選舉，得票要起碼達到多少個百分比，才有把握取勝。這也就是非建制派的「安全線」。當然在設定「安全線」時，要保守一些（即訂得高一些），還是進取一些（即訂得低一些），還涉及政治判斷及其他策略考慮。若能掌握「安全線」，非建制派的參選團體

及支持它們的策略選民就有了一個重要參考，去判定如何發揮選票的最大效力了。

這「安全線」不單對選舉日當天的策略投票有相當重要的參考意義，甚至在提名期開始前，已可能有一定作用。舉個例子，如果某選區的「安全線」是設在15%，在提名期開始前，有客觀及可信的民調已顯示一張有意參選的名單的支持度還不及 15% 的一半甚至更低，這張名單如執意參選，面對的困難必是非常大。

首先，透過選舉工程去把支持度推上去，若只是數個百分比之差，那是有機會，也值得做。但如果差距是如此大，短短的幾個星期在競爭是如此激烈的選舉，要把支持度推過「安全線」差不多是不可能。另外，部份選民因也知道這參選名單是「強行參選」的，尤其是如今那麼複雜的政治局面，可能會對這名單產生反感。即使最後原先的支持者沒有改變立場，但要贏得更多支持者的機會就不會太大了，最終也難以勝出。選舉所需經費是龐大的，若候選人繼續參選只是為了「練兵」、建立「品牌」或推銷理念，那他們當然可以這樣做，但也會是事倍功半。

另外一種情況，若是幾張票源相近的參選名單都不能達到「安全線」，甚至差距很大，但加起來卻能達到，那麼這幾張有意參選的名單能否考慮合作呢？那起碼可以共同爭得一席，而不會全都敗選，不單浪費了選民的選票及支持，且浪費了大量選舉資源，亦給了建制

派漁人得利的機會。選民看在眼裏，更可能對涉及的政黨及候選人多了負面想法。

當然就算有了「安全線」，要在選舉日當天以策略投票來令非建制派候選名單多取得一些議席，還需要非常細密的安排，才能合法地引導策略選民令他們相互配合去確保更多非建制派名單達到「安全線」、有效地掌握選票在選舉日當天的最後走勢、及引導雷霆救兵相互配合去拯救最後仍處邊沿的候選名單。

	2012					2016		
	議席數目	候選名單數目	最後名單得票%	勝出名單平均%	建制派N+1%	議席數目	候選名單數目	安全線
港島	7	14	8.3	11.7	11.3	6	?	?
九西	5	9	14.9	16.8	12.3	6	?	?
九東	5	9	13.5	14.9	14.8	5	?	?
新西	9	16	6.8	8.7	8.6	9	?	?
新東	9	19	6.2	8.2	8.5	9	?	?
超區	5	7	14.4	16.7	16.4	5	?	?

（刊於信報 2016 年 06 月 18 日）

24

游離票

在選舉當天，處處告急，「兵慌馬亂」，根本原因是有不少選民在選舉日當天還未決定要投票給哪位候選人。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統計，游離票是指被訪者雖然表示肯定或多數會投票，但沒有表示如何投票者。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到了選舉前數天，各選區的游離票比率還是在20%至30%之間，在新東選區更錄得近35%。

今年選舉會更激烈，故按常理，游離票有可能比以前更多。因未能掌握這些未決定的選民的意向，各方在選舉日當天必是憂心忡忡，怕這些票走到對手那裏去。故要掌握選情，就要分析游離票的組成，及各組成部分的大概百分比有多少，以訂下適合的策略。

游離票可分為幾類。第一類是陣營間的游離票。一直以來，香港選舉大體可說是兩個陣營之間的競爭，

就是建制派（過去也有說是保皇黨）與泛民主派（在「雨傘運動」後應叫做非建制派）之爭。但在兩個陣營之間，還存在一些中間選民。過去他們在選舉中只能在兩個陣營之間作選擇，但因他們未必那麼容易做到決定，故往往是要等到投票那刻才作最終決定。

從過去的經驗，陣營間的游離票最後游向非建制派的是會多於游向建制派。但非建制派內的不同政團，並不會平均地攤分這類遊離票的，因這些選民既屬中間，即使是投向非建制派，取向應較大可能是那些較接近建制的政團，即溫和泛民如民主黨或公民黨。

但今年選舉，因有一些政黨會標榜他們是走中間路線，其支持度雖未必足以讓它們的候選人贏得議席，但因起碼有了選擇，故陣營間的游離票或會減少，或這類選民最後做決定時，也未必一定投票給建制派或非建制派的候選人。

第二類是陣營內的游離票。在2012年的選舉，當時泛民的支持者大體可分成四個版塊：1. 民主黨、2. 公民黨、3. 人力及社民連、4. 工黨、街工、民協、新民主同盟。在今年選舉，非建制派更可能加入兩個新的版塊：5. 香港眾志及傘後、6. 本土派。由於在陣營內有很多選擇，故他們要到了最後一刻才能決定投票給誰。

不過他們也不是從整個陣營內所有政團候選人中揀一個，而只會從鄰近版塊的候選人中揀選。從票源看各版塊的分布，民主黨版塊與公民黨版塊及工黨、街工、

民協、新民主同盟版塊鄰近。香港眾志及傘後版塊與人民力量、社民連版塊、公民黨版塊、及本土派版塊鄰近（圖）。這也是說，一個最終投票給民主黨的陣營內遊離票，可能只是從民主黨候選人、公民黨候選人及工黨、街工、民協或新民主同盟的候選人中選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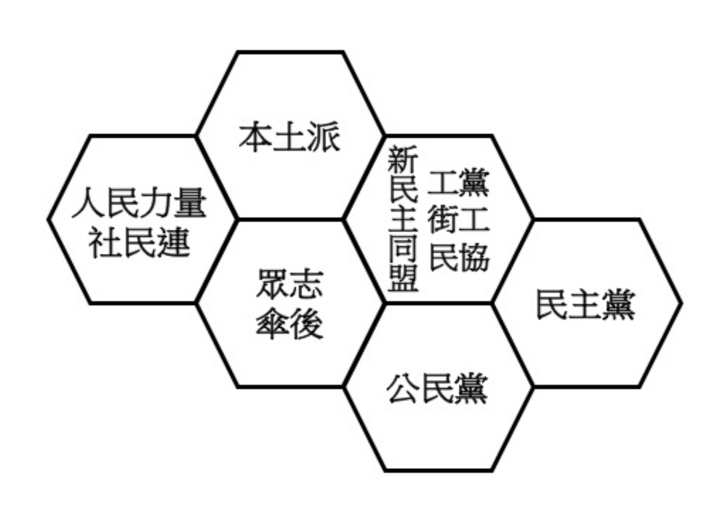
第三類是策略票。這類選民除了按政治觀點去選擇支持的候選人外，還會考慮那候選人的勝選。若他們最想支持的候選人勝選偏低，他們會投票給同是支持但勝算較高的候選人。因判斷勝算要等候最後的資料如民調結果或選舉當天的傳聞，故他們會在最後一刻才做決定。

第四類是無主見票。這類選民並沒有太多自己的想法，多是按親友的建議投票。因他們本身投票的意慾不高，也不會刻意去記著要投票給哪人，故會在最後一刻收到親友的指示才決定把票投給誰。按常理推算，這類選民在建制陣營應較多。

還有一種隱性的遊離票，就是他們可能已有了決定，但在投票前一刻改變主意。他們會這樣做，應也是像第三類遊離票一樣，是基於策略考慮。

這五類遊離票各佔游離票總數中多少，不容易準確預測。不過從過去的研究所得的資料及因應今年的情況，還是可以作出一些合理推算的。之後如我們能掌握更多今年的資料，推算應可以更準確。

按我的推算，因著建制派和非建制派選民的特性，非建制派佔遊離票的比例應較高。如假設遊離票今年在各區平均是30%-35%，那麼當中20%-25%應最終會走向非建制派。六個非建制派的版塊間，也不會平均攤分這些遊離票，因此每個版塊在各選區的候選名單最多可能分到3%-8%的遊離票。在新東及新西，這個百分比的遊離票足以完全扭轉一張候選名單的命運。但在九東、九西和港島，若在選舉日前其支持度只有數個百分比，由於要取得議席起碼要有12-14%選票，即使用最樂觀的方法計算，名單能盡取可得的遊離票，勝算也不會高。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6 月 21 日）

25

策略投票是現時難免的「惡」

「雷動」提出在九月立法會選舉選民要更有組織地進行策略投票。有人對策略投票提出了原則性及實際操作的疑問。

有些人認為按著民主精神，原則上每一個選民的自由意志應被尊重，可按著自己的意願投票，故策略投票並不符合民主精神。首先，「雷動」說的策略投票並不等同由一個政治組織指令選民如何投票，而只是希望選民在投票時也考慮候選人的勝算，故不會損害選民的自由意志。但即使是這一點，我也同意在一個完美、平等及公平的選舉制度下，策略投票即使並不違民主精神，也應盡量避免。

問題只是這種完美的民主選舉制度並不存在，即使是現在於不少民主國家流行採用的混合選舉制度，一部份是單議席單票制的分區選舉及一部份是比例代表制

的全域政黨名單選舉，不少選民也會在投票時，策略地在分區選舉時揀一個政黨的候選人，在比例代表制則支持另一政黨。因此，策略投票在現實的民主政治下，是必然存在，問題只是在具體的情況下，推動策略投票是否有足夠理據。

不用說，香港現行的選舉制度離完美、平等及公平的標準是極之遙遠，故在香港推動策略投票，其實目標並不是想策略投票成為政治常態，而是希望透過今次選舉的策略投票，讓非建制派有機會搶佔一半議席，動搖現行憲制的根本，製造改革政制的政治契機，令選民以後不用策略投票。因此，在此時此刻香港的政治局勢下，要改變香港不完美、不平等及不公平的選舉制度，策略投票是不能避免的「惡」。

另一疑問涉及策略投票的實際操作。有些人擔心策略投票令原先應該會贏的候選人變輸，令原先會輸的候選人變贏，產生難以估計和控制的結果。回應這點，首先要問從何去判斷一個候選人原先是會贏。其實除了隨機的電話民調外，沒有任何其他資料顯示一名候選人的勝算。但民調往往不能掌握遊離選民的投票意向及選民在選舉最後階段的轉向。

因此，所謂贏變輸的說法，其實並不存在，因如果候選人本身的「基本盤」是足夠，他不會因策略投票運動而變輸。若候選人擔心策略投票會令他由贏變輸，那表示他其實也知道自己鐵票不足。反是因為有了策略

投票運動，可更有效地調動選票，減少選票的浪費，讓選票能更好地集中起來，發揮出最大的效果，為本可能會輸的候選人提供更實質及更可靠的保險，最終由輸變贏。

從不同選民行為的研究顯示，其實大部份香港選民只會基於候選人的政綱、過去的記錄、所屬政治組織或個人形象，投票給他們心儀的候選人，而不會策略地考慮候選人的勝選或整體的政治效果。真的會策略投票的選民，其實只佔少數。以今年立法會選舉去推算，近一百二十五萬會投票的非建制派選民中，估計當中不會多於二十萬至二十五萬選民會策略投票。以按選區的大小去推算，每一選區大概會有三至五萬策略選民。以這個數目，若能好好統籌，的確有能力左右大局，令不少處邊緣的候選名單能最終勝出。當然若太少選民參與策略投票，效果也不會大。

舉一個例子，若一名候選人在一個選區拿到三萬票就能當選，他最後拿了四萬票，對他能否當選，有一萬票其實是多了出來，故某程度來說這一萬票是浪費了。當然從候選人的角度看，拿三萬票與拿四萬票當選是不同的。但以香港現在的政局及現行的選舉制度去看，若能有效及準確地從這多出的一萬票中挪動一定數量的選票給同陣營另一候選人，尤其是那些離當選界線只欠數千票的邊緣候選人，那是可以令同陣營的其他候選人當

選的機會大大增加。怎樣有效及準確地挪動這些多了出來的票，就是在香港推動策略投票成敗的關鍵。

策略投票最終能否成功，取決於以下三個因素：一、於有多少選民準備參與策略投票；二、推算各候選人的勝算有多準確；三、能否在選舉日當天好好統籌參與策略投票的選民，令他們的選票發揮到最大的效用，而不會相互對銷。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7 月 12 日）

26

策略選民影響將超預期

港大民研計劃上星期公布有關立法會選舉的民調，除了顯示不同選區各有意參選的人現有的支持度外，另一重要資訊是關乎策略選民的。其中一條問題是：「當你認為你最支持嘅候選人勝算偏低，你會唔會轉而支持其他較有機會勝出嘅候選人？」若答「會改變支持其他候選人」，那他就是策略選民了。

從民調的結果可看到幾點有關策略選民的趨勢（表一），會影響策略投票在今屆會否及如何影響投票結果。一、策略選民在各區所佔的百份比，比以前估計約只是 15% 都要高。九西有最多策略選民，佔總選民數目的 20.7%，新東也有 20.4%，而港島則有 19.6%，新西有 18.3%，九東有 18.0%，超區也有 18.4%。由於民調是在提名期開始前進行，選舉氣氛仍是很淡薄，到

了選舉工程變得白熱化的時候，由於今屆競爭會是非常激烈，估計最後真的會策略投票的選民，在各區都有可能超過 20% 甚至更高，但應怎也不會成為選民的多數。

今屆登記選民的總數有三百七十多萬，數字比上屆多了三十萬，今屆投票率亦很大可能比上屆高，若每區有近 20% 策略選民，那麼在每個地區直選的選區，策略選民的數量都會相當多，有六萬至十一萬名選民，超區更達三十六萬。以這個數量，策略投票對選舉結果可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二、策略選民並不是平均地分布在各陣營的。整體來看，策略選民在各區及超區都較集中在非建制派的支持者中，有多於一半的策略選民是投票給非建制派背景的候選人，但只有少於四份一的策略選民是支持建制派的候選人（九東除外）。還有一成多的策略選民是還未決定他們的投票意向的（新東除外）。

三、各陣營各政黨的支持者的「忠誠度」也不是一樣的（表二）。個別政黨支持者中越少策略投票選民，支持者的「忠誠度」就越高，受策略投票的影響會較低。但這對整個陣營可能就較不利，因選票能由同陣營的一張候選名單轉去另一張名單的機會就會較低。不同政黨的「忠誠度」也不是一樣的，甚至同一政黨，在不同選區，也會是不同的。總的來說，建制派政黨的支持者「忠誠度」普遍比非建制派高。舉個例子，民建聯支持者中在大部份選區都只是約 15%，但公民黨則全都是在

25% 以上，這可能反映民建聯比公民黨有更穩固的樁腳。

假設策略選民在進行策略投票時，大體只會轉移至支持同陣營內的其他候選人，整合這幾點趨勢，我們就可推算策略選民對今屆的選舉結果，只要有好的統籌，應能發揮到相當大的作用。由於策略選民整體的比例會較以前高，而非建制派本身的支持者基數是最大，策略選民佔支持者的比例也是較高，且有最多參選名單，故非建制派的支持者最後會改變投票意向，能成功幫助同陣營內的邊緣名單當選的機會應較建制派為高。

選區	策略選民	建制派	中間	非建制派	未決定	總%	總人數（估計）
香港	佔所有選民 %	4.5	1.9	10.6	2.6	19.6	70,000
	佔策略選民 %	23.0	9.7	54.1	13.3	/	/
九西	佔所有選民 %	5.0	0.2	12.2	3.4	20.7	60,000
	佔策略選民 %	24.2	1.0	58.9	16.4	/	/
九東	佔所有選民 %	5.9	0.0	9.2	2.9	18.0	60,000
	佔策略選民 %	32.8	0.0	51.1	16.1	/	/
新西	佔所有選民 %	4.0	0.5	10.6	3.1	18.3	110,000
	佔策略選民 %	21.9	2.7	57.9	16.9	/	/
新東	佔所有選民 %	4.7	1.1	12.9	1.7	20.4	110,000
	佔策略選民 %	23.0	5.4	63.2	8.3	/	/
超區	佔所有選民 %	4.4	/	10.8	3.2	18.4	360,000
	佔策略選民 %	23.9	/	58.7	17.4	/	/


表一

政黨	策略選民佔支持者比例					
	港島	九西	九東	新西	新東	超區
民建聯	12.1	13.4	19.6	7.9/20.0	11.7/21.9	14.5/16.3
工聯會	23.6	/	23.5	6.1	26.3	15.2
新民黨	10.8	/	/	11.6	5.7	/
經民聯	/	19.9	/	/	/	/
自由黨（包括王維基、謝偉俊）	16.4	/	10.4	8.3	16.8	/
民主黨	47.7	20.6	24.8	37.0	44.9	25.2/35.3
公民黨	27.4	35.6	23.5	29.4	27.1	33.4
工黨	19.2	/	0	24.9	31.3	/
民協	/	16.4	/	15.1	/	30.5
街工	/	/	/	5.7	/	20.1
新民主同盟	/	/	/	29.7	32.9	33.1
社民連 / 人民力量	28.4	58.7	8.3	47.4	4.6/28.1	/
香港眾志 / 劉小麗 / 朱凱迪	66.8	34.1	/	25.9	/	/
青年新政 / 本民前	/	27.7	/	21.1	29.2	/
熱血公民	0	18.9	10.7	34.6	15.7	/

表二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7 月 19 日）

27

解構雷動計劃：班會旅行與賽馬貼士

質數人與戴耀廷

今屆立法會最終在醫委會改革方案爭議聲中閉幕，傳媒焦點馬上轉移到立法會的選舉提名。

上星期與一位不太留意政治的朋友提及今屆選戰，他說看新聞已經夠累了。香港經歷了雨傘運動、旺角魚蛋革命等大事件，立法會還是越來越荒謬。距離投票日還有一個多月，但他只感受到不同政黨密集式動用資源，作親民公關 SHOW，還有自家屋苑多了很多贈品，居然連掃把地拖都有贈送。他質疑自己的一票究竟有多大作用。他的想法和很多香港市民一樣，很難想像自己的選票有好大影響力。我嘗試跟他講解雷動計劃，發現他

不是很了解這個雞蛋挑戰高牆的策略。下文將透過兩個例子解釋一下雷動計劃的內涵。

假設中學生投票去班會旅行地點（豪華版）- 有四成人好鍾意返大陸旅行，六成人會鍾意去日本、台灣、韓國等地方，但最不想返大陸旅行。因為六成佔多數，想當然應該不會選擇到大陸。但是那四成人很齊心挑選好一個地點（例如：上海），然後又很團結地投票；剩下六成人投票前卻無溝通好，可能就兩成投日本，兩成台灣，兩成韓國。因為支持去上海的人數比其他選擇為多，結果班會旅行最後決定去上海親親祖國，想去日韓台就要等下一年班會再投票。回歸後的立法會選舉，好像每次班會旅行都選了上海，只不過下次投票就要多等五年。

OK，明白了班會旅行的比喻吧。但是要求六成學生集中投票一個地點，好像也不怎麼民主對吧？這是對雷動計劃蠻普遍的誤解。雷動計劃說實在也沒有這麼大能耐和資源操控投票傾向。以下用賽馬作另一個例子。

馬場初哥看上了三匹心水馬（代號：馬大哥、馬二哥、馬三妹），但是他只懂看外表，馬三妹最帥，就選了馬三妹。

馬場老手也同樣看上了三匹心水馬，不過他掌握更多賽事往績和勝負尤關的數據：馬大哥經驗豐富，但是爆發力近年不如以往；馬二哥經驗尚可，體力也在巔

峰狀態，有潛力；馬三妹外表吸引，但是經驗尚淺。老手最後選了馬二哥。

雷動計劃就是希望裝備馬場初哥掌握更多數據，最後他可能還是會選馬三妹，但是他起碼知道根據數據馬二哥的勝算較高。

自由選擇是民主選舉最美麗可貴之處。雷動計劃是一個民間發起的行動，沒有政黨可以主導，只要越多人參與分享投票傾向，就能夠更加準確推算每個候選人的勝算。希望到時候你投給心水的候選人前，不用再被「告急」呼聲弄到心緒不寧。投票前先看看雷動聲吶的勝算分析，投票更有把握！

（刊於香港 01 2016 年 07 月 25 日）

28

策略投票：兩原則、五部曲

「雷動」推動策略投票，但不少人都誤解了「雷動」的策略投票，以為「雷動」會向選民發出配票指示。這並非「雷動」所推動的策略投票，「雷動」推動的策略投有以下兩個原則：

第 1 原則：如果你清楚知道支持的候選人是誰，投票給他。

第 2 原則：如果你沒有特別支持的候選人，只希望非建制派能多拿一些議席，投票給勝算較高的非建制派候選人。

第 1 原則優先於第 2 原則。

從港大民研剛完成的民調顯示，即使非建制派的支持者有較多策略選民，還是有超過 65% 投票時是不會考慮候選人的勝算，只考慮候選人的政綱、過往記錄、所屬政治組織、或個人質素。 基於民主的原則，也基於

策略上的考慮，若一名選民清楚知道自己要支持的候選人是誰，「雷動」是鼓勵他們按自己的最佳意願投票。因此第 1 原則是優先原則。

但從港大民研的調查也看到，香港選民一直都有策略投票，「雷動」只是確認這事實。我們也不用著意去改變選民的意向，只是希望那些早就存在的策略選民，在考慮如何策略投票時，要充份掌握及考慮各候選人的勝算，才決定投票給哪一位非建制派候選人。策略投票要成功，就要在第 1 原則與第 2 原則間達到一個最好的平衡。

過去香港選民做策略投票，大都是所謂的「家庭配票」，一家幾名選民，也不一定考慮各候選名單的勝算，而只是把各成員的票分配給不同的名單就是了。「雷動」所要做的，是資訊更準確及更有組織的策略投票。

要更準確掌握各非建制派候選名單的勝算，就要有更多及更準確的資料。除了依據港大民研在選舉日前進行的最後階段隨機電話民調的結果外，我們還會採用其他科學的數據收集方法，去驗証及調較民調結果的準確度。

策略選民在選舉日前一天會收到有關的整合資料，就可看到哪一些非建制派候選名單已夠票可有餘票分給其他名單、哪一些名單沒有任何勝算是可放棄、及哪一

些是邊緣名單，只要策略選民能把票轉給他就有機會當選。

「雷動」不會指令策略選民把票投給哪一張名單，而是設立一個平台讓策略選民自行商討如何分配選票。已加入「雷動聲吶」的策略選民，會按所屬選區隨機地分配到一個策略選民群組，然後他們就可透過 Telegram 這手機通訊程式自行討論按所得到的資料可如何投票。他們要考慮以下兩個問題：

一、 如何令一些名單的票不會過多做成浪費，但又不要令這些穩勝名單最後變成不夠票而落選？

二、 若有多於一張邊緣名單，應按怎樣的比例去分配選票？

在經過一輪討論後，各策略選民的群組就可使用「雷動聲吶」所提供的決策功能，讓成員示明要把票投給哪張邊緣名單。

即使沒有加入「雷動聲吶」的策略選民，也會收到上述有關各候選名單勝算的公開資料。他們也可自行在慣用的手機程式，設立自己的策略選民群組，邀請他知道是同選區也是策略選民的朋友加入，並在群組中討論同樣的問題令大家能善用所有選票。這是過去「家庭配票」的智能擴大版，可稱為「小雷動」。如果以前的策略投票是「家庭山寨式」，那麼「雷動」使用「雷動

聲吶」進行的，就是「集團式」的策略投票，而「小雷動」就是「中小企式」的策略投票。

到了選舉日當天，策略選民向「雷動聲吶」匯報最後的投票意向。到了當天黃昏時，「雷動」會整合所收到的最後資料，向事前已確認為各區的「雷霆救兵」的選民，發放最後的資訊，由他們自行決定在最後的關鍵時刻，把票投給哪一張邊緣名單，目標是要令非建制派能奪取最多的議席。

以下是策略投票的五部曲：1. 加入：安裝 Telegram 和加入雷動聲吶 Votsonar。2. 邀請：邀請更多人也加入雷動聲吶。3. 群組：加入雷動聲吶下各分區的策略選民群組或自設策略選民群組。4. 討論：在選舉日前一天 (9 月 3 日) 按最新選舉資訊，與群組內其他策略選民商討如何投票。5. 匯報：在選舉日 (9 月 4 日) 投票後向雷動聲吶匯報。（被確認為「雷霆救兵」的策略選民，第 5 部是等候：在選舉日(9 月 4 日)，等候及參考整合了投票意向匯報結果的最後資訊，在最後兩小時投下關鍵一票。）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7 月 26 日）

29

立會選民轉軚實況解構 -七月篇

追數人

引言

立法會提名期已經開始，各候選人亦密鑼緊鼓地籌備選舉工程。為使泛民陣營能在立會獲得過半議席，早前戴耀廷教授發起雷動計劃，並以雷動聲吶(VotSonar)為平台收集選民意願。坊間之民意調查普遍不具有追蹤性，而雷動聲吶之優勢在於能追蹤使用者意向的同時保障其身份私隱。為使候選人更緊貼了解自己及其陣營的選情，雷動聲吶首次發表追蹤使用者意向的研究。

研究方法

雷動聲吶是一個以 Telegram 為平台的民調系統，是次研究採用其六月及七月民調的數據，並以參與者的 Telegram ID 作配對。

為使研究結果更易理解，本研究只在六月民調時每區選取支持率最高之三名候選人。本文探討了他們在兩次民調間支持率的變化，舊有支持者轉投其他陣營（轉軚）的比例，主要轉軚者的去向，以及他們在整體轉軚者中所佔的比率。此外，是次研究亦探討候選人在七月民調的支持者中主要的新票源。

研究結果

共有 3,189 名參與者參與六月及七月民調。當中各區支持率三甲如下。

九龍西：公民黨（毛孟靜）、青年新政（游蕙禎）、劉小麗

九龍東：人民力量（譚得志）、公民黨（譚文豪）、香港眾志（黎文洛）

香港島： 公民黨（陳淑莊）、王維基、香港眾志（羅冠聰）

新界西：公民黨（郭家麒）、朱凱迪、社民連/人民力量（黃浩銘/陳偉業）

新界東：人民力量（陳志全）、 公民黨（楊岳橋）、
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
超級區議會：公民黨、民主黨（涂謹申）、街工（梁耀忠）

各區轉軚率為：九龍西（35.6%）、九龍東（52.8%）、香港島（34.1%）、新界西（37.3%）、新界東（32.8%）、超級區議會（55.6%）

九龍西 (N=424)

	六月 支持度	七月支持度 （相對六月支持度改變）	七月轉軚 其他名單% （Δ支持度）	主要轉軚到的 對手名單 （佔轉軚%）	七月 主要新票源 （佔支持度）
公民黨 （毛孟靜）	25.9%	26.9% (+1.0%)	26.4% (-6.8%)	社民連 （吳文遠） (44.8%)	青年新政 （游蕙禎） (+7.0%)
青年新政 （游蕙禎）	19.6%	15.8% (-3.8%)	32.5% (-6.4%)	劉小麗 (37.0%)	公民黨 （毛孟靜） (+6.0%)
劉小麗	13.2%	17.7% (+4.5%)	25.0% (-3.3%)	社民連 （吳文遠） (42.9%)	青年新政 （游蕙禎） (+13.3%)

除游蕙禎，其他候選人在七月支持率稍升。改變取向的選民介乎二成多至三成，當中主要轉至吳文遠及劉小麗。44.8%曾經支持毛孟靜的選民轉投吳文遠，比率是為三者最多。在七月民調，有 13.3%支持劉小麗的選民曾在六月民調支持游蕙禎，比率為三者最高。

九龍東 (N=449)

	六月支持度	七月支持度（相對六月支持度改變）	七月轉軚其他名單%（Δ支持度）	主要轉軚到的對手名單（佔轉軚%）	七月主要新票源（佔支持度）
人民力量（譚得志）	10.9%	11.6% (+0.7%)	28.6% (-3.1%)	公民黨（譚文豪/梁家傑）(35.7%)	未決定/香港眾志（黎文洛）(+9.6%)
公民黨（譚文豪）	22.3%	31.2% (+8.9%)	18.0% (-4.0%)	未決定/香港眾志（黎文洛）(27.8%)	未決定 (+21.4%)
香港眾志（黎文洛）	22.7%	20.9% (-1.8%)	31.4% (-7.1%)	公民黨（譚文豪/梁家傑）(37.5%)	未決定 (+8.5%)

除黎文洛，其他候選人在七月支持率有所上升，當中譚文豪有將近 9%的升幅。改變取向的選民介乎不足兩成至三成，當中主要轉至譚文豪及梁家傑，或黎文洛。37.5%曾經支持黎文洛的選民轉投譚文豪及梁家傑，比率是為三者最多。在七月民調，有 21.4%支持譚文豪的選民曾在六月民調未有決定，比率為三者最高。

香港島 (N=695)

	六月支持度	七月支持度（相對六月支持度改變）	七月轉軚其他名單%（Δ支持度）	主要轉軚到的對手名單（佔轉軚%）	七月主要新票源（佔支持度）
公民黨（陳淑莊）	29.9	34.7 (+4.8%)	19.7% (-5.9%)	香港眾志（羅冠聰）(24.4%)	未決定 (+11.2%)
王維基	8.8	7.5 (-1.3%)	55.7% (-4.9%)	公民黨（陳淑莊）(41.2%)	未決定 (+17.3%)
香港眾志（羅冠聰）	14.1	16.1 (+2.0%)	25.5% (-3.6%)	公民黨（陳淑莊）(52.0%)	公民黨（陳淑莊）(+8.9%)

除王維基支持率微跌，其他候選人在七月支持率略升。改變取向的選民介乎不足兩成至超過五成，當中主要轉至羅冠聰及陳淑莊。52.0%曾經支持羅冠聰的選民轉投陳淑莊，比率是為三者最多。在七月民調，有 17.3%支持王維基的選民曾在六月民調未有決定，比率為三者最高。

新界西 (N=729)

	六月 支持度	七月支持度 （相對六月支持度改變）	七月轉軚 其他名單% （Δ支持度）	主要轉軚到的 對手名單 （佔轉軚%）	七月 主要新票源 （佔支持度）
公民黨 （郭家麒）	17.3%	20.9% (+3.6%)	24.6% (-4.3%)	朱凱迪 (28.8%)	未決定 (+11.8%)
朱凱迪	15.2%	16.9% (+1.7%)	20.7% (-3.2%)	公民黨 （郭家麒） (43.5%)	未決定/公民黨 （郭家麒） (+7.3%)
社民連/人民力量（黃浩銘/陳偉業）	18.5%	21.8% (+3.3%)	17.0% (-3.2%)	公民黨 （郭家麒） (39.1%)	未決定 (+11.9%)

三位候選人在七月支持率稍升。改變取向的選民介乎不足兩成至超過兩成多，當中主要轉至朱凱迪及郭家麒。43.5%曾經支持朱凱迪的選民轉投郭家麒，比率是為三者最多。在七月民調，有 11.9%支持黃浩銘及陳偉業的選民曾在六月民調未有決定，比率為三者最高。

新界東 (N=892)

	六月 支持度	七月支持度 （相對六月支持度改變）	七月轉軚 其他名單% （Δ支持度）	主要轉軚到的 對手名單 （佔轉軚%）	七月 主要新票源 （佔支持度）
人民力量 （陳志全）	10.8	11.9 (+1.1%)	19.8% (-2.1%)	社民連 （梁國雄） (57.9%)	未決定 (+6.6%)
公民黨 （楊岳橋）	30.4	28.9 (-1.5%)	27.7% (-8.4%)	社民連 （梁國雄） (21.3%)	未決定 (+6.6%)
本土民主前線 （梁天琦）	13.8	12.4 (-1.4%)	26.8% (-3.7%)	公民黨 （楊岳橋） (33.3%)	公民黨 （楊岳橋） (+6.3%)

除陳志全，其他候選人在七月支持率稍跌。改變取向的選民介乎不足兩成至接近三成，當中主要轉至梁國雄及楊岳橋。57.9%曾經支持陳志全的選民轉投梁國雄，比率是為三者最多。在七月民調，陳志全與楊岳橋均有6.6%的支持者曾在六月民調未有決定。

超區 (N=3189)

	六月 支持度	七月支持度 （相對六月支持度改變）	七月轉軚 其他名單% （Δ支持度）	主要轉軚到的對手名單 （佔轉軚%）	七月 主要新票源 （佔支持度）
公民黨	24.7	10.8 (-13.9%)	71.7% (-17.7%)	未決定 (27.5%)	未決定 (+15.0%)
民主黨 （涂謹申）	12.4	17.4 (+5.0%)	30.6% (-3.8%)	街工 （梁耀忠） (28.1%)	公民黨 (+23.8%)
街工 （梁耀忠）	14.0	19.6 (+5.6%)	29.9% (-4.2%)	民主黨 （涂謹申） (23.3%)	公民黨 (+18.1%)

除公民黨，其他候選人在七月支持率稍升。改變取向的選民介乎三成至七成，當中主要轉至梁耀忠及涂謹申。28.1%曾經支持涂謹申的選民轉投梁耀忠，比率是為三者最多。在七月民調，有 23.8%支持涂謹申的選民曾在六月民調曾支持公民黨，比率為三者最高。

總結

兩次民調期間，普遍候選人／陣營的支持率沒有明顯升／跌幅。約三成選民在七月民調時轉軚，而九龍東及超區選民轉軚率較高。在支持率較高的候選人中，轉軚的選民比率介乎兩至三成，但亦有一些特殊例子（如港島的王維基及超區的公民黨陣營）。當中亦偶有發現支持者互換的情況，如港島的陳淑萍及羅冠聰，並超區的涂謹申與梁耀忠。普遍候選人在七月民調時的新票源來至

之前未有決定的選民，需繼續觀察其意向會否在下月改變。當中亦有一些特別的觀察，例如劉小麗雖然有部份支持者流失至吳文遠，但同時獲得從游蕙禎而來的新票源，這或許能解釋其支持率的上升。另一方面，梁天琦雖然從楊岳橋獲得新的支持者，但同時有支持者轉投楊岳橋，或因此令支持率微跌。

是次研究亦有其限制。Telegram 並非覆蓋廣泛選民的平台，而且雷動計劃的參與者亦偏向支持泛民或本土陣營，故是次結果未必能代表全港市民之意向。然而，在策略選民的角度而言，是次結果將有助其在立法會選舉時的最終決定。、

（刊於雷動聲吶 Votsonar blog 2016 年 07 月 27 日）

30

策略投票助非建制派超區保3席

「雷動」推動策略投票，怎樣才能有效地增加非建制派候選人當選的機會，我以超區為例來解釋操作細節。

第一步是要掌握各候選名單的勝算。港大民研會在選舉日前一天（九月三日）會公布最後一輪民調結果顯示各候選名單的支持度。為方便解說，假設最後經整合的民調結果，與港大民研在提名期開始前公布的支持度（圖）是一樣。（我強調這只是用於解說，不是說他們最後的支持度。相信他們經過選舉期的工作，支持度是會有轉變的。）

要判斷候選名單的勝算，先要畫一條安全線，就是當選起碼要有的支持度。從 2012 年選舉看，最後一張當選名單得票是 14.4%，而五張勝出名單平均是

16.7%。今屆的安全線應不會相差太遠，支持度達 16% 的名單應可勝出。

跟著是分析對手，建制派三張名單若都要當選，總得票需 48%，現只得 36%，拿三席難度極高。民建聯李慧琼的支持度達 23.3%，應穩奪一席，但民建聯周浩鼎和工聯會王國興離安全線很遠。建制派手上可能還有不少隱性票（如老人院票），是民調結果不能反映出來的。但即使把這也計算，假設有 7% 隱性票，能取得建制派在全港平均的43%支持度，選票還是不夠三張名單分。

建制派支持者只有一成半是策略選民，有較少票可由穩勝名單轉到同陣營的另一張名單。李慧琼的 23.3%，因當中有 14.5% 是策略選民，故只會有 3.4% 轉到周浩鼎。周浩鼎有了這 3.4%，支持度達 10.3%，離安全線就較近。民建聯連自己黨友也未必夠票，更難幫助王國興了。如 7% 隱性票能完全由背後操盤者自由調動，把 6% 票分給周浩鼎，他應可夠票，但王國興的支持度就不會超過 5-6%。但若操盤者能把所有能操控的票平均分到三張名單，每張就有 14.3%，三張都勝出的機會就增加，難度雖高卻不能不防。

接著是分析非建制派的選票分布，六張名單總支持度雖達63%，但扣去建制派7%隱性票，就只餘57%，不過應還夠三張名單達安全線，問題是選票會否過於分

散。 如建制派能較平均地分配他們的 43%，非建制派就可能只取兩席。

民主黨涂謹申應可取一席，所有其他名單因未達安全線，都要靠同陣營名單內的策略選民來補充選票。非建制派支持者有較高比例策略選民，不同名單由 20% 至 35%。涂謹申的 31%，有四分一是策略選民，即有 7.8% 可轉給其他名單。得益最大的應是街工梁耀忠，因他本身也有 11.4% ，只要從其他名單拿到 4.6% 就夠票。新民主同盟關永業及民協何啟明得票過低，勝出機會近零。他們的支持者都有近 30% 策略選民，故非建制派會有 2% 從這兩張沒望的名單流向更有勝算的名單。

能有機會取第三席的是 6.1% 的公民黨陳琬琛或 5.1% 的民主黨鄺俊宇。他們需其他名單的策略選民幫助才有機會勝出，涂謹申有 3.2%（分給了梁耀忠後的餘數）和關永業及何啟明有 2%，可流向他們其中一人，但那還是不夠。不過不要忘記他們各自的支持者也有近三分一策略選民，若鄺俊宇的支持者中的策略選民走向陳琬琛，陳琬琛就會多 1.8%，得票達 13.1% 。反過來，如陳琬琛的支持者中的策略選民走向鄺俊宇，鄺俊宇就會多 2%，得票達 12.3%。 但無論是他們中哪一人，非建制派要取三席，兩人只能有一個留低。

從上述分析， 要策略投票成功，需以下安排，而「雷動聲吶」的作用就是去解決這些問題：

1. 要有更多選民明白策略投票的重要性，讓更多選票能由穩勝或沒望的名單走向邊緣名單 。
2. 策略選民收到的選舉資訊誤差不可太大，能準確掌握哪些是邊緣名單及離安全線大概有多少。
3. 要更好統籌策略選民，不然即使有足夠選票，分配不善還是達不到目標。若有多於一張邊緣名單，就必須有一個決策機制讓策略選民共同決定最後要救哪些名單。

建制派 **候選名單**	**支持** **%**	**策略選民** **%**	**非建制派** **候選名單**	**支持** **%**	**策略選民%**
民建聯李慧琼	23.3	14.5	民主黨涂謹申	31	25.2
民建聯周浩鼎	6.9	16.3	街工梁耀忠	11.4	20.1
工聯會王國興	3.8	15.2	公民黨陳琬琛	6.1	33.4
其他	1.9	17.0	民主黨鄺俊宇	5.1	35.3
/	/	/	新民主同盟關永業	3.5	33.1
/	/	/	民協何啟明	2.1	30.5
/	/	/	其他	3.8	23.9
總：	35.9	/	總：	63	/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8 月 02 日）

31

大衛打倒歌利亞給香港選民的啟示

正數人與戴耀廷

決戰的號角已經吹響了！大衛從口袋裡掏出幾顆石塊，靈巧地裝上投石帶，對準目標發射。歌利亞頭顱被擊中，應聲倒地。大衛立即衝上前殺掉歌利亞。

大衛打倒歌利亞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很多人都知道大衛勇敢，面對比自己高大、強壯的敵人，也能沉著應戰不退縮。但大家有沒有想過，大衛致勝的關鍵，除了他的勇氣，最重要還是他的作戰方法呢？巨人歌利亞孔武有力，作戰經驗豐富。勝負的關鍵，全靠那條投石帶。如果要近距離肉搏，大衛絕不是巨人的對手。

但大衛投石作遠程攻擊，一下子就把巨人擊倒。這個創新的作戰方法，震驚了當時所有人。

2016 年的立法會選舉，我們也需要大衛一般的智慧。面對建制派排山倒海的宣傳攻勢，牢不可破的鐵票，我們不能夠再用舊方法迎戰。經過多年操作，建制派的選舉機器已經運作純熟，加上龐大的資源作「蛇齋餅粽」，恰好就是巨人歌利亞。泛民選民如果想要贏，該要怎樣做？

既然我們支持民主的普通市民不能力敵建制派的選舉機器，那麼我們就只有智取一途。戴耀廷教授在七一遊行當日不停呼籲:「決戰 689(梁振英)，你有無武器呀？無你盞俾人扑啦！唔駛用磚頭既，我們用手機就可以決戰 689。」究竟手機怎樣決戰 689，怎樣決戰建制派選舉機器呢？

由一群 IT 人成立的公民數據，今年推出「雷動聲吶」程式。這程式藉著手機的 telegram 軟件，為 2016 立法會選舉建造「聲吶探測器」。這手機「聲吶探測器」為非建制選民探測民情，定時向用家收集和發佈立法會選舉戰況。運作詳情可參看附圖的「懶人包」和「雷動聲吶」官方網站。

有人或許會說，戴耀庭教授推動的雷動計劃，只對泛民主派和政黨舊人有利，這卻是偏見。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近公佈立法會選舉的選前民調，分析各候選人的支持度。個別激進派/本土派候選人的支持度偏低，

他們的支持者有點洩氣。但誠如坊間的評論指出，若用整個板塊來算，本土派和新進民主派的支持度合計起來，在多區也不止一成。綜合這些支持者的選票，隨時各區也能夠令本土新進民主派佔一席位。

可是目前各候選人各不相讓，支持者要如何得知，那個候選人勝算較高？應該怎樣動員家人和朋友一起全票支持理念相近的候選人？建制派的選舉機器，就會用站外調查、「掌心雷」、聯誼會電話簿等方式動員，配票確保建制派當選。鍾庭耀博士最近在一個研討會指出：「遠在十多二十年前，就懷疑某些人已經動用比港大民調二十倍以上的資源，去進行票站調查。」

面對建制派的選舉機器，我們就像一直掩著眼跟對手打仗。我們究竟要如何做？雖然我們沒有建制派的資源，但我們可以借科技的力量，年輕人的參與，令立法會非建制派過半，一起改變時局。建制派動員配票實有違民主精神。但策略投票在外國的民主國家卻有很多成功例子。策略投票的精髓，就是要集中選票給較有勝算的候選人，令最不喜歡的候選人落選。打個比喻，就像在眾多蘋果之中，選較有勝算的一個，目的是阻止建制派的爛橙當選。較有勝算的蘋果，未必是最好味的蘋果，但起碼它是一個蘋果，而不是一個爛橙。本土派板塊候選人各自為政，各自的支持度也不夠高。如果不集中選票給較有勝選的一位，建制派爛橙就會漁人得利，繼續佔據立法會要職。傳統泛民有穩固的支持者，面對

建制派對手很有經驗。本土派相對而言，支持者分散，更需要策略投票的動員。雖然策略投票的結果未必是最喜歡的蘋果，但起碼選出的是一個蘋果，而不是不能接受的爛橙。

梁振英政府長期倒行逆施，遠的如港大副校任命風波，林榮基銅鑼灣書店事件，近的如廉署高層李寶蘭罷官，香港人已經受夠了。我們要搶佔每寸陣地，用更機動更科學的方式動員，令建制派一敗塗地。雷動計劃和雷動聲吶，就是應運而生的產物。各位支持民主、支持香港核心價值的朋友，請踴躍參與，讓我們一齊創造奇蹟！

（刊於香港 01 2016 年 08 月 02 日）

32

與其杯葛、不如勁選

梁天琦最終還是被拒參選，看來北京官員顆拍梁振英政權，為了令港獨派不能參選立法會，可採用任何方法，甚至犧牲中立的公務員制度及扭曲香港的法律。

在過去所有的選舉，選舉主任的角色只在於行政上審核各候選人是否符合法律上及程序上的各種安排，從不會就候選人的政治主場進行事先的政治審查。今次在中央、特區政府高層及選管會多方位策劃下，一個小小政務官，若還想有機會升級，又怎頂得著這滔天巨壓，只能用不是邏輯的邏輯，竟用「讀心術」來解釋自己為何拒絕確認提名為有效。

在北京官員說了發表港獨言論就是不擁護《基本法》，香港的各級官員就即時跟著指令去做，足証「一國兩制」已蕩然無全了，還談甚麼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最恐怖的人治並不是無法無天，而是當權者任意扭曲法

律條文去維護其政治利益。披上了一層法律外衣的人治，在人不察覺下能殺人於無形，之後還可大放厥詞說是維護法治。不幸地，這種最恐怖的人治看來已在香港出現了。

現在已不是要否支持港獨的問題，因當權者可以用港獨為由去進行政治篩選，以後就可用任何其他理由去做同樣的政治篩選。借用納稅德國時候馬田牧師的名言：「首先他們不讓港獨派參選，我沒有出聲反對，因我不是港獨派。跟著他們不讓自決派參選，我也沒有出聲反對，因我不是自決派。 之後他們不讓激進派參選，我亦沒有出聲反對，因我不是激進派。 最後他們不讓我參選，因我不是「愛國愛港」派，但我發現再沒有其他人可以為我發聲了。 」

有了「選舉主任」這重要機制，只要確保他們能「忠誠」地執行任務，人大常委會大可撤回「831決定」，甚至任由港人公民提名特首候選人，只要選舉主任行使「酌情權」，因北京官員早已說了《基本法》規定特首要「愛國愛港」，將來選舉主任一樣可以根據一個人過去的言行，說他「並沒有証明自己已經是愛國愛港」，然後作出以下結論：「我認為我不能信納此名特首候選人真正改變了他過去的主張及真正是愛國愛港」，而拒絕確認那人為特首候選人。「選舉主任」可以達到「831決定」的相同篩選效果，但非建制派卻難以用立法會三分一的否決權阻撓得到香港實現「中國特色的普

選」。若是如此，「選舉主任」對實現《白皮書》式的「一國兩制」會是功不可沒！但香港的法治、民主與自主俱休矣！

更甚者，今次其實是一次「選舉23條」。北京政府在第一步先不容持港獨言論的人參選立法會，預示著真正的23條在下一步也快要來到。惟有非建制派在九月四日的選舉搶佔得到立法會一半議席以上，才有望阻止23條惡法臨到。

面對如此惡劣的情況，有人認為選民應該杯葛今次選舉，不要賦予此不公平的選舉任何認受性。但請大家不要那麼天真！你杯葛選舉，但選舉不會停止，仍會繼續進行。建制派杯葛選舉，就只會給建制派拿走所有議席，完全控制議會。你想低投票率和高白票率，無恥的當權者就不會利用由建制派完全掌控的立法會為所慾為嗎？那時候23條必來！假普選也必來！

因此，我們不能放棄今次選舉，即使選舉是那麼不公平。既然當權者要篩選議會的候選人，我們就反要在今次選舉，用盡一切方法令他們的奸計不能得逞，用選票把議會搶過來，讓能真正代表港人的聲音控制立法會一半議席以上，要與這種破壞香港法治、民主與自主的行為誓不兩立。

與其寄望於虛無飄渺的選舉認受性，不如搶奪實實在在的議席！面對現在嚴峻局面，街頭的路障與體制內的路障都要設起來，去抵擋當權者，去守護香港！我

們既要街頭行動，也不能放棄所有體制內的任何資源，兩者並不排斥，更是相輔相成。

香港正處危急存亡之秋，仍然擁抱香港核心價值的香港人，必須在九月四日出來投票，策略地投票，令非建制派能搶得更多議席，踢走幫兇建制派！我也希望所有非建制派的候選人，無論是泛民還是本土、温和還是激進，都能放棄成見，與選民一齊好好部署策略，守護香港的最後防線。街頭見！票站見！

（刊於信報 2016 年 08 月 06 日）

33

票不單要投，更要策略地投！

特區政府進行政治篩選，令今屆立法會選舉選情變得更複雜。有人認為應杯葛選舉，但以香港現行選舉制度，少一票給非建制派名單，或多一張廢票、白票，實質上是建制派多了一票。正因局勢惡劣，我們更加要踴躍投票，用選票向北京政府及梁振英政權說「不」！

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在多個選區因名單過多，非建制派總得票率雖高於建制派，但很大可能因選票過於分散，出現票多席少的情況。現在唯一寄望選民能發揮策略投票的作用，力挽狂瀾於既倒。有些選民問，那怎樣去策略投票？

今屆選情比以前更惡劣，故過去那種家庭配票的模式已不能產生足夠的策略投票效果。今屆策略投票必須有更準確資訊、更完備分析、及更緊密組織。由於每

個選區的選情有很大分別，非建制派名單的選票分布有不同模式，故策略選民要做的也會不同。

要做策略投票，第一步是確定安全線，就是一張候選名單的支持度百分比要達到多少才可穩勝，這取決於議席數目與候選名單數目。因各名單都希望得益於「最大餘額」，故安全線的百分比會低於比例代表制理論上所需的百分比。若選區議席數目是九席，安全線會是8-9%；六席是13-14%；五席是15-16%。有了安全線就可判定哪一張名單是穩勝，哪些是沒希望，及哪些是邊緣。

第二步要掌握各名單的策略選民比例，非建制派名單的支持者平均大約有四分一是策略選民。策略選民會因名單的勝算而決定最後投票取向，故即使支持度都超過安全線的名單，也不能一概而論。舉個例子，若安全線是 12%，一張非建制派名單的支持度要超過 16%才算真的穩勝，因要扣除當中可能會在最後轉投給其他名單的 4%策略選民。這可稱為「穩勝名單」。若名單支持度的四分三還未達安全線，這名單不算真的穩勝，仍需一定數量策略選民繼續投票給他，才確保不會由贏變輸，也是說最後仍要策略選民「補飛」給他，這可稱為「穩中有險名單」。

第三步是決定這個選區非建制派最大可能取得的議席數目。按得票比例，非建制派在一個九個議席的選區應可取五至六席；六席選區是三至四席；五席選區是

二至三席。但還要因應選票被打散的程度，才能決定最後希望爭取得到的議席數目。

第四步是處理沒有希望的名單。若一張名單的支持度到了最後階段連安全線一半也達不到，能最終勝出的機會是近乎零。這可稱為「沒希望名單」。如果這些名單的候選人能主動向他們的支持者表示棄選，讓支持者轉投給其他較有機會的名單，那能令浪費選票的比例減至最低。當然這要取決於候選人是否有此大局視野，但策略選民還是清楚要忍痛捨棄他們。

第五步是要判定邊緣名單的情況，邊緣名單就是那些未達安全線的名單，但如果「穩勝名單」和「沒希望名單」的策略選民能轉過來的話，他們就夠票達安全線。但邊緣名單也有分別，尤其是選區內有多於一張處邊緣位置的名單。有些離安全線可能只是二至三個百分比，能勝出的機會應較大；有些則距離較遠，故得勝機會相對上小一些。前者可稱為「強邊緣名單」，後者可稱為「弱邊緣名單」。

總結上述，策略選民首先不用理會「穩勝名單」及「沒希望名單」。在大部分選區，「穩勝名單」很可能只有一張甚至沒有，「沒希望名單」就必有數張。跟著就是如何在「穩中有險名單」、「強邊緣名單」及「弱邊緣名單」間分配策略選民。在大部份選區，「穩中有險名單」也不會太多，只有一至兩張，「強邊緣名單」也是一樣。分配策略選民應跟從以下優先序：1.

「穩中有險名單」、2. 「強邊緣名單」、3.「弱邊緣名單」。這會做，浪費票會最少及贏得最多議席的機會是最大。跟著是因應各名單與安全線相差的距離，去決定策略選民的分配比例。如何分配是由策略選民共同決定。

由於「弱邊緣名單」在一些選區可能有多於兩張，甚至四至五張，其實都要「救」他們，會是極之困難。因此，到了最後，可能只可二選一、三選二、或四、五選三，這也是由策略選民自行決定。「雷動」的「雷動聲吶」會提供一個資訊、商討、決策及匯報平台，幫助策略選民能一同做出這最後決定。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8 月 09 日）

34

非建制咎由自取　選民力挽狂瀾

港大民研的滾動民調，的確是觸目驚心，暴露了未能在參選階段做好協調的惡果。一早預見的現像很可能出現，候選名單過多，選票未能集中，最後是非建制派票多席少。非建制派的總得票率仍是遠超建制派，在各區差距都在 10% 或以上。在真正的民主選舉，這已足令非建制派大勝，但在香港的畸形制度下，雖叫比例代表制，議席分配卻是反比例。但也不能完全怪罪制度，因大家其實早知制度是這樣，只要做好參選協調，也並非不能利用制度去反制。但非建制派的各政治團體，最後不願在參選上做協調、攪初選，故出現現在的危機，只可說是疚由自取。不幸地，非建制派選民，卻可能因政治團體的錯誤決定，白白浪費手上選票。

到此局面，實讓人沮喪。但我相信策略選民，若能協調得好，還是可力挽狂瀾於既倒，「雷動」也是為

此而不斷努力。不過，有人看到「雷動」現所能招聚的策略選民只有萬多人，分到各區就只數千人，與目標數目起碼每區一萬，相差很遠，覺得成事機會很低。我也承認，招募策略選民的工作並不順利，但公民聯合行動的十八個團體已非常努力，差不多每天都有街站，還在報章上刊登廣告，但選民的反應仍是比想像中慢和少。

可能大部分選民在選舉日前都不會費心去想選舉的事，故希望到了最後階段，參與「雷動聲吶」的人會增加。不過，從過去「佔中」的經驗看，港人是不習慣在事前承諾支持一項社會行動的，當年簽署《意向書》的人，也只是數千，但到了佔領爆發時，卻是成千上萬。港人到了有需要時，還是會走出來的。

到了選舉日前一天，「雷動」會依據港大民研最新的民調結果，再整合從「雷動聲吶」所收集的數據作調整，發布各區各參選名單支持度的推算表。由於現在港大民研的滾動民調，每區樣本仍是很少，誤差率仍是很大，但到了九月三日，每區的累積樣本，在一個約十天的時段內，有近一千個，誤差會大幅減低。加上「雷動聲吶」的數據調整，應能把固網電話隨機民調的誤差進一步減低。

依據這些資料，「雷動」會向已參與「雷動聲吶」的策略選民發出投票的參考指引。指引不會指示策略選民投票給那名候選人，但會分析選情，指出哪些非建制派候選人是穩勝，哪些是沒希望，及哪些處邊緣位置。

指引是透過「雷動聲吶」內各選區的私人群組發放，並不公開。因應各區的選情，各選區的群組在進行討論後，再議決應如何分配選票，如最後決定 20% 策略選民投票給 A 名單、80% 給 B 名單。然後各策略選民就按這決定向系統表示會負責把自己的一票投給哪張名單。

這指引及分配選票的決定是在手機程式內的私人群組中進行，因不向公眾發布，故不構成選舉廣告。選舉規則也不禁止群組的成員把相關資料透過私人訊息通知其他未參與「雷動聲吶」的選民。「雷動聲吶」一定不會向公眾發放這些策略投票的訊息，但相信不少有心的策略選民，雖沒加入「雷動聲吶」，還是有方法掌握在各區策略投票的方向。這就是策略投票的漣漪效應。我們以參與了「雷動聲吶」的策略選民為基礎，用符合選舉規則的方法，把策略投票的作用放大，望能左右最後的選舉結果。當然，依靠漣漪效應，必會出現很多難以預見的變數，但這也是在這階段能想到的最好方法。從其他地方策略投票的經驗看，漣漪效應是必會出現，也能發揮相當大果效。

若是經過一切努力，最終還是未能扭轉局面，也只能說是非戰之罪，因開局實在太差，參選名單太多，選票太分散，策略選民數目不夠。我們只能寄望用未來四年時間，重新部署，望在 2020 年的選舉，非建制派的政治團體能吸取教訓，明白不能只顧本身利益而妄顧整個陣營及香港整體民主發展的利益，願意把協調及初

選制度化。公民社會也可利用時間建構起更有效的策略選民平台與網絡，以迎接下一場大戰。但我還是相信奇蹟是會在今屆發生的。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8 月 16 日）

35

民意調查和天氣預測

正數人與戴耀廷

天有不測之風雲。自古以來，準確預測天氣都是人類努力不懈的目標。以目前的科技，要準確預測幾小時後的狀況，已經不容易。如果要預測幾天之後的狀況，誤差會更大，各地天文台的預測也時有分歧。

近日有很多聲音，質疑港大民調的可信性，擔心民調結果會影響選情。民意調查和天氣預測有甚麼關係？

選舉的不確定性是民主選舉的基石

首先，民主選舉事前不可能預知確實結果。目前的民主選舉，選民都是投暗票，投票過程都要保密。只

有等到所有人投完票，打開票箱點算之後，才能得知民意的真正取向。無論民調設計有多科學，樣本數目有多大，事前的民調結果也不可能完全準確。

保密投票，縱使會為民主選舉帶來不確定性，但這是民主選舉的基石。只有像北韓那種國家，才會選前就能得知結果，根本不需要民調。遠的不說，近如今年的英國脫歐公投，即使事前多方民意調查都顯示，英國脫歐機會不大。但最終結果還是嚇了所有人一跳，令環球股市震盪了好幾天。

以目前的科技，天氣預報也不能夠 100%絕對準確。何況是人心難測的選舉？既然天氣預報不能夠100%準確，為什麼我們還要看天文台的天氣預報？雖然預測不是全部準確，但天文台的預測還是有提示作用。雖然不確定那個小時下雨，雨量會是多少，但市民大眾知道當天會下雨，知道當天會是陰天，我們就能夠帶把雨傘出門，適當調整日程，以免混身濕透。天氣預測能夠幫市民大眾早作準備，更好面對未來。

民意調查也是這樣的一回事。選前民意調查並不能夠 100%得知選舉結果。但民調卻能夠告訴大家，市民的普遍取向如何。選民最後怎樣投票，完全是選民的自由決定。正如明知明天會下大雨，市民都要堅持做戶外活動，天文台怎樣也阻止不了。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這是自由的可貴，民主選舉的可貴。

離選舉日越近，預測越準確

港大民意調查，就像香港的天文台，定時發佈選前的風向轉變。離選舉日越遠，民心未定，誤差必然較大。待選舉日臨近，預測自然趨向準確，就如天文台預測風暴路徑一樣。如果因為誤差而不相信天文台，改為信漁民的土法觀天。或許土法觀天偶然會中寶，但有科學不信，改為只相信舊土法，現代社會不應這樣愚昧。

每種民意調查的方式，都有它的限制。港大民意調查當然也不能倖免。港大民調以家居電話住戶為對象，這方法過去行之有效。近年市民大都轉用手提電話，家居電話調查的限制越來越大。所以今年公民數據特別推出「雷動聲吶」，收集手機用戶尤其是年輕人的意向。期望以不同的接觸面收集更多選民意向，以補充單一民調的限制，透過整合，梳理出視野更闊並有意義的資訊。公民數據會利用港大民調的開放數據，加上雷動聲吶的資料，定期在網上公佈選情預測。再進一步，公民數據希望透過資訊的發放，引起更廣泛的討論，集合群眾智慧，不但預測民意走向，更是推動政制往大眾意願發展的動力。

目前估計選民中有兩成人願意做策略選民，效果難以預料。保守估計，策略選民只能夠幫助有足夠實力的告急名單一把，而不足以令一條 0%支持度的名單獲勝。

所以如果你對民意調查沒信心，請繼續支持你心儀的候選人，並呼籲其他人一起支持。

如果你相信民調，請努力反映你的取態。雷動聲吶是告訴其他人你的取態的最佳辦法。

策略選民，是本土派、激進派、傳統泛民主派，以及所有非建制派的同路人。與其質疑民調，不如呼籲更多人踴躍投票，一齊以實力扳倒建制派。

策略投票，寸土必爭！

（刊於香港 01 2016 年 08 月 23 日）

36

策略投票，還是自求多福？

公民數據 – Angus

雷動計劃=策略投票運動

雷動計劃，說穿了就是一個全港性的策略投票運動。策略投票的意思是，投票者會本著「票值最大化」的想法去投票，將票投給最需要他一票的候選人，令投票者的陣營可以得到最多的議席。議會是表決議案的場合，不能單打獨鬥，想要自己的政治理想更有效地在議會中落實，就一定要有更多與自己立場相近的候選人當選可行。所以，策略地投票令最多非建制陣營的候選人當選，就是在香港這個爛議會選舉制度下，最理性的投票選擇。

要達到「票值最大化」這個目的，策略選民需要幾件武器：

1. 愈準愈好的**選舉預測**
2. 客觀有效，認受性高的**選舉分析**
3. 有效的**傳訊工具**，令策略選民可以互通訊息
4. 一個令所有策略選民都可以切實執行，週詳的**行動計劃**

雷動計劃已經為所有策略選民準備好上述武器，任君使用。

選舉預測怎樣做？

策略選民所需的選舉預測資訊，是由其中一個雷動計劃參與團體「公民數據」負責。公民數據負責做三件事：

- 建立民意收集和聯繫的通訊平台**《雷動聲吶》**
- 推動和**建立更多的數據來源**，如推動選情市場，推動學術機構開放原始民調數據，組織近百名義工執行街頭民調工作等

- 數據分析，將港大民研的數據，街頭民調和雷動聲吶，按適當的統計方法製作成有價值的**「合併民調報告」**

「合併民調報告」揉合了不同的數據，令它有條件比單以任何一組數據製成的報告有更好的預測能力。但這是怎樣做到的呢？方法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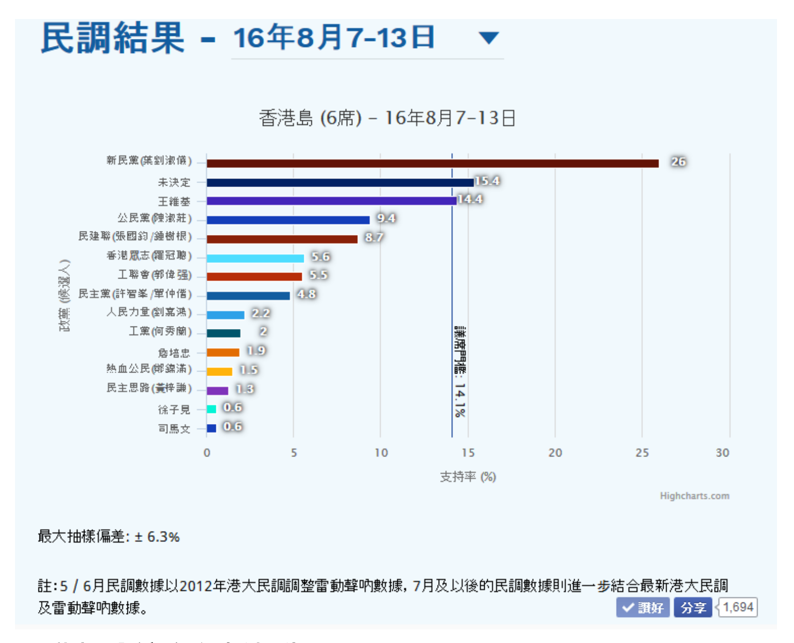
1. 先將每個名單劃分進數個組別，不同組別代表票源是來自由「本土」到「保皇」政治光譜的選民。
2. 將雷動聲吶的數據和港大民研的數據做比較，得出雷動聲吶參與者和港大民研的參與者在政治光譜的差異。由於大家都是來自香港選民人口，所以如果出現偏差，政治光譜偏差應較多發生在取樣較不符合隨機要求的雷動聲吶數據。我們就按照這個方法，為雷動聲吶數據進行加權調整。
3. 我們會將數據分開六個選區來做比較。分組比較後，我們就可以知道雷動聲吶參與者相比港大民調數據，傾向非建制光譜的情況大概是怎樣，然後我們就可以按比例，逐個調低雷動聲吶支持非建制的樣本的加權。
4. 把雷動聲吶數據調整後，我們就會用下列方法將港大民調數據與調整後的雷動聲吶數據進行合併：

    - 由於雷動聲吶中只有少數親建制立場的參加者，

所以支持者來自親建制候選人的得票數全數以港大民調結果作計算。

• 至於支持度來自非建制立場參加者的候選人，其在雷動聲吶中的數據將以港大民調結果，用「最小均方差估計」（MMSE）的方式合併。（「最小均方差估計」為一種通用的統計方法，用最淺白概括的解釋，即是以樣本數增多，就適當提高加權值的一種方法。）

那我們就得到一個集合了各組數據的合併報告，成為比單看來自一組數據的選舉預測有效反映出來了。



<u>雷動聲吶綜合分析報告</u>

數據偏差怎麼辦？

雷動聲吶的數據存在偏差，這時我們預計之內的事。其實任何現實世界收集的數據都有偏差，分別只是大小的問題。但有偏差的數據（biased data）不並是純綷的噪音（random noise），更不代表當中就沒有資訊內容（information）。只要我們能進行適當的數據勘探（data mining），我們仍能從中抽取資訊，令選舉預測更加準確。

我們是這樣處理和減少數據偏差帶來的不利影響：

1. 上文已經解釋過，我們藉分析雷動聲吶參與者的政治傾向來與港大民研數據來比對，處理了雷動聲吶數據的部分偏差
2. 除此之外，我們將會在下週推出的第三份報告中，開始引入街頭民調的數據，進一步改善偏差。
3. 因為雷動聲吶系統容許我們追蹤每個參與者每次的投票變化，所以我們還會引入一些條件來為數據的可靠度做加權分析。用淺白的語言說，如果個別樣本的投票傾向在歷次民調中更改激烈，或者剛剛才加入雷動聲吶，那我們用統計方法便會減少他們的比重；相反，如果某樣本在歷次投票

的光譜相近，我們就相應增加這樣本的比重，餘此類推。這套方法也會在第三份報告開始引入。

有關雷動聲吶受到有組織的影響，上我們亦一早預料到，並且已經有對策。我們在數月前撰寫的常見問題中，是這樣說的：

Q：如何防止參與者提供假資料影響數據分析？
A：首先，任何民調基本上都沒法阻止參與者提供假資訊。可是，從港大民調一向的紀錄，證明參與者提供假資訊對民調準確度的影響並不嚴重。

另外，雷動聲吶利用 Telegram 的設計，綁定每個電話號碼的戶口只能投票一次。這大大減輕了重覆投票問題，也增加了擾亂者的運作成本。

但如果真的有人或組織發起向雷動聲吶發放假消息的話，因為雷動聲吶的樣本基數大（目標為十萬個以上），他們也要動員相當人數和應（千人或以上）才足夠破壞數據準確度。一個動員那麼多人的行動，在消息流通的時間和強度，和滾動調查中的蛛絲馬跡，我們就可用統計技巧找出擾亂的出現和其程度，然後藉追查分佈來以減除干擾，並調整誤差值。

雷動聲吶常見問題

所以，**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覺的惡意擾亂並不容易，總會有跡可尋。一旦是有跡可尋，就不難以數據分析的方法去解決**。就舉日前網上有人發起一起票投九龍西某候選人的事件為例子，因為參加者都只是響應網上動員而非真誠支持該候選人，所以在數據處理時我們會消除這些干擾。而事實上，我們亦在很短時間內就已經找出那大約一千位企圖擾亂數據的樣本，並會於未來的合併報告中減輕加權或排除。**有趣的是，或者是媒體的流傳，干擾事件後，我們反而額外增加了千多位朋友（不計干擾者）參與民調**。長遠來看，干擾者的行為或許反而幫助了系統改善數據質素。

當然，我們還有一些備用方案，去處理更細緻的擾亂，有需要時我們亦會使用。

（刊於獨立媒體 2016 年 08 月 24 日）

37

民調可靠嗎？

公民數據 – Angus

撮要：選舉民調就從來都有誤差，但其實我們每天都利用很多未必是百份百準確的資訊去做決定，而人類就是能靠這些資訊，做出靠譜的決定。但民調是一連串的紀錄，它告訴你一個趨勢，令人對選情有個梗概。民調是會隨時間愈接近選舉而變得愈趨準確的，加上運用科學方法讓不同的數據來源互相修正，做出更準確的「合併報告」，我們就能從紛亂的數據中，理出個梗概來。

前言

　　「民調可靠嗎?」從來是選舉分析者永恆地要面對的問題。除非是如北韓那種不用選都知道誰會贏的地方之外，選舉民調就從來都有誤差。事實上，有分析更指出，不單止民調誤差必然存在，而且如果一個地方的民調上屆很準確的話，來屆那地方的民調就多數會不準確。（很奇怪吧！）

沒有神準的資訊，人類依舊能做靠譜的決定

　　那麼，為何我們還要看民調呢？那我就要問：我們看不看天氣報告和風暴消息？看不看財經評論？再進一步，我們坐的士前，會不會叫司機證明自己未來一小時的旅程不會撞車才願意上車？

其實，其實，我們每天都利用來自各方面有用的資訊去作出明智的決定，即使這些資訊當中絕大部分都未必可以預先證實是準確無誤的。民調其實都一樣，它不是水晶球，今天就能告訴你十二日後三百七十萬人的選擇；但民調是一連串的紀錄，它告訴你一個趨勢，雖然那個趨勢可以波動很大很大，但有時候它也是可以有跡可尋的。而且民調是會隨時間愈接近選舉而變得愈趨準確的，所以，它是有參考價值的，只是看的時候，不要天真地覺得「這就是選舉結果」就可以了。

「合併」的威力

另外，如果坊間同時有很多不同的民調，都指向某些結果，我們就可以相信那個結果是較大機會發生。但要普通人能一眼就看出數個或更多民調共同描繪出的形勢，是很困難的，這時候就是統計分析發揮功效的地方了。憑著各有千秋的統計工具，如較通用的線性迴歸分析（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或較新穎精密的隨機森林（Random forest），我們就能從紛亂的數據中，理出個梗概來。而雷動計劃的技術團隊，正正就是在努力做這件事：利用統計工具將幾個獨立及以不同方式進行的民調之結果進行合併分析，便能減少各自可能出現的偏差和不足的數據，從而得出一個比個別民調更準確的綜合分析報告。這不單是數學上可能，而且在技術上也已經開始成熟，因為在前沿的資訊科技世界中不少具預測能力的數學模型和程式，都是以這個基礎開發出來的。

建制怎樣看數據？

最後，講了那麼多，我們應看看我們的建制派：他們每次究竟投放多少資源去做民調和票站調查呢？按鍾庭耀的講法，規模大約是港大民調的二十倍。其實，若民調是沒有用的，他們犯不著這麼費勁去做民調吧。

除了基於個人觀察和對世局的認知，選民亦需要一個客觀獨立的數據分析以作參考減少個人主觀的偏見，然後聰明、合理地決定投出有價值的一票。我認為，這就是民調對選民的價值了。

（刊於獨立媒體 2016 年 08 月 25 日）

38

投票率高低定勝負

非建制派的策略投票能否成功，取決於：(1) 有足夠數量的非建制派選民參與策略投票、(2) 選票能很到位地去到邊緣的非建制派名單、(3) 非建制派相對於建制派的得票比例夠高。

不同研究都顯示，會參與策略投票的選民都不會是多數，頂多是整體投票選民的 15-20%。不同陣營的候選人，他們支持者中策略選民的比例亦是不同，非建制派普遍是比建制派高。非建制派可能有 25-30% 的支持者是會策略投票的，但建制派則可能只有 10-15% 的支持者是會策略投票的。

投票率高低除了決定非建制派會有多少選民參與策略投票外，也會影響非建制派與建制派之間的得票比。從過去的經驗看，投票率越高，非建制派相對於建制派

的得票比會越高。以 2012 年那屆立法會選舉為例，投票率是 53.05%，非建制派與建制派的得票比是 57%對 43%。如果投票率能高一些，甚至達到60%，非建制派與建制派的得票比是有可能去到 60% 對 40%。

為何投票率越高，非建制派的得票比會越高呢？從過去的經驗看，若之前一屆沒有投票的人或從未試過投票的人，這一屆決定走出來投票，他們通常較傾向支持非建制派名單，因而會改變非建制派與建制派的得票比。得票比的意義又在那裏呢？非建制派相對於建制派的得票比越高，也就是意味著建制派名單可以用來分的票就越少，非建制派名單能一起分的票就越多。這樣，策略選民就有較大空間把選票分配得宜，即使有多張邊緣名單，也能取得足夠選票險勝建制派名單，取超過按比例應得的議席。

2004 年的立法會選舉是在 2003 年「七一大遊行」五十萬人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後舉行，投票率是這麼多屆以來是最高的，達 55.64%。2016 年的立法會選舉是在比「七一大遊行」政治影響深遠得多的「雨傘七十九天佔領」之後舉行，估計投票率亦會很高，問題只是會否超過 2004 年的記錄，甚至可達到 60%。 2015 年區議會的投票率比上一屆多了 5%，政治上重要得多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率比上一屆多起碼 5%是合理的推算，那已是 58%了。

投票率能否破記錄，從選舉日當天早上五小時的投票情況就可以大概知道。從過去幾屆的經驗看，首五個小時（上午七時半至正午十二時半）的累積投票率，比第二個五小時（正午十二時半至下午五時半）及第三個五小時（下午五時半至晚上十時半）都是較低，而第三個五小時又會比第二個五小時的累積投票率略高（見下表）。如果首五小時的累積投票率已能達到 17-18%，跟著第二個五小時及第三個五小時的累積投票率就可能達到 20%或以上，總投票率就有可能達六成甚至以上。

策略選民可先觀察投票率的走勢，如在首五個小時，即到了正午十二時半，投票率能達到 17-18%，他們就可以考慮採取更進取的策略了。若投投票率在首五小時是在 16%以下，他們就應採取較保守的策略了。

投票率	1998	2000	2004	2008	2012	2016
首 五小時	15.33%	14.48%	16.39%	11.76%	15.14%	17-18%?
第二個 五小時	18.92%	16.11%	19.48%	15.02%	17.05%	20-21%?
第三個 五小時	19.04%	16.42%	19.77%	18.42%	20.14%	20-21%?
總 投票率	53.29%	47.01%	55.64%	45.20%	53.05%	60%?
登記選 民總數	2,795,371	3,055,378	3,207,227	3,372,007	3,466,201	3,779,085
總投票 人數	1,489,653	1,331,080	1,784,406	1,524,249	1,838,722	2,267,000?

（刊於信報 2016 年 08 月 27 日）

39

給策略選民的建議

臨近選舉，不少非建制派選民開始認真考慮如何好好地用他們手中的選票。他們實在不想見到非建制派票多席少這樣的事情發生，但又不知可以怎樣做。雖然這結局越來越真實，但仍不是沒可能扭轉局面的。

只要今年選舉的投票率能打破 2004 年 55%的記錄，甚至達到六成，及有更多非建制派參與策略投票，那仍是有機會的。按民調顯示，會投票給非建制派名單的選民，平均有四分一是會考慮候選人勝算而決定最終投票給哪一候選人的，這些就是策略選民。最理想是非建制派名單的策略選民能達三分一。

那些準備投票給一些穩勝或完全沒有機會勝出的候選人的策略選民，若都能轉而投給邊緣的名單，只要總體人數夠多及能平均地分到給多張邊緣名單，那就有

可能力攔狂瀾。為了幫助策略選民做更好的決定，以下是給他們的一些建議。

首先，他們需要一些參考線。「安全線」：計算了建制派在某選區的總得票比例、建制派有力取得議席的名單數目、建制派選票在各名單分布比例，就能得出建制派最後一張有機會取得議席的名單的支持度。這支持度就是「安全線」，如非建制派的名單能取得此以上的支持度，勝算會較高。

「贏硬線」：考慮到非建制派名單平均有四分一支持者是會考慮勝算投票的，若這些策略選民轉投給其他非建制派名單，名單必須超過了此支持度，才不會由贏變輸。「贏硬線」是「安全線」加上數個百份比。

「入圍線」：計算了民調可能有的誤差，及有可能從其他非建制派名單支持者轉至支持的比例，若不能超過此支持度，這名單就沒有機會取勝。「入圍線」大概是「安全線」的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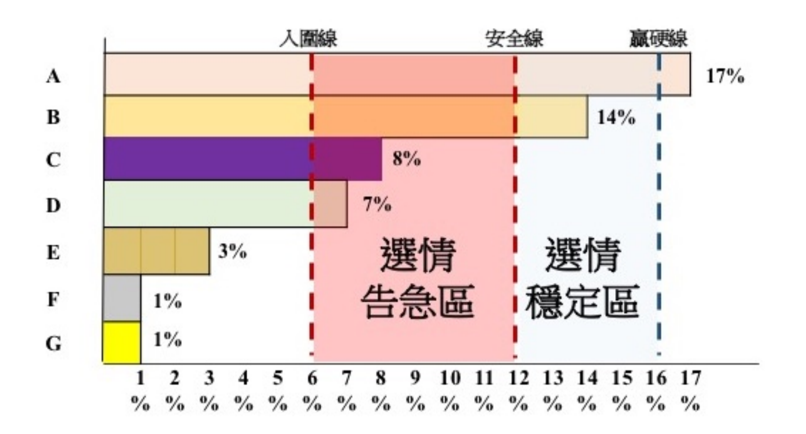
有了這幾條參考線，我們就可得出兩個選情區。「選情穩定區」是介乎「安全線」與「贏硬線」之間，「選情告急區」是介乎「入圍線」與「安全線」。

若一張非建制候選名單，從民調顯示連「選情告急區」也未能進入，選民就應該放棄他了。若一張名單的支持度已超過了「選情穩定區」，因這候選人的勝算已是高唱入雲，策略選民可以都轉到「選情告急區」內的名單。

若一張名單是在「選情穩定區」，策略選民仍需投票給在此區域內的名單，以確保候選名單能當選。若名單是在「選情告急區」內，他們就需要策略選民同心合力地按比例分配選票給他們。

到了選舉日前一天，「雷動聲吶」會整合由港大民研大抽樣樣本的最後數據及其他的選舉資料以進一步降低誤差，向參與了「雷動計劃」的策略選民，發放他們選區的參考線的數值，亦能清楚從收到的圖表清楚看到哪些名單是在「選情告急區」及「選情穩定區」內外。（例子可見下圖。）簡單說：

選情穩定，繼續支持；
選情告急，大力支持；
超過穩定，坐定粒六；
告急以外，不如放棄。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8 月 23 日）

40

初步策略投票選情分析

（一A）超區**（五席）**：

1. 按現時所知，建制與非建制得票比是四成多對五成多。
2. 建制選票暫較集中於李慧琼，非建制選票也較集中於涂謹申。他們二人能當選的機會應非常大。
3. 建制王國興與周浩鼎都有勝算，但卻不很穩。一直以來建制的配票能力都很高，故相信到了最後階段，應有很多票從李慧琼手上漏回給他們。
4. 非建制梁耀忠也應可勝出，但仍不穩。從策略投票的角度，涂謹申的支持者中的策略選民應轉投其他非建制名單，但梁耀忠的支持者，即使是策略選民，應仍繼續支持他。

5. 因選票對比，非建制要在超區爭三席，策略選民不能分散，只能把票集中於一張名單，以爭取第五席。最後應集中在哪張，就留待最後的民調結果，選五張中支持度最高的那張，才能最有效發揮策略投票的作用。另外四張名單的支持者，如是策略選民，就只能捨棄他們最想支持的候選人，望因選票集中而能險取第五席。

（一 B）超區**（五席）**：

6. 非建制能否五席取四席呢？有人可能認為這是妙想天開，的而且確，這可能性很低，但也不是沒有機會的。
7. 第一個條件是投票率要超高，能達到六成或以上。
8. 第二個條件是建制與非建制得票比是四成對六成。如果全港的投票率夠高，這樣的建制與非建制得票比是有可能達到的。
9. 若能達到這個得票比，建制就只有四成票給三張名單分，但因李慧琼必是建制要力保的對象，故餘下可給王國興與周浩鼎分的票就可能只有僅 20%多一些，他們每人可分到的只是 10-11%。只要非建制能把票好好調配，不是不能都超過他們的。
10. 故第三個條件是策略選民不是如上所分析，把票只投向一張名單，而是平均地或按比例地投向兩張名

單，就是最後民調結果顯示非建制五張名單（涂謹申和梁耀忠以外）中支持度最高的那兩張。

11. 建制如採棄保策略，放棄王國興與周浩鼎中的其中一人，把票集中起來，這搶四的策略就未必能成功。但如果建制決定要棄一席，那非建制就可穩取三席了，也沒有損失。
12. 問題是建制能否操控選票如臂使指，說棄就棄。若他們不能做到的話，只要投票率夠高，非建制搶四就不是異想天開了。建制能否做到，非建制事前難以肯定，故只要投票率夠高，怎也值得一搏的。
13. 如何知道投票率會高呢？在選舉日當天，第一個小時若已達 1.5%，之後每小時投票率能維持在平均 4% 或以上的增長，按過去的經驗，投票率必可超過上屆的 53%，更可超過 2004 年的最高記錄 55.6%。如每小時投票率的增加平均達到 4.5%，投票率就有可能達到六成或以上。
14. 策略選民可先觀察投票率的走勢，如在首五個小時，即到了正午 12:30，投票率能達到 17-18%，那就可以放膽搏四席，因按過去經驗最後的投票率是有望破歷史記錄的。但如果投票率是在 16% 或以下，那就只可以實行守住三席的保守策略了。

（二 A）九東**（五席）**：

1. 建制與非建制得票比是四成多對五成多，但建制票應能分得較平均，也是說建制的柯創盛、王國健及謝偉俊都能當選的機會很高，非建制要搶三席會相當困難。
2. 非建制譚文豪及胡志偉，選情較穩但又不是必勝，故他們的支持者中的策略選民須繼續投票給他們。
3. 非建制派的策略就是所有其他策略選民，只能在餘下非建制名單中選一張，把票集中在最後民調顯示是支持度最高的那一張，別無他法，希望能取得最後一席。
4. 故此，成敗關鍵在於非建制的策略選民能否把票集中在譚文豪及胡志偉以外的一張名單。

（二 B）九東**（五席）**：

5. 非建制有沒有可能五席取四席呢？這可能性很低，但如果投票率能達到六成或以上，而建制與非建制得票比能去到四成對六成，那還是有一點兒機會。
6. 若能達到這個得票比，建制就只有四成票給三張名單分。假設建制能平均分票，每張就是 13-14%。估計在此區，建制棄保的機會不太大。
7. 非建制有六成票，若由四張名單分，每張能平均得 15%，就可險勝。

8. 非建制譚文豪及胡志偉如保著他們現有的得票率，大概就是15%。故問題是能否從非建制的其餘名單中，有兩張可達15%。
9. 以現在的情況看，非建制的名單中，大體可分為泛民背景和本土背景。其實以現在的政治情況，泛民選票投給本土名單，及本土選票投給泛民名單，實際的機會並不高。
10. 如果泛民的策略選民能把票集中在一張譚文豪及胡志偉以外的泛民名單，本土的策略選民能把票集中在一張本土名單，同是依最後民調結果來決定哪張，那是有可能出現另外兩張達 15% 的非建制名單的。
11. 因此，關鍵是投票率能否破記錄。給否有破記錄的投票率，從選舉日當天早上五小時的投票情況就可以大概知道。
12. 從過去幾屆的經驗看，首五個小時（上午 7:30 至正午 12:30）的累積投票率，比第二個五小時（正午12:30至下午5:30）及第三個五小時（下午5:30至晚上10:30）都是較低的。
13. 如果首五小時的累積投票率已達 17-18%，跟著第二個五小時及第三個五小時的累積投票率就可能達到20%或以上，總投票率就有可能達六成甚至以上。
14. 策略選民可先觀察投票率的走勢，如在首五個小時，即到了正午 12:30，投票率能達到 17-18%，那就

可以放膽搏四席 。但如果投票率是在 16% 或以下，那就只可以實行守住三席的策略了。

（三）九西（六席）：

1. 這區選情對非建制較簡單，因非建制選票達六成多，建制只有三成多，故非建制應可穩奪四席。
2. 即使此屆議席比上屆多了一席，但建制也只派出梁美芬及蔣麗芸，沒有再多派一張有力爭勝的名單，其實是預了在此區沒有機會，頂多只能取兩席。
3. 也是如此，梁美芬及蔣麗芸得票相當穩固，即使投票率再高，非建制應也沒可能偷襲成功。
4. 現在的問題只是非建制如何分那四席，是由泛民與本土平分，各取兩席，還是泛民佔三本土只取一。
5. 從泛民的策略選民角度看，毛孟靜及黃碧雲的選情較穩，他們支持者中的策略選民仍要繼續投給他們，以保議席。
6. 若能把非建制的其他策略選票集中在毛孟靜及黃碧雲以外的泛民名單中的一張，就有可能從本土手上多搶一席。是哪一張就看最後的民調結果。
7. 從本土的策略選民角度看，票要平均分給黃毓民和游蕙禎，那才能增加本土取兩席的機會，問題是本土的選民能否做到。

（四 A）港島**（六席）**：

1. 這區選情對非建制極之不利，建制保著四成多選票，但因王維基搶去不少泛民票，他應可穩勝，卻令所有非建制名單只能一起分餘下的四成票。
2. 非建制應能取兩席，但能否保三席，就取決於現在過度集中於葉劉淑儀的建制票，能否有足夠票在最後關頭平均分回給張國鈞及郭偉強，因他們現都不能穩勝。
3. 非建制若只求兩席，應可做到，但那實際已是輸了。
4. 非建制中陳淑莊應可穩勝。
5. 要多取兩席就只可在其他非建制名單中選兩張，同是以最後民調結果為準，然後策略選民平均把票分給這兩張名單。
6. 成功就可取三席，失敗就只能取兩席。

（四 B）港島**（六席）**：

7. 妙想天開，非建制能否取四席呢？這近乎無可能，但關鍵不在非建制，而是在於建制配票能否成功。
8. 現在建制選票非常集中在葉劉淑儀名單，因此建制當前要務就是把票由葉劉淑儀名單大量及平均地配回給張國鈞及郭偉強。問題是葉劉淑儀的支持者會否接受配票的安排。

9. 葉劉淑儀的支持者應以中產為主，雖然立場保守，但並非沒有主見的選民。若他們最後不接受明示暗示轉而支持張國鈞及郭偉強，那麼二人各自得票就可能少於 10%。
10. 如葉劉淑儀名單得票更多至有可能保送名單的第二位入議會，那會令張國鈞及郭偉強可共分的票更少。
11. 如果投票率能達到六成，不計算王維基應可穩得的一成半選票，非建制與建制的得票對比就有可能變成四成半對四成。那除葉劉淑儀本人可穩勝外，葉劉淑儀名單的第二位、張國鈞和郭偉強，都有可能被非建制排第四的名單僅僅超越。

（五）新東（九席）：

1. 建制與非建制得票比是四成多對五成多，但因非建制名單太多，選情相當混亂。
2. 非建制要取得上屆一樣的奇蹟，九席取六的難度很高，幸好建制名單也很多，且當選門檻較低，故還是有機會。
3. 非建制除楊岳橋肯定可勝出外，其餘都不是必勝。楊岳橋支持者中的策略選民應可轉至支持其他非建制名單。
4. 從最後民調結果看，當中可能有一至兩張名單的勝算會較高，但仍要支持者繼續投票給他們，才保証

不會由贏變輸。其餘名單都處邊緣位置，因此其他策略選民可能要把票平均分給多張名單。

5. 要把票平均分給多少張名單，就要看目標要爭取的議席是多少。
6. 按建制與非建制得票比計算，非建席應取五席。如要爭取五席，有三種情況。
7. 第一種情況是不計算楊岳橋，所有其他非建制名單都處邊緣位置，那麼就要把所有策略選票平均分給最後民調結果中支持度在楊岳橋以外的首四張名單。
8. 第二種情況是最後民調結果顯示有一張名單可穩勝，這一張名單支持者中的策略選民要繼續投票給他，其他策略選民需把票平均分給最後民調結果中楊岳橋及這一張名單以外，支持度較高的首三張名單。
9. 第三種情況是最後民調結果顯示有兩張名單可穩勝，這兩張名單支持者中的策略選民要繼續投票給他們，其他策略選民需把票平均分給最後民調結果中楊岳橋及這兩張名單以外，支持度較高的首兩張名單。
10. 但如果要爭取上屆取六席的奇蹟，在上述的第一種情況，就要把票平均分給支持度首五張名單；在上述第二種情況，把票平均分給支持度較高的首四張

名單；在上述第三種情況，把票平均分給支持度較高的首三張名單。

11. 若策略選民只是一個人，那很難實行此策略，因票很難分得平均。「雷動聲吶」提供的平台能讓很多同區策略選民走在一起，使平均分票較易實行。
12. 還沒加入「雷動聲吶」的策略選民，還是可以實行此策略，只要事先找起碼五名同選區的選民，組成自己的策略投票小組，掌握最後民調結果或參考「雷動聲吶」的做法後，按情況在組內平均分票給多張邊緣名單。
13. 應爭取五席還是六席，要視乎投票率而定。若投票率破記錄達六成，可採進取的策略爭六席，但如果投票率不高，就要保守一些保五席。
14. 從選舉日當天早上五小時的投票情況就可以大概知道投票率會否突破至六成。
15. 從過去幾屆的經驗看，首五個小時（上午 7:30 至正午 12:30）的累積投票率，比第二個五小時（正午 12:30 至下午 5:30）及第三個五小時（下午 5:30 至晚上 10:30）都是較低的。
16. 如果首五小時的累積投票率已達 17-18%，跟著第二個五小時及第三個五小時的累積投票率就可能達到 20%或以上，總投票率就有可能達六成甚至以上。

17. 策略選民可先觀察投票率的走勢，如在首五個小時，即到了正午12:30，投票率能達到17-18%，那就可以放膽搏六席 。但如果投票率是在 16% 或以下，那就只可以實行守住五席的策略了。

（六）新西（九席）：

1. 建制與非建制得票比是四成多對五成多，但因非建制名單太多，選情相當混亂。
2. 非建制要保五席已是很困難，爭六席難度超高。
3. 非建制應沒一張名單是必勝，頂多只有一至兩張名單的勝算較高，那仍要支持者繼續投票給他們，才保証不會由贏變輸。
4. 其餘名單都處邊緣位置，因此其他策略選民可能要把票平均分給多張名單。
5. 要把票平均分給多少張名單，就要看目標要爭取的議席是多少。
6. 按建制與非建制得票比計算，非建席應取五席。如要爭取五席，有三種情況。
7. 第一種情況是所有其他非建制名單都處邊緣位置，那麼就要把票平均分給最後民調結果中支持度較高的首五張名單。
8. 第二種情況是最後民調結果顯示有一張名單可穩勝，這一張名單支持者中的策略選民要繼續投票給他

，其他策略選民需把票平均分給最後民調結果中這一張名單以外，支持度較高的首四張名單。

9. 第三種情況是最後民調結果顯示有兩張名單可穩勝，這兩張名單支持者中的策略選民要繼續投票給他們，其他策略選民需把票平均分給最後民調結果中這兩張名單以外，支持度較高的首三張名單。
10. 但如果要爭取上屆新東取六席的奇蹟，在上述的第一種情況，就要把票平均分給支持度較高的首六張名單；在上述第二種情況，把票平均分給支持度較高的首五張名單；在上述第三種情況，把票平均分給支持度較高的首四張名單。
11. 若策略選民只是一個人，那很難實行此策略，因票很難分得平均。「雷動聲吶」提供的平台能讓很多同區策略選民走在一起，使平均分票較易實行。
12. 還沒加入「雷動聲吶」的策略選民，還是可以實行此策略，只要事先找起碼五名同選區的選民，組成自己的策略投票小組，掌握最後民調結果或參考「雷動聲吶」的做法後，按情況在組內平均分票給多張邊緣名單。
13. 應爭取五席還是六席，要視乎投票率而定。若投票率破記錄達六成，可採進取的策略爭六席，但如果投票率不高，就要保守一些保五席。
14. 從選舉日當天早上五小時的投票情況就可以大概知道投票率會否突破至六成。

15. 從過去幾屆的經驗看，首五個小時（上午 7:30 至正午 12:30）的累積投票率，比第二個五小時（正午 12:30 至下午 5:30）及第三個五小時（下午 5:30 至晚上 10:30）都是較低的。
16. 如果首五小時的累積投票率已達 17-18%，跟著第二個五小時及第三個五小時的累積投票率就可能達到 20%或以上，總投票率就有可能達六成甚至以上。
17. 策略選民可先觀察投票率的走勢，如在首五個小時，即到了正午12:30，投票率能達到17-18%，那就可以放膽搏六席 。但如果投票率是在 16% 或以下，那就只可以實行守住五席的策略了。

（發表於個人面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BennyTaiHK/?ref=hl
2016 年 08 月 23-28 日 ）

41

立會選民轉軚實況解構 -八月篇

追數人

引言

立法會選舉工程現正如火如荼，準確衡量形勢是為必要。坊間之民意調查普遍不具有追蹤性，難以確切了解選民取態之變動。而雷動聲吶之優勢在於能追蹤使用者意向的同時保障其身份私隱。為使候選人更緊貼了解自己及其陣營的選情，雷動聲吶在七月份曾發表追蹤使用者意向的研究，並在選舉人名單落實後繼續進行數據分析。現把研究發現羅列如下。

研究方法

雷動聲吶是一個以 Telegram 為平台的民調系統，是次研究採用其八月第一次（七至十三號）及第二次（十四至二十號）民調的數據，並以參與者的 Telegram ID 作配對。為使研究結果更易理解，本研究只在八月首次民調時每區選取支持率最高之三名候選人。本文將以幾方面探討他們在兩次民調間支持率的變化，現羅列如下：

1. 首次（七至十三號）及第二次（十四至二十號）民調支持度。兩次民調間支持度之分數以「相對首次支持度改變」表示。
2. 舊有支持者轉投其他陣營（轉軚）的比例。例如候選人 A 在首次民調獲 20%支持，第二次民調時有 10% 人轉軚，轉軚率則為（10%/20%）*100%=50%。
3. 主要轉軚者的去向及他們在整體轉軚者中所佔的比率。承上例，在 10%轉軚選民中，當中有 2%轉而支持候選人 B，那麼 B 所佔總轉軚人士的比例便為（2%/10%）*100%=20%。
4. 候選人在八月第二次民調的支持者中主要的新票源。例如某候選人在第二次民調獲 20%支持，而當中有 2%人在首次民調支持候選人 C，該票源便佔支

持度的（2%/20%）*100%=10%。

研究結果

共有 3,387 名參與者參與八月首兩次民調。當中各區支持率三甲如下。

九龍西：(小麗民主教室)劉小麗名單、(青年新政)游蕙禎名單、(公民黨)毛孟靜名單

九龍東：(東九龍社區關注組)陳澤滔名單、(人民力量)譚得志名單、(公民黨)譚文豪、梁家傑名單

香港島： (公民黨) 陳淑莊名單、(人民力量) 劉嘉鴻名單、(香港眾志) 羅冠聰名單

新界西：(公民黨) 郭家麒名單、(社民連 / 人民力量) 黃浩銘、陳偉業名單、朱凱廸名單

新界東：(人民力量) 陳志全名單、 (社民連) 梁國雄名單、(公民黨) 楊岳橋名單

超級區議會：(民主黨) 涂謹申名單、(民主黨) 鄺俊宇名單、(街工) 梁耀忠名單

各區轉軚率為：九龍西（23.8%）、九龍東（25.4%）、香港島（27.3%）、新界西（20.8%）、新界東（24.0%）、超級區議會（24.8%）

九龍西 (N=470)

	首次支持度	第二次支持度（相對首次支持度改變）	第二次轉軚其他名單%	主要轉軚到的對手名單（佔轉軚%）	第二次主要新票源（佔支持度）
劉小麗	21.3%	29.4% (+8.1%)	9.0%	游蕙禎 (33.0%)	吳文遠/毛孟靜 (各+8.7%)
游蕙禎	18.3%	16.6% (-1.7%)	24.4%	劉小麗 (47.6%)	毛孟靜 (+5.1%)
毛孟靜	22.1%	19.4% (-2.8%)	25.0%	劉小麗 (46.2%)	游蕙禎/譚國僑/未決定 (各+3.3%)

除劉小麗，其他候選人在第二次民調支持率稍跌。改變取向的選民介乎不足一成至兩成多，當中主要轉至游蕙禎及劉小麗。47.6%曾經支持游蕙禎的選民轉投劉小麗，比率是為三者最多。在八月第二次民調，各有 8.7%支持劉小麗的選民曾在第一次民調支持吳文遠或毛孟靜，比率為三者最高。

九龍東 (N=461)

	首次支持度	第二次支持度（相對首次支持度改變）	第二次轉軚其他名單%	主要轉軚到的對手名單（佔轉軚%）	第二次主要新票源（佔支持度）
陳澤滔	15.8%	17.4% (+1.5%)	20.5%	譚得志 (53.3%)	未決定 (+7.5%)
譚得志	22.8%	28.6% (+5.9%)	13.3%	陳澤滔 (35.7%)	陳澤滔 (+6.1%)
譚文豪、梁家傑	31.0%	29.5% (-1.5%)	21.0%	譚得志 (53.3%)	陳澤滔/胡志偉 (各+3.7%)

除譚文豪、梁家傑，其他候選人在八月第二次支持率有所上升，當中譚得志有將近 6%的升幅。改變取向的選民介乎不足一成多至兩成多，當中主要轉至譚得志及陳澤滔。53.3%曾經支持譚文豪、梁家傑的選民轉投譚得志，比率是為三者最多。在八月第二次民調，有 7.5%支持陳澤滔的選民曾在第一次民調未有決定，比率為三者最高。

香港島 (N=750)

	首次支持度	第二次支持度（相對首次支持度改變）	第二次轉軚其他名單%	主要轉軚到的對手名單（佔轉軚%）	第二次主要新票源（佔支持度）
陳淑莊	27.6%	25.2% (-2.4%)	16.9%	羅冠聰 (34.3%)	許智峯、單仲偕 (+2.6%)
劉嘉鴻	9.6%	10.8% (+1.2%)	5.6%	羅冠聰 (50.0%)	羅冠聰 (+4.9%)
羅冠聰	24.1%	24.4% (+0.3%)	15.5%	未決定 (32.1%)	陳淑莊 (+6.6%)

除陳淑莊支持率稍跌，其他候選人在第二次民調支持率微升。改變取向的選民介乎不足一成至一成多，當中主要轉至羅冠聰。50.0%曾經支持劉嘉鴻的選民轉投羅冠聰，比率是為三者最多。在八月第二次民調，有 6.6% 支持羅冠聰的選民曾在第一次民調支持陳淑莊，比率為三者最高。

新界西 (N=771)

	首次支持度	第二次支持度（相對首次支持度改變）	第二次轉軚其他名單%	主要轉軚到的對手名單（佔轉軚%）	第二次主要新票源（佔支持度）
郭家麒	15.2%	15.2% (+0,0%)	17.1%	朱凱廸 (35.0%)	未決定 (+5.1%)
黃浩銘、陳偉業	24.0%	23.2% (-0.8%)	15.1%	朱凱廸 (21.4%)	朱凱廸 (+3.4%)
朱凱廸	21.3%	22.6% (+1.3%)	10.4%	黃浩銘、陳偉業 (35.3%)	黃浩銘、陳偉業 (+3.4%)

三位候選人在八月第二次支持率大致穩定，只有朱凱廸微升 1.3%。改變取向的選民介乎大約一成至不足兩成，當中主要轉至朱凱廸及黃浩銘、陳偉業。35.0%曾經支持郭家麒的選民轉投朱凱廸，比率是為三者最多。在八月第二次民調，有 5.1%支持郭家麒的選民曾在八月第一次民調未有決定，比率為三者最高。

新界東 (N=735)

	首次支持度	第二次支持度（相對首次支持度改變）	第二次轉軚其他名單%	主要轉軚到的對手名單（佔轉軚%）	第二次主要新票源（佔支持度）
陳志全	16.8%	18.9% (+2.1%)	12.1%	梁頌恆 (21.1%)	楊岳橋 (+6.2%)
梁國雄	10.9%	12.8% (+1.9%)	16.7%	陳志全 (47.1%)	未決定 (9.2%)
楊岳橋	21.8%	18.5% (-3.3%)	21.6%	陳志全 (25.0%)	未決定 (2.3%)

除楊岳橋，其他候選人在八月第二次民調支持率稍升。改變取向的選民介乎一成多至兩成多，當中主要轉至梁頌恆及陳志全。47.1%曾經支持梁國雄的選民轉投陳志全，比率是為三者最多。在八月第二次民調，梁國雄有9.2%的支持者曾在八月第一次民調未有決定。

超區 (N=3387)

	首次支持度	第二次支持度（相對首次支持度改變）	第二次轉軚其他名單%	主要轉軚到的對手名單（佔轉軚%）	第二次主要新票源（佔支持度）
涂謹申	17.5%	16.1% (-1.4%)	28.7%	梁耀忠 (29.4%)	未決定 (+5.9%)
鄺俊宇	15.8%	17.9% (+2.1%)	22.6%	梁耀忠 (27.3%)	梁耀忠 (+6.9%)
梁耀忠	22.3%	23.9% (+1.6%)	20.4%	鄺俊宇 (27.3%)	涂謹申 (+6.2%)

除涂謹申，其他候選人在八月第二次支持率稍升。改變取向的選民接近三成，當中主要轉至梁耀忠及鄺俊宇。29.4%曾經支持涂謹申的選民轉投梁耀忠，比率是為三者最多。在八月第二次民調，有 6.9%支持鄺俊宇的選民曾在八月第一次民調曾支持梁耀忠，比率為三者最高。

總結

兩次民調期間，普遍候選人／陣營的支持率沒有明顯升／跌幅。與七月民調比較，各區最具知名度的候選人亦大致不變。

各區轉軚率亦有顯著下降，屬預料之中。在支持率較高的候選人中，轉軚的選民比率介乎一至兩成，可見選民已大致確認理想人選。然而，當中不難發現一些遊離票源。例如七月時陳志全所流失的選票主要轉至梁國雄，及至八月時則是梁頌恆。與之前相反，梁國雄在八月把票數倒流給陳。從坊間其他民調顯示，二人選情均未見明朗。到底陳梁能否攜手進入議會，或是要犧牲其中一方，便需要支持者們好好衡量。

是次研究亦有其限制。Telegram 並非覆蓋廣泛選民的平台，而且雷動計劃的參與者亦偏向支持泛民或本土陣營，故是次結果未必能代表全港市民之意向。勝券在握者固然可繼續支持，同時亦有需要找出未有充足勝算的候選人，並留意其選票流向。在策略選民的角度而言，是次結果將有助其在立法會選舉時的最終決定。

（刊於雷動聲吶 Votsonar blog 2016 年 08 月 29 日）

42

策略投票不是請客是吃飯

選舉到了衝刺階段，選情也開始明朗。因應各區選情，策略選民應採甚麼投票策略也逐漸清楚。策略投票可分為兩大策略：集中選票策略和平均分票策略。

非建制在各區的選情大體是差不多，得票雖都比建制多，但因出選名單太多，故要爭取到合乎比例的議席數目，難度極高。在各選區，參考了最後民調結果，會有以下情況：一、非建制頂多只有一張名單（甚至連一張也沒有）是可肯定勝出，這可稱為必勝名單。二、可能會有一至兩張名單得票較多，有機會勝出但不是穩勝。這可稱為穩勝名單。三、多張名單是完全沒有勝算的，這些可稱為沒希望名單。四、超過一張名單是處於邊緣位置，就是那些有一定支持度但還不足夠勝出，這些就是邊緣名單。

首三類名單的策略選民，無論是在那選區，策略都是一樣：原想支持必勝名單的策略選民可轉投邊緣名單。支持穩勝名單的策略選民仍須繼續投票給他，以保証他不會由贏變輸。原想支持沒希望名單的選民應轉投邊緣名單。支持邊緣名單的策略選民（包括了由必勝名單及沒希望名單轉過來的策略選民），就要因應各選區的具體情況而決定採取集中選票策略還是平均分票策略。

在一些議席不太多的選區（五至六席），建制派起碼會有兩張名張是穩勝的，而第三張名單亦有相當實力。因此，非建制只能以集中票源去搶最後一席。由於非建制會有超過一張邊緣名單，策略選民就只可以在他們當中選一張，然後集中所有策略選票投給他，那才有望超越建制派的第三張名單，取最後一席。集中選票策略適合超區（五席）、九東（五席）、九西（六席）和港島（六席）。

在議席較多的新東和新西（九席），策略選民不是把選票集中在一張邊緣名單而是多張邊緣名單，具體數目就因應希望爭取的議席數目（按比例取五席還是希望進取一些爭六席），及有多少張非建制名單是必勝或穩勝名單。

以新東為例，最後民調結果很大可能顯示，非建制除楊岳橋是必勝外，沒有一張名單是穩勝的，會有五張以上邊緣名單。非建制若要取五席，那就要在所有邊緣名單中選四張，就最後民調結果顯示除楊岳橋外，支

持席較高的首四張名單，然後把票平均分給這四張名單。新西情況也差不多，只是可能連一張必勝或穩勝名單也沒有，全都是邊緣名單。策略選民就要把票平均地分給最後民調結果顯示是支持席較高的首五張名單。

若策略選民只是自己一個人，那會較難實行這兩個策略。若是集中選票策略，個別選民不能肯定其他選民是否也都集中於幾張邊緣名單中的同一張，結果是選票不夠集中，難以幫助非建制爭得最後一席。若是平均分票策略，即使能知道哪些是要救的邊緣名單，也難以把票分得平均，同樣會削弱了策略投票的效果。

「雷動聲吶」提供的平台可讓很多同區的策略選民走在一起，較易把選票集中在同一張邊緣名單或平均分票給多張邊緣名單。但假如你還沒有加入「雷動聲吶」，還是可以實行這兩個策略的，就是事先找起碼五名同選區的選民，可以是家人、鄰居、朋友或同學，組成你自己的策略投票小組，在掌握最後民調結果或參考「雷動聲吶」的做法後，按策略需要在組內共同決定把票集中在同一名單或平均分票給哪幾張名單。

我建議大家在投票日前可以相約起碼五個同區選民一起吃飯，邊談近況，也可邊商討在九月四日大家可採取甚麼投票策略。各人可對民調結果進行深入分析，提出各自的看法，然後就一起決定怎樣集中或平均分配選票。但有一點大家要記著，因不想大家違反選舉規則

，請不要請客！這餐飯還是各自付款好了。策略投票，千萬不要請客，但一定要吃飯！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8 月 30 日）

43

今屆選舉的政治意義

明天選舉與四年前立會選舉，雖同是要選出七十名立法會議員，卻有很不同的政治意義。為何明天選舉會是那麼不同和重要呢？這就涉及過去四年發生的事。

由梁振英在 2012 年 7 月 1 日上任那天，就有幾十萬人上街要求他落台，跟著發生了反國教科運動，十萬人在政總外集會，當時也是因選舉臨近，成功迫使政府讓步，擱置在中學設立國教科。這突顯出內地的一套價值觀越來越與港人的價值觀格格不入。

因中共承諾了 2017 年的特首可由普選產生，這產生了期望但也產生了中共不會履行承諾的疑慮，故才出現為期十八個月的「和平佔中」運動，在 2014 年 6 月有八十萬人透過電子平台投票，向中共表態支持真普選的特首選舉辦法。中共的反應不是包容接納，而是以「831 決定」封殺了真普選。這引爆了七十九天的街頭

佔領，行動雖未能改變中共的強硬立場，但政府的「袋住先」方案也不能通過。香港的政制發展懸而未決，仍是潛在的政治炸彈。

明天選舉是「雨傘運動」後第一次全港民意表達的機會，本來只是真普選與「袋住先」的民意對決，但在「雨傘運動」後，年青一代不再認同非暴力抗爭及只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去爭真普選，提出更激進的手段和目的，以勇武方法去爭取自決港獨。這聲音在今年二月「旺角事件」及新東補選梁天琦得六萬票後，進一步擴大。加上提名期前，選管會突要求候選人簽確認書，並有候選人包括梁天琦不被選舉主任確認提名，不能參加今次選舉，令今次選舉除了是真普選與「袋住先」之爭外，更是自決、港獨與「一國兩制」的民意對決。

從這四年的發展可看到今次選舉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是何等重要。中共在今次選舉已動員了所有方法，誓要令非建制派失卻立法會關鍵的三分一。若能成功，那就証明過去四年的強硬路線是對的，那麼「忠實」執行強硬路線的梁振英必可連任，立法會選舉規則必會修改令拉布不再，「袋住先」方案會再次提出而今次必會通過，二十三條立法到時也會通過。如中共能全面掌控立法會，議會抗爭失效，可預見街頭抗爭必會更多更激烈，但也給予中共借口更大力去打壓反對聲音。

另一可能是非建制派不勝不敗，仍可保住關鍵三分一，可能多或少了一、兩席，建制派與非建制派對立

的局面大體不變。不過，非建制派的組成有可能出現變化，本土力量或會興起，在議會內外採取比泛民更激進的手段。在未來幾年，紛爭會繼續，甚至更多，但這相對上來說，可能是幾個可能結果中最「平靜」的了。

還有一可能，就是「雷動計劃」成功，非建制派竟能成功取得立法會一半議席。若能如此，非建制派可充份利用議會阻礙政府施政，也突破了《基本法》的原設計，令中共再難靠建制派去掌控立法會，立法會成為了抗爭的基地。因非建制派已可透過議會達到短期的抗爭目標，街頭行動的激烈程度可能反會減低。

從正面角度看，因現有制度已失效，中共可能被迫接受改革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但也可能產生一種想不到的結果，當中共看到香港在《基本法》的制度下已失控了，決定收回「一國兩制」。到時候，相信抗爭會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層次。

在此時此刻，實難以預知選舉的結果是怎樣，也不能預見由選舉結果引發的發展會是怎樣，但可以肯定，今次選舉的重要性是遠超你最想支持的候選人能否當選，因你的決定將影響香港在未來五至十年會如何走下去。

有些人認為在民主選舉，選民投票最重要是自由表達他最想支持是哪名候選人，因此不應要求選民去考慮其他因素，那是違反民主精神的。但會否考慮選舉結果對整體政治發展帶來的後果，亦是選民自己的決定。策略投票並非由上而下的配票，而是由公民自發自主的

聯合投票行動。再且，香港並沒有真正的民主選舉，正處民主轉型的關鍵時刻，選民的抉擇不可能不考慮更多及更廣的因素。

無論如何，請在明天投票，叫更多親友投票，並審慎地投下你的一票。

（刊於信報 2016 年 09 月 03 日）

44

雷動聲吶 具體操作細則

雷動聲吶會以港大民研剛公布的民調結果為基礎，再加上雷動聲吶所收集的數據資料作微調，制定民調報告，以圖表方式表達各選區各候選人到了選舉最後階段的支持度。

在九月三日前，已經參與雷動聲吶的策略選民，會被分配到同選區的不同群組內（約二百人一個群組）。

在九月三日晚上八時，各群組就會收到相關選區的民調報告。到時候，雷動聲吶亦會向各選區的群組提供進一步的選情分析。因應民調報告的資料，策略選民可看到以下重要參考資料：

- 「安全線」：計算了建制派在某選區的總得票比例、建制派有力取得議席的名單數目、建制派選票在各名單分布比例，就能得出建制派最後一張有機會取得議席的名單的支持度。這支

持度就是「安全線」，如非建制派的名單能取得此以上的支持度，勝算會較高。

- 「贏硬線」：考慮到非建制派名單平均有四分一支持者是會考慮勝算投票的，若這些策略選民轉投給其他非建制派名單，名單必須超過了此支持度，才不會由贏變輸。「贏硬線」是「安全線」加上數個百份比。
- 「入圍線」：計算了民調可能有的誤差，及有可能從其他非建制派名單支持者轉至支持的比例，若不能超過此支持度，這名單就沒有機會取勝。「入圍線」大概是「安全線」的一半。
- 「選情穩定區」是介乎「安全線」與「贏硬線」之間。
- 「選情告急區」是介乎「入圍線」與「安全線」。
- 按各區非建制與建制得票比，非建制能爭取的議席數目。

雷動聲吶給策略選民的建議：

1. 若一張非建制候選名單，從民調顯示連「選情告急區」也未能進入，選民就應該放棄他了。
2. 若一張名單的支持度已超過了「選情穩定區」，因這候選人的勝算已是高唱入雲，策略選民可以都轉到「選情告急區」內的名單。

3. 若一張名單是在「選情穩定區」，策略選民仍需投票給在此區域內的名單，以確保候選名單能當選。
4. 若名單是在「選情告急區」內，這些就是邊緣名單，因應不同選區的選情，具體策略去幫助邊緣名單勝出是不同的。雷動聲吶會向各群組提出適合該選區選情的策略建議，策略大體可分為兩種。
   (a) 在一些選區，非建制派已有名單在「選情穩定區」或超越了「選情穩定區」，但在「選情告急區」內有超過一張邊緣名單，但非建制派只有望爭取多一席，那麼策略選民就只能在多張邊緣名單中選出一張，把策略選票集中在這張名單。這稱為集中選票策略。
   (b) 在一些選區，非建制派沒有或只有少量名單在「選情穩定區」或以上，在「選情告急區」內有多張邊緣名單，但非建制派按非建制派在此區的得票比需爭取多於一席（N），那麼策略選民就要先在多張邊緣名單中選出N張名單，然後把策略選票平均分到這些選出來的名單。這稱為平均分票策略。

各選區的群組在收到上述資料及建議後，在促導員引導下，會進行討論。在九月三日晚上經充份討論後，各選區的群組會一起進行表決。若是採用集中選票策略的選區，這選區的群組會一起決定要把票集中在哪一張

邊緣名單。若是採用平均分票策略的選區，這選區的群組會一起決定把票集中在哪幾張邊緣名單，及分配哪一些策略選民投票給哪一張邊緣名單。

在九月四日早上七時半，各選區群組的決定會發放給所有已登記雷動聲吶的參與者。

在九月四日正午六時前，已投票的策略選民可向雷動聲吶匯報他的投票意向。

在九月四日下午八時，因應選舉日當天選情的變化，雷動聲吶會向雷霆救兵發出最後的投票建議。

（發表於個人面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BennyTaiHK/?ref=hl
2016 年 09 月 03 日 ）

45

再思策略投票

過去的立法會選舉，策略投票就一直存在，只是今屆選舉，策略投票的幅度及影響遠超以前及所有人想像。多少人是受「雷動計劃」這策略投票運動直接或間接影響，在今屆參與了策略投票，仍需深入研究才可掌握。在談今屆為何會出現大規模的策略投票現象前，必須先回應一些人認為策略投票是違背民主原則的質疑。當然，即使有些人從原則上反對策略投票，但策略投票的思維實際上已進入了香港的政治文化。無論你喜歡與否，策略投票必會繼續左右以後的選舉結果。

策略投票可定義為：「選民在投票時不支持他第一選擇的候選人，而是支持第二、第三或其他選擇，望能產生一個更符合他利益的整體選舉結果。」從這定義可看到，策略投票並不包括沒經選民自己思考，只接受

指令或收受利益按指示投票的行為。若連這基本分別也分不到，評論策略投票的作用及意義就必然失焦。

有人認為在民主選舉，選民只應按候選人的特質如個人素質、政綱、政治聯繫、往績等來決定是否支持，而不應考慮以外的因素，包括候選人的勝算及他當選與否對整體選舉結果的影響。這是一種相當理想化甚至超乎現實的看法，因實際上即使在不少實行民主選舉的國家，一直都有策略投票。只要選舉制度有空間及政治環境令他們覺得有此需要，民主社會的選民都會透過選票，去達到最符合他們利益的選舉結果，不論最終支持的候選人是否他們的第一選擇。

另一說法是指策略投票扭曲了選民的投票意向，令選舉結果不能正確反映選民對各候選人的支持度。這也同是假設選民的投票意向就只是考慮候選人的個人特質，而選民在投票時是不應考慮整體的選舉結果。這都是把選民的投票決定想得太簡單，若選民認為某種整體選舉結果比他們最想支持的候選人當選是更重要，這是他們理性及獨立自主的決定，也就是他們的投票意向，扭曲之說難以成立。

還有一個說法是大部分選民在收到來自某方的投票建議時，都不會細心考慮建議內容而只是盲從，那一方面鼓勵了選民不理性地做投票的決定，另一方很容易讓發出建議的人操控選舉。這假設了很多選民在收到建議後就只是跟從，但相信大部分選民在收到建議，或許

有參考，都是經過審慎思量後才決定是否全部或部分按建議去投票。

就算選民真的是完全按建議去投票，那也需要他們自主地做出此決定。提出投票建議的組織沒有任何權力可強制或任何利益可利誘他們依建議投票。選民會依建議投票，是因為他們信任發出建議的機構，相信這機構較全面掌握選情，也相信這機構是公正地提出建議。不是所有人提出的建議，是普羅選民都會信任的。選民按自己的判斷，認為這機構是可信，那同樣的他們的自主決定，選舉不可能被操控。

有些人批評依建議進行策略投票的選民是不成熟的，不是一個民主社會應有的水平。這說法及以上所有的說法，都是假設了香港現在就是一個民主社會，香港現在進行的選舉是民主選舉。他們都是以一些適用於民主社會的標準來評價香港的策略投票。這點是不攻自破的，香港當然不是一個民主社會，我們只是身處一個民主轉型中的社會，更因北京政府的強硬態度，轉型過程現是陷於困局中。

為了不浪費手上選票，也希望選票能發揮到最大果效，讓支持民主的政治力量可保著立法會的關鍵議席數目，甚或搶佔一半議席，令政府管治更困難，以迫出一個改革的缺口，大量選民在今屆選舉參與了策略投票。事實是策略選民比一些參政多年的人，及一些自以為智比通天的評論人，對香港當前政情看得更透切。他們知

道不能那麼離地及理想化，以為自己是身處一個運作良好的民主社會，及在一個正常的民主選舉中投票。他們深明在進行策略投票時，實是投下了抗爭的一票。因此，大家不妨繼續批評「雷動」的各樣不足，但請不要再侮辱香港的策略選民，他們絕對不是無知、盲從、人云亦云、或受人操控，他們實是深明大局、慎思明辨的高質素公民。有了他們，香港才有民主的希望。

當有了真正民主的選舉，香港或許不是那麼需要策略投票，也不用策劃一個大規模的策略選民運動，但在那天來臨之前，要突破民主轉型的困局，策略投票在香港必會繼續出現，且會更大規模、更有組織。

（刊於信報 2016 年 09 月 17 日）

46

《雷動計劃》檢討之一：有雷動好，還是沒有好？

公民數據 - KL

前言

選舉過後，對於雷動計劃的回顧有如雨後春荀。當中有認為雷動乃非建制陣營的範式轉移，亦有人質疑計劃為黑箱作業，沒實際效果。為澄清大眾疑慮，公民數據將發表一系列文章，仔細回顧雷動計劃的理念，以及執行上的利弊。本文主要探討雷動計劃策略投票的結果，有關如何決定建議名單則另文再述。

第一部分：雷動策略投票名單是否成功？

新界西

雷動排名	策略投票	當選
尹兆堅	繼續支持	是
朱凱廸	繼續支持	是
鄭松泰	繼續支持	是
郭家麒	平均分配	是
李卓人	最後關頭分票	否
黃浩銘	平均分配	否

*以黃色標示的候選人根據民調未能當選

李卓人與黃浩銘在民調中並非在當選名單內。在民調領先的朱凱迪等人，獲建議選民繼續支持，但同時要有選民平均投票予郭家麒及黃浩銘。另由於投票率的升幅創新高，故建議選民支持李卓人，以冀在新西多拿一席。遺憾是黃李兩人均未能後來居上。

新界東

雷動排名	策略投票	當選
楊岳橋	認為穩勝名單	是
林卓廷	平均分配	是
梁國雄	平均分配	是
陳志全	平均分配	是
范國威	平均分配	否
張超雄	平均分配	是

*以黃色標示的候選人根據民調未能當選

張超雄在民調中並非在當選名單內。除獲得高支持度的楊岳橋外，獲建議平均投票予林卓廷、梁國雄等共五人。張超雄成功逆轉民調劣勢，范國威成為唯一一位在民調上可當選並獲建議投票，但最終落馬的候選人。

九龍西

雷動排名	策略投票	當選
黃碧雲	繼續支持	是
劉小麗	平均分配	是
毛孟靜	平均分配	是
游蕙禎	平均分配	是

*以黃色標示的候選人根據民調未能當選

游蕙禎在民調中並非在當選名單內。對於高支持度的黃碧雲，選民要繼續支持；並要平均投票予劉小麗、毛孟靜及游蕙禎。最後獲建議投票的四人均順利當選。

九龍東

雷動排名	策略投票	當選
胡志偉	繼續支持	是
譚文豪	繼續支持	是
譚得志	其餘策略選民可支持	否

*以黃色標示的候選人根據民調未能當選

譚得志在民調中並非在當選名單內。除了建議選民平均投票予胡志偉及譚文豪，亦建議不想投票給前兩者的策略選民考慮支持譚得志。在當選名單內的二人順利入圍，但譚得志未能獲得議席。

香港島

雷動排名	策略投票	當選
陳淑莊	繼續支持	是
許智峯	平均分配	是
羅冠聰	平均分配	是

*以黃色標示的候選人根據民調未能當選

羅冠聰本來在民調中並非在當選名單內，於是建議選民平均投票予他及許智峯，最後三名建議候選人均當選。

超級區議會

雷動排名	策略投票	當選
涂謹申	認為穩勝名單	是
梁耀忠	平均分配	是
鄺俊宇	平均分配	是

*以黃色標示的候選人根據民調未能當選

　　三位非建制候選人在最後民調均在當選名單內，當中涂謹申支持度高，被認為是穩勝名單，故建議選民平均投票予梁耀忠及鄺俊宇。最後三人均當選。

總計

	建議	成功	失敗
新西	6	4	2
新東	6	5	1
九西	4	4	0
九東	3	2	1
港島	3	3	0
超區	3	3	0
	25	21	4

　　在 25 名建議進行策略投票的候選人中，有 21 位成功當選，成功率達 84%。其餘 4 位落選者中，當中有 3 名於民調中不包括在當選名單內。另一方面，6 位在民調中預料落選的候選人中，有 3 位逆轉勝出（羅冠聰、游蕙禎、張超雄）。這有賴於支持者與競選團隊的努力，同時亦顯示策略投票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策略投票從建制派取了甚麼議席？

為進一步了解策略投票具體從建制派取得甚麼議席，現模擬三種情況：1. 建制派沒有配票，非建制派也沒有策略投票（議席分佈按照雷動聲吶最後一次民調），2. 只有建制派配票（非建制派按民調分佈議席，建制派則按最終議席分佈調整支持度），以及 3. 建制派配票，非建制派也進行策略投票（是次選舉結果）。

各區及整體議席分佈如下：

新界西

	沒有建制配票，也沒有策略投票		只有建制配票		有建制配票，也有策略投票	
	支持率	議席	支持率	議席	支持率	議席
朱凱廸	9.8%	1	9.8%	1	13.9%	1
新民黨（田北辰）	17.6%	2	12.7%	1	11.7%	1
民建聯（陳恒鑌）	7.1%	1	10.5%	1	9.7%	1
熱血公民（鄭松泰）	7.9%	1	7.9%	1	9.0%	1
民建聯（梁志祥）	7.4%	1	9.0%	1	8.3%	1
工聯會（麥美娟）	8.1%	1	8.9%	1	8.2%	1
公民黨（郭家麒）	5.6%	0	5.6%	1	7.0%	1
民主黨（尹兆堅、何俊仁）	10.7%	1	10.7%	1	6.9%	1
何君堯	6.7%	1	6.4%	1	5.9%	1
工黨（李卓人）	4.6%	0	4.6%	0	5.0%	0
社民連／人民力量（黃浩銘、陳偉業）	4.2%	0	4.2%	0	4.7%	0
街工（黃潤達）	3.8%	0	3.8%	0	3.5%	0
民協（馮檢基）	2.2%	0	2.2%	0	3.0%	0
青年新政（黃俊傑）	2.1%	0	2.1%	0	1.6%	0
湯詠芝	0.2%	0	0.2%	0	0.4%	0
張慧晶	0.6%	0	0.4%	0	0.4%	0
自由黨（周永勤）	0.5%	0	0.3%	0	0.2%	0
蒞地基督徒（呂智恆）	0.3%	0	0.3%	0	0.1%	0
鄺官穩	0.2%	0	0.1%	0	0.1%	0
香港政研會（高志輝）	0.2%	0	0.1%	0	0.1%	0

新界東

	沒有建制配票，也沒有策略投票		只有建制派配票		有建制配票，也有策略投票	
	支持率	議席	支持率	議席	支持率	議席
民建聯（葛珮帆）	9.6%	1	10.0%	1	10.1%	1
公民黨（楊岳橋）	13.2%	1	13.2%	1	9.0%	1
工黨（張超雄）	5.6%	0	5.6%	0	8.6%	1
民建聯（陳克勤）	8.6%	1	8.2%	1	8.4%	1
人民力量（陳志全）	5.6%	1	5.6%	1	7.9%	1
民主黨（林卓廷、劉慧卿）	6.9%	1	6.9%	1	6.8%	1
青年新政（梁頌恆）	7.1%	1	7.1%	1	6.5%	1
新民黨（容海恩）	3.8%	0	6.1%	1	6.2%	1
社民連（梁國雄）	6.0%	1	6.0%	1	6.1%	1
方國珊	6.3%	1	5.8%	1	6.0%	0
新民主同盟（范國威）	5.6%	1	5.6%	0	5.4%	0
工聯會（鄧家彪）	2.9%	0	4.6%	0	4.6%	0
香港復興會/熱血（陳云根）	5.3%	0	5.3%	0	4.1%	0
自由黨（李梓敬、田北俊）	4.9%	0	3.4%	0	3.5%	0
鄭家富	2.5%	0	2.5%	0	3.1%	0
民主思路（麥嘉晉）	1.8%	0	1.4%	0	1.4%	0
侯志強	2.5%	0	1.1%	0	1.2%	0
正義聯盟（李偲嫣）	0.6%	0	0.5%	0	0.5%	0
黃琛喻	0.7%	0	0.7%	0	0.3%	0
廖添誠	0.3%	0	0.1%	0	0.1%	0
陳玉娥	0.0%	0	0.1%	0	0.1%	0
梁金成	0.1%	0	0.1%	0	0.1%	0

九龍西

	沒有建制配票，也沒有策略投票		只有建制派配票		有建制配票，也有策略投票	
	支持率	議席	支持率	議席	支持率	議席
民建聯（蔣麗芸）	18.2%	1	21.1%	1	18.8%	1
經民聯（梁美芬）	23.3%	1	20.0%	1	17.8%	1
小麗民主教室（劉小麗）	9.2%	1	9.2%	1	13.7%	1
公民黨（毛孟靜）	6.9%	1	6.9%	1	11.6%	1
民主黨（黃碧雲）	11.6%	1	11.6%	1	9.3%	1
青年新政（游蕙禎）	6.4%	0	6.4%	0	7.4%	1
普羅政治學苑（黃毓民）	8.0%	1	8.0%	1	7.3%	0
民協（譚國僑）	4.6%	0	4.6%	0	5.5%	0
新思維（狄志遠）	5.0%	0	5.4%	0	4.8%	0
社民連（吳文遠）	3.5%	0	3.5%	0	2.4%	0
香港政研會（關新偉）	0.0%	0	0.4%	0	0.3%	0
李泳漢、符偉樂	0.7%	0	0.4%	0	0.3%	0
維園衝鋒（朱韶洪）	1.1%	0	1.1%	0	0.2%	0
林依麗	0.4%	0	0.3%	0	0.2%	0
本土力量（何志光）	0.9%	0	0.9%	0	0.1%	0

九龍東

	沒有建制配票，也沒有策略投票		只有建制派配票		有建制配票，也有策略投票	
	支持率	議席	支持率	議席	支持率	議席
民建聯（柯創盛）	13.3%	1	17.2%	1	15.7%	1
民主黨（胡志偉）	14.1%	1	14.1%	1	15.3%	1
謝偉俊	16.4%	1	15.9%	1	14.4%	1
工聯會（黃國健）	18.8%	1	15.8%	1	14.4%	1
公民黨（譚文豪、梁家傑）	13.7%	1	13.7%	1	13.8%	1
熱血公民（黃洋達）	10.1%	0	10.1%	0	10.1%	0
人民力量（譚得志）	5.2%	0	5.2%	0	9.7%	0
東九龍社區關注組（陳澤滔）	3.0%	0	3.0%	0	3.9%	0
前綫（譚香文）	1.4%	0	1.4%	0	0.8%	0
工黨（胡穗珊）	1.9%	0	1.9%	0	0.8%	0
愛港之聲（高達斌）	1.3%	0	0.8%	0	0.7%	0
呂永基	0.7%	0	0.7%	0	0.4%	0

香港島

	沒有建制配票，也沒有策略投票		只有建制派配票		有建制配票，也有策略投票	
	支持率	議席	支持率	議席	支持率	議席
新民黨（葉劉淑儀）	20.1%	1	17.5%	1	16.1%	1
香港眾志（羅冠聰）	6.5%	0	6.5%	0	13.5%	1
工聯會（郭偉强）	8.3%	1	13.3%	1	12.2%	1
民主黨（許智峯、單仲偕）	7.0%	1	7.0%	1	11.3%	1
民建聯（張國鈞、鍾樹根）	13.0%	1	11.9%	1	10.9%	1
公民黨（陳淑莊）	15.8%	1	15.8%	1	9.4%	1
王維基	11.4%	1	9.6%	1	8.8%	0
熱血公民（鄭錦滿）	4.4%	0	4.4%	0	6.0%	0
工黨（何秀蘭）	4.4%	0	4.4%	0	5.1%	0
民主思路（黃梓謙）	1.8%	0	2.9%	0	2.7%	0
人民力量（劉嘉鴻）	3.7%	0	3.7%	0	1.9%	0
詹培忠	1.9%	0	0.7%	0	0.7%	0
司馬文	0.9%	0	0.9%	0	0.7%	0
沈志超	0.0%	0	0.5%	0	0.4%	0
徐子見	0.9%	0	0.9%	0	0.2%	0

超區直選

	沒有建制配票，也沒有策略投票		只有建制派配票		有建制配票，也有策略投票	
	支持率	議席	支持率	議席	支持率	議席
民主黨（鄺俊宇）	10.8%	1	10.8%	0	25.7%	1
民建聯（李慧琼）	23.4%	1	16.6%	1	15.9%	1
街工（梁耀忠）	11.9%	1	11.9%	1	15.9%	1
民建聯（周浩鼎）	9.2%	0	14.5%	1	13.8%	1
民主黨（涂謹申）	24.0%	1	24.0%	1	12.8%	1
工聯會（王國興）	11.3%	1	12.8%	1	12.2%	0
公民黨（陳琬琛）	5.7%	0	5.7%	0	1.5%	0
新民主同盟（關永業）	1.8%	0	1.8%	0	1.2%	0
民協（何啟明）	1.9%	0	1.9%	0	0.9%	0

總議席

	地區		
	沒有建制配票，也沒有策略投票	只有建制派配票	有建制配票，也有策略投票
建制	18	18	16
非建制	17	17	19
	超區		
建制	2	3	2
非建制	3	2	3

綜上所見，經策略投票後，郭家麒取代田北辰名單第二席的王威信（新西），張超雄與容海恩分別取代方國珊與范國威（新東），游蕙禎取代黃毓民（九西），在九東沒有取代情況，羅冠聰取代王維基（港島），周浩鼎取代王國興（超區）。總體而言，比起沒有策略投票，非建制派的策略投票有助多取兩席地區直選及一席超區直選。

小結

以上結果顯示了非建制派策略投票的效果，除了從建制派中多取議席，亦包括非建制派之間的更替。雷動聲吶並非策略投票的唯一助力，卻確實參與在非建制陣營的共同努力中，為選舉策略提供範式轉移的契機。

（刊於立場新聞 2016 年 09 月 26 日）

47

《雷動計劃》檢討之二：比拼選舉預測

公民數據 – KW

前言

今屆立法會選舉前夕，曾經有數個不同的機構進行民調，亦有專家提出不同方法提升民調的預測效果。選舉已經曲終人散，我們可以比較一下不同預測方法的結果，看看哪個預測比較準確。

我們在網上找到以下 6 個基於民調的預測：

1.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民調**：隨機用固網電話作滾動民調，主流媒體普遍報道過去五天累計的民調結果。今次的比較我們選擇了：

A. 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進行的民調。這是港大民研最後一次民調。

B. 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進行的民調。雷動聲吶發表最後一次民調時所依據的最新數據。

2. **雷動聲吶最後一次合併民調**：以港大民調 (至 9 月 1 日) 為主要參考的數據，整合雷動聲吶在 telegram 進行的民調，和街站所收集到的數據，然後用統計學方法調整。

3. **陳電鋸先生的勝算分析**：利用 “統合分析、蒙地卡羅模擬法和隨機森林修訂法” ，根據港大民研的滾動民調結果，進行預測。我們選擇了於 9 月 4 日發表的最終結果。

4. **香港研究協會最後一次民調**：隨機電話民調。調查期間為 8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

5. **熱血時報最後一次民調**：隨機流動電話民調。調查期間為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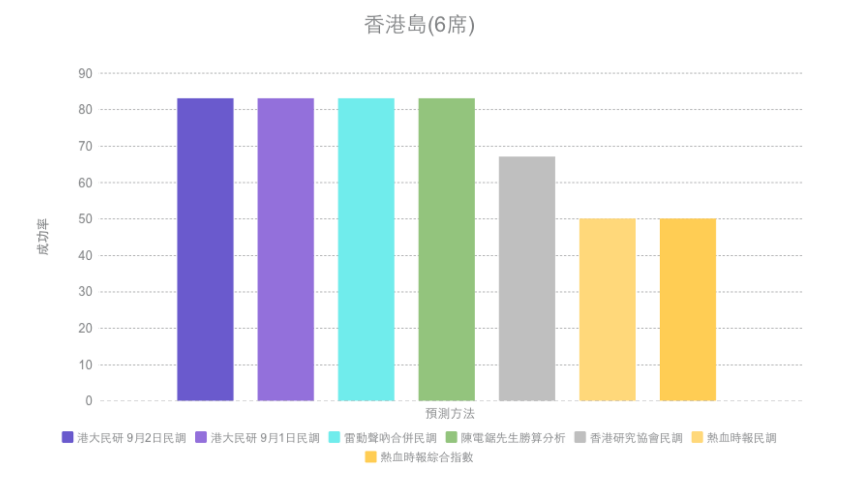
6. **熱血時報綜合指數**：綜合了 “港大民調、熱血時報民調、香港研究協會民調，再綜合街站、論壇及論壇後的市民反應” ，制定出來的一套指數，於 9 月 1 日發表。

比較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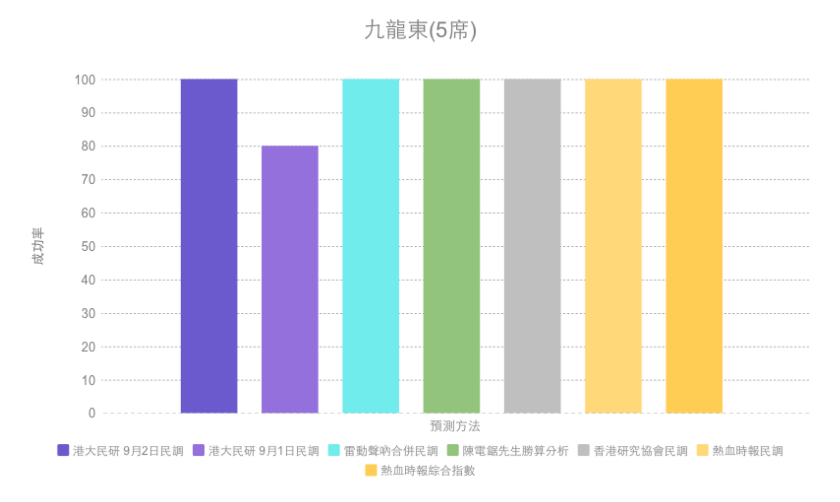
選舉結果受建制派配票、政黨告急、策略投票、候選人棄選等因素影響，而上述民調亦沒有考慮或反映這些因素的影響。因此要客觀比較哪個預測較準確並不容易，例如某一個較大誤差值民調的預測效果，可能比另一個誤差值較小的民調，更能代表選民的真實投票意向。

因為策略投票會影響最終的支持度，而支持度本身亦有誤差間距，與其比較支持度百分比，不如著眼實際的結果 ------ 能否成功預測哪些議員會得勝 ------ 從而判斷民調預測的高下。當然，這個比較方法也不是萬全，只是相對其他比較方法，較能夠反映預測能力的高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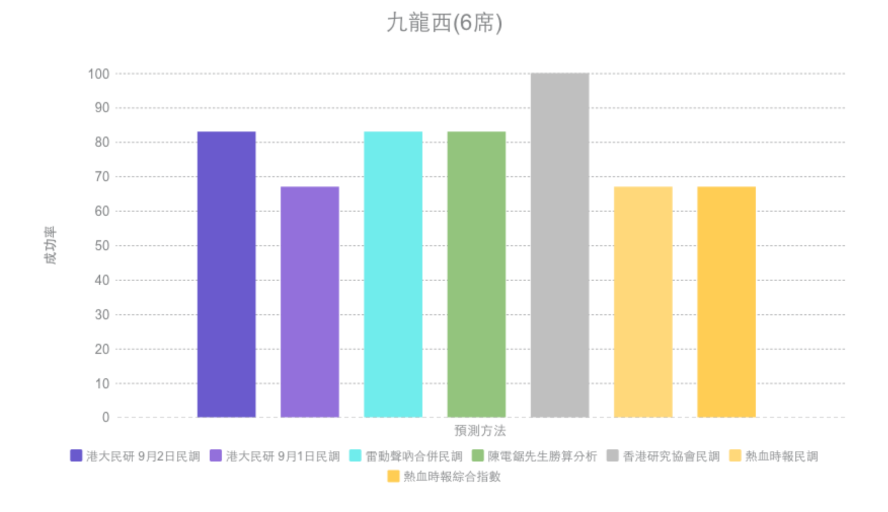
比較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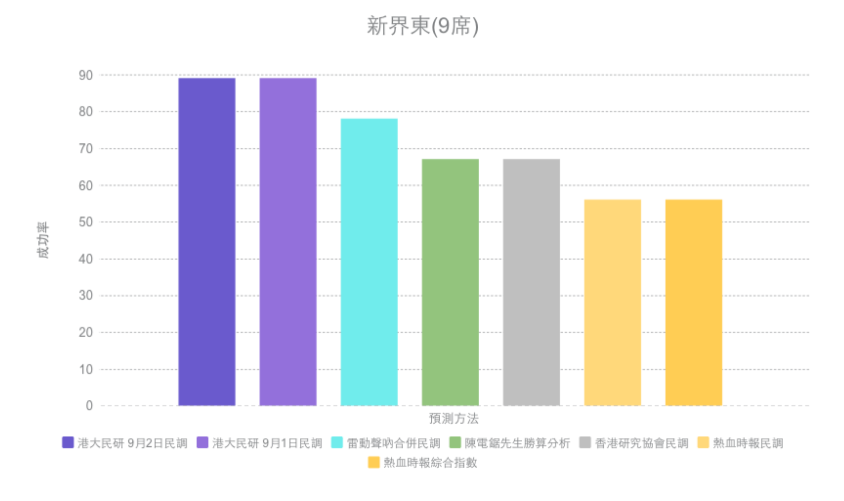
港大民研、雷動聲吶及陳電鋸的預測成功率均為最高（83%），熱血時報的最後一次民調及綜合指數只有 50%成功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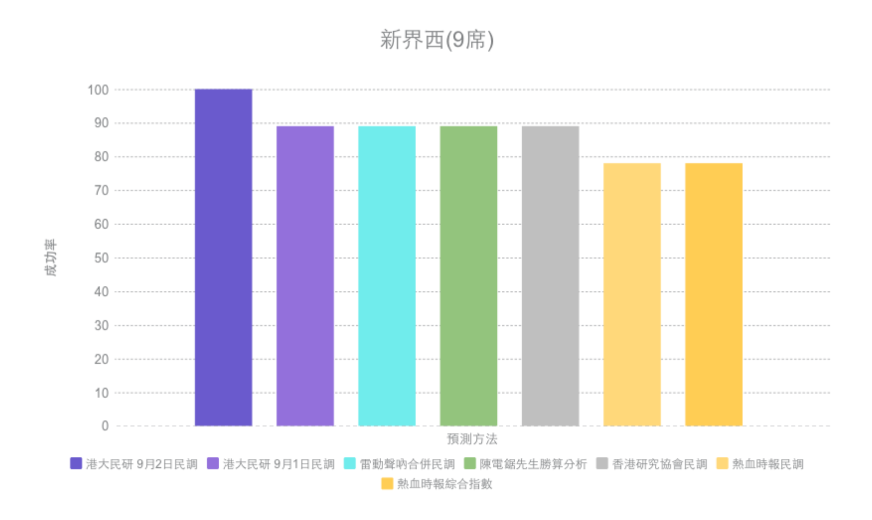
除港大在 9 月 1 日的民調，其他民調均準確預測九龍東所有當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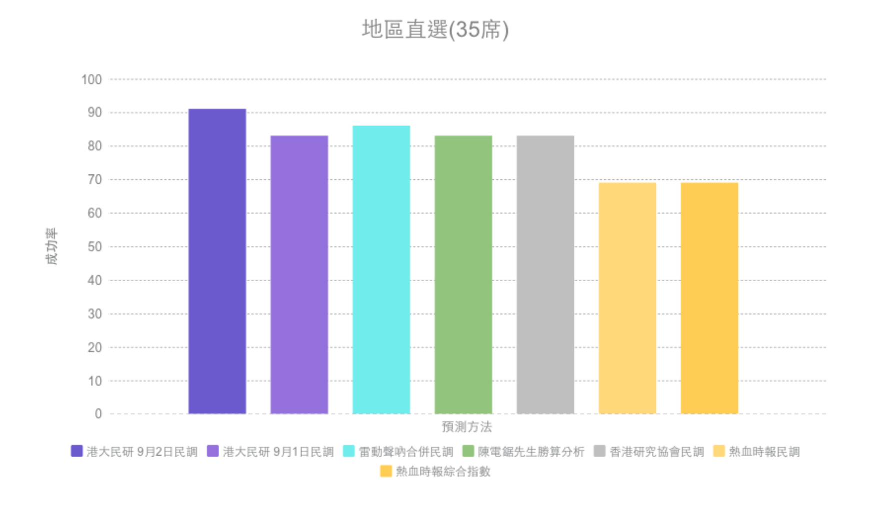
香港研究協會在九龍西預測成功率達 100%，而港大 9 月 2 日民調、雷動聲吶及陳雷鋸的分析則以 83%緊隨其後。熱血時報的民調及綜合指數以 67%成功率敬陪末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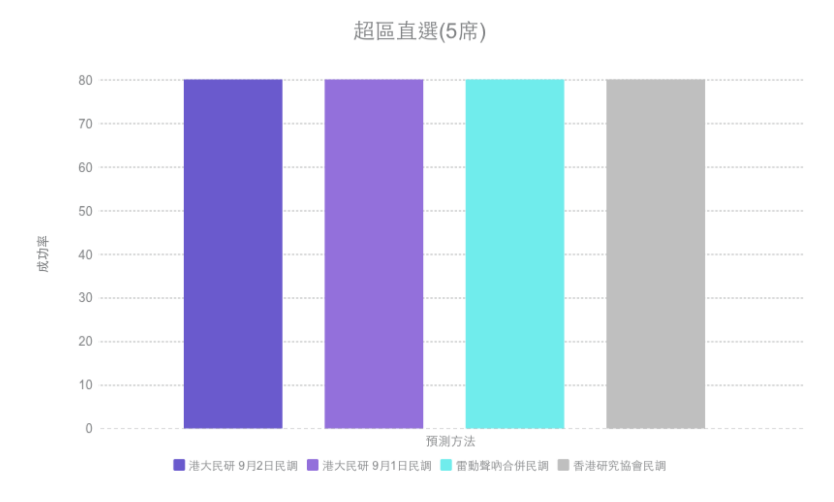
港大兩次民調均能預測新東其中 8 席名單（89%），雷動聲吶則以 78%成功率緊隨其後。熱血時報的民調及綜合指數則低至 56%。



港大 9 月 2 日民調成功預測全部議席。雷動、陳電鋸及香港研究均成功預測當中 8 席（89%）。



綜合而言，港大 9 月 2 日民調預測成功率達 91%（32 席），雷動聲吶則僅以兩席之差排次位。熱血時報的民調及綜合指數的成功率均為 69%，為上述民調中最低。



超級區議會選舉只有港大民研 、雷動計劃及香港研究協會發表民調。所有民調均準確預測當中的 4 席，成功率為 80%。

觀察及檢討

港大民研的最後一次民調預測最準確，35 名地區直選的議席成功預測 32 席，5 名超區直選的議席亦成功預測了 4 席。在這次選舉，以固網電話隨機抽樣（如港大民研）比流動電話（如熱血時報）在預測成功

率方面有顯著分別。除此以外，港大民研在 9 月 2 日公佈的數據令其預測準確度大幅上升。與各項民調比較，雷動聲吶的預測能力相當理想，亦與港大民研 9 月 2 日的民調表現相近。希望將來可發展出更多能顯著改善準確度的合併方法。

從今次選舉可見，以手機程式作民調媒介的可取之處。除了準確度方面與傳統固網電話民調相近，亦能接觸更多固網電話接觸不到的年齡層。與此同時，手機程式民調相對成本較低，只需有系統發佈調查訊息即可，省卻大量人手及時間成本。這樣能更彈性地隨選情走向調整民調的次數及時機，從而收集到較貼市的民意。

民調「誤差」就是策略投票發揮效果的明證

當考生從模擬考試中知道自己成績欠佳，自然會全力以赴，希望在最後關頭力挽狂瀾。選民的策略投票，就是為了改寫民調所反映的欠佳選情。根據**前文**，在五個雷動民調未能準確預測的地區直選議席中，有三席為非建制陣營（張超雄、游蕙禎、羅冠聰）。而雷動民調之所以出錯，很可能就是因為雷動民調顯示他們屬於邊緣而有機會落選的名單，所以雷動計劃建議雷動聲吶用家策略投票給他們。結果，策略選民真的成功扭轉不利的選情，也推翻了民調選前的預測。邊緣名單最後當選，當然不會全是雷動計劃的功勞，但要評估包括雷動在內

的民調預測，以至策略投票是否有效時，這些都是必需考慮的因素。雖然民調預測和選舉結果有差異，但這卻是策略投票改寫選情，發揮力量的憑証。

（刊於立場新聞 2016 年 9 月 30 日）

48

《雷動計劃》檢討之三：策略投票與協商文化

公民數據 - 美數佳兒

近年的政治氛圍

今年 9 月立法會選舉，不少選民參與了香港第一次的大型策略投票。這次成果與其歸功於「雷動」，不如說是選民主動選擇以大局為重，行使個人意志，為非建制派爭取最多議席。自 2014 年雨傘運動後，拒絕大台和學聯解體，這些都預示了非建制陣營的碎片化。傘後組織雨後春筍，各自修行，直至年初的魚蛋革命，本土派抬頭；隨後，新東補選，手執 6 萬多票的梁天琦更

宣告「建制、泛民、本土三分天下」。青年人開始正式踏足政壇，令今屆候選人的平均年齡更趨年輕。

面對非建制陣營碎片化，社會有聲音建議政黨應進行協商和初選，而戴耀廷教授提出「雷動計劃」初期也有意跟泛民政黨協調出選名單，可惜建議不獲候選人普遍接受。結果在今屆選舉，每區均出現至少 8 張非建制參選名單。在這膠著的情況下，從網上留言和坊間文章看到，不少選民對議會生態都感到迷茫，擔心非建制陣營「攬炒」(鷸蚌相爭)，令建制派從中漁人得利。

「策略選民討論群組」引入協商文化

鑑於這嚴峻的選情，「雷動計劃」希望組織選民自發策略投票，由下而上改變這局面。「公民數據」由一班由科技人員組成。「雷動計劃」得到「公民數據」的支援，開發出「雷動聲吶」，用資訊科技實踐概念。「雷動聲吶」的主要功能包括：

1. 在五月至九月期間收集非建制派支持者的投票意向，作為分析各候選名單勝算的其中一組資料
2. 招聚會擔當策略選民及雷霆救兵的選民
3. 在八月會作為街頭民意調查的平台，提供另一組分析各候選名單勝算的資料
4. 讓參與了雷動計劃的策略選民及雷霆救兵之間進行討論的平台

5. 策略選民在選舉日當天匯報投票意向的平台
6. 在選舉日當天最後階段向雷霆救兵發放最後的訊息的平台

一方面「雷動聲吶」選舉前不時收集和發放選情資訊，令選民於投票時有更多資訊，作出明智決定。另一方面，「雷動計劃」深信，選民的自由意志需要被尊重— 這是民主的基本精神。所以「雷動聲吶」建立了「策略選民討論群組」，讓用家參與協商(Deliberation)，由下而上共同協商投票策略，從而實踐出「雷動計劃」策略投票模式。

成熟的民主社會不單依賴開放、完善的制度，更需要一群願意關心社會，有協商能力，並能在多元價值中尋求共識的公民。「雷動計劃」透過「雷動聲吶」和 Telegram 進行的「策略選民討論群組」，不但引入了協商文化，亦同時聚集了一群熱心而思想開通的公民。香港第一次推行這樣的大型協商，難免有其不足及需改善之處。即使如此，在這個文化多元和政治光譜愈趨廣闊的時代，持續的對話和協商是縮窄彼此分歧，一起解決問題的出路。

「策略選民討論群組」操作及檢討

顧名思義，「策略選民討論群組」是為策略選民而設，當時距離選舉只有一星期，在短促的時間裡，雷

動團隊相信參加者若有共同目標 (爭取非建制派議席過半)，協商過程會更有效率。討論群組分別由「策略選民」和「雷霆救兵」組成：

- 「策略選民」指那些願意為「共同目標」而放棄勝算較低的非建制候選人；或未決定投票意向，但會考慮令自己一票發揮最大價值的選民。
- 「雷霆救兵」指那些願意為目標而在選舉日延後至約傍晚八點才投票，並轉投給勝算較高，但屬第二、三或更後意願的選民。

透過「雷動聲吶」 Telegram 的問卷，擁有相似投票意向的策略選民會被邀請加入群組，就整合分析後的數據進行討論協商，提出自己的策略和理據，群組同時要聆聽組內不同聲音，並為共同目標尋求策略和投票意向的共識。在 8 月 28 日及 9 月 1 日，群組進行了兩次協商預演，並邀請參加者用 Telegram 進行模擬投票，在商討後選出他們認為最值得策略投票的候選人。這兩次預演令策略選民更清楚協商是怎樣一回事，亦令選舉日前夕(9 月 3 日) 的協商過程更暢順。**根據統計，在選舉前夕的一次商討，約有 1 萬 3 千位策略選民加入了「策略選民討論群組」**。

整個協商討論的互動過程，參與者雖然加深了對「雷動計劃」的理解，但對當中的細節卻各有不同的詮釋。例如很多參與者混淆「策略選民」和「雷霆救兵」

的定義和分工，因此在協商的過程中出現不少誤會；此外「雷動聲吶」邀請參加者入組的過程也有點混亂。

另一方面，我們亦留意到，參加者對於整合之後的數據分析不時會提出疑問，這現象令人鼓舞。這證明參加者都有自由意志，思想獨立，會反思群組的決定。可惜當晚時間緊迫，我們未能及時解釋或回應，因此浪費了令討論進深的機會。而在協商的過程中，群組主持和管理員未有適時協助參與者，群組參與者不夠了解討論流程和問題焦點。再者群組大小亦影響討論質素。

這些問題都反映「雷動聲吶」向公眾傳遞信息的效果尚有不足，而且未能及時回應公眾的意見和疑問。我們希望下一次參加者能更明白操作細節，而團隊亦能夠迅速提供回應和協助。我們將會進一步分析和檢討整個協商過程，並參考外國經驗，為將來的大型網上協商討論作更好的預備。我們希望透過引入協商文化，推動策略投票之餘，亦可以增強香港人的公民參與。

各區協商概況

綜觀各區的協商情況，除了個別被刻意搗亂的群組，大部份的策略選民都能夠在組內理性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並對持不同意見的參加者予以尊重。雖然同一群組的參加者，他們的投票意向應該很接近，但分歧和磨擦還是在所難免。可幸大部份人都沒有忘記參與「雷動」

的初衷 — 就是要送最多的非建制議員進入議會。本著這共同的目標，他們都能作出某程度的妥協，得出策略和投票意向的共識。但誠如上文所說，成熟的民主社會尊重每個人的意願和見解，因此若有參與者對討論結果有異議，或決定放棄跟隨，雷動團隊仍然歡迎和感謝他們的參與，並感謝他們對協商文化、策略投票討論的貢獻。

個案分享

其中一位群組參加者分享了她在「雷動聲吶」中商討的經驗。她真誠地告訴我們：第一次預演的時候完全不明白協商的流程和目的。她只想獲得「雷動聲吶」的情報，然後跟著來投票。第一次參與預演時，她發現很多策略選民在群組裡各自表述，有人早來，有人中途加入，衆說紛紜；因此很難跟上討論的脈絡。但經過一番討論，雖然各人的意見和看法仍有出入，但由於最後投票的自主權仍在策略選民手上，她選擇自己認為最值得策略投票的候選人後，透過即時統計結果，看到自己和主流策略意願的落差，藉此重新檢視自己的想法和策略：自己可以怎樣配合、願不願意配合呢？這樣的協商絕不是人云亦云，而是讓各人對不同想法，交流意見，接收新資訊後再檢視、修正或堅持自己的看法。經過兩次預演之後，這參與者了解到協商文化及策略投票的精髓，更興奮地將她的見解和經驗推廣給朋友。

協商文化可重組碎片

今次「雷動計劃」所推行的協商過程雖未能盡善盡美，但意義非凡。這是第一次在香港進行的大型網上商討，從下而上地由策略選民決定策略投票的方向，這實在是一次寶貴的民主實踐經驗。更重要的是，這種協商文化不單可以應用在策略投票，更可以應用到其他政治、民生的議題。「雷動計劃」會積極改善策略投票的操作，同時亦希望推動協商文化，為改善非建制陣營碎片化的局面，開拓凝聚民主力量的空間。

（刊於立場新聞 2016 年 10 月 03 日）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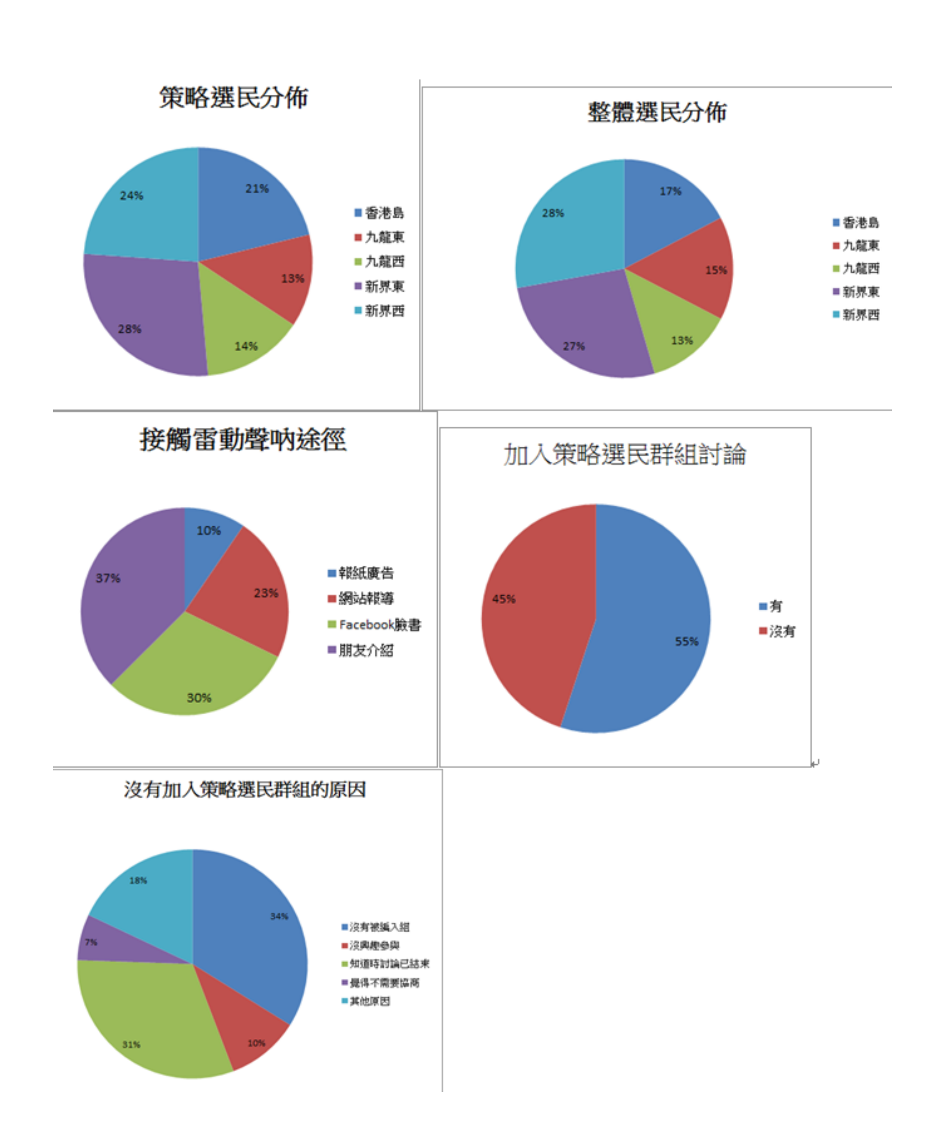
《雷動計劃》檢討之四：協商文化的選舉效果

公民數據 - KL

前言

早前發表的雷動回顧文章已提及**策略投票的成效**，以及**協商文化的重要**性。然而，協商過後參與者是否真的會以策略投票為考慮？他們對協商過程的感覺又是如何？為此雷動聲吶向參與者作選舉後的問卷調查，並從完成問卷的 8707 人當中分析其意見。

第一部分：策略選民的基本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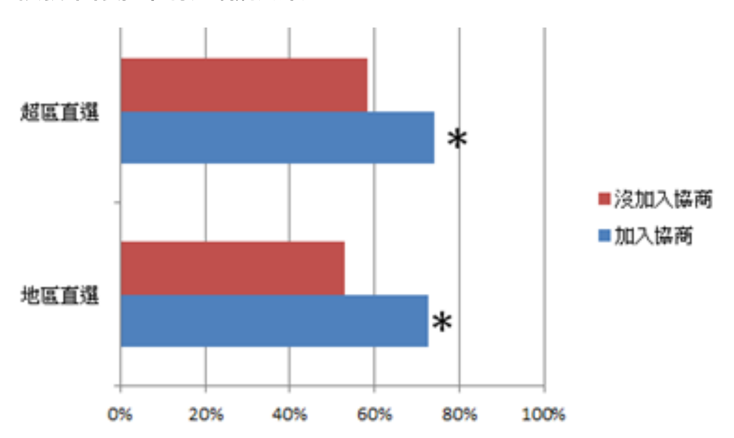
策略選民分佈大致與**整體數據**相符，以新界東最多（28%）。有近四成參與者由朋友介紹接觸雷動聲吶（37%），其次從 Facebook（30%），報章最少

（10%）。另有超過五成參與者加入策略選民群組討論（55%）。主要沒有加入群組的原因為沒有被編入組（34%），其次為知道時討論已結束（31%），只有17%參與者認為沒興趣參與或覺得不需要協商。策略選民亦匯報自己影響了多少人的投票取向。撇除了不合理的數值（如少於零或多於一百），選民平均能影響 3.2 人（標準差為 6.4 人）。

第二部分：參與協商過程後的投票行為

為比較選民加入群組參與協商後有否影響其投票行為，我們使用卡方測定（Chi-square test）辨別在統計學上有明顯分別的投票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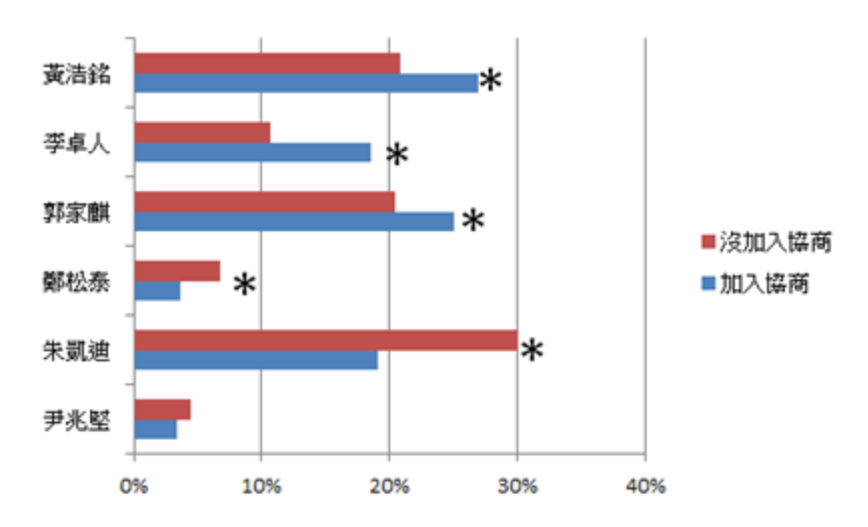
根據雷動聲吶建議投票



以星號（*）標示的候選人代表其得票率在有／沒有加入協商過程的選民間有統計學上的明顯差異。

加入協商過程後的選民有超過七成根據雷動聲吶的建議投票予地區及超區直選（已撇除非超區選民）的候選人，遠高於沒加入協商的選民（均不足六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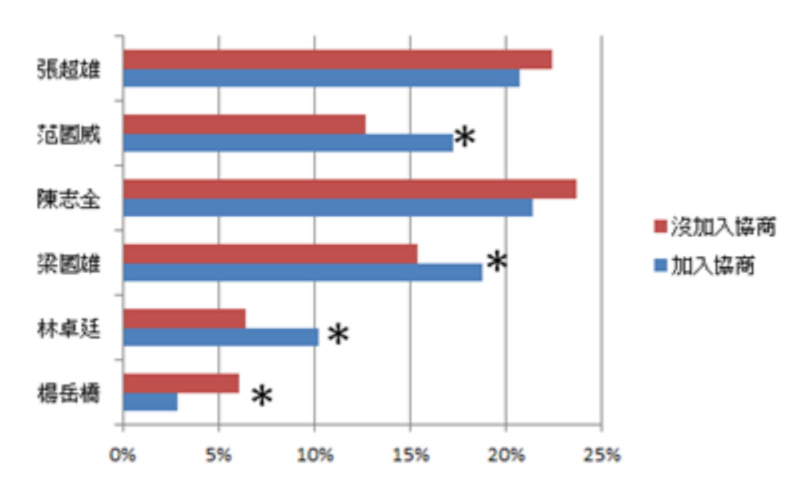
新界西



以星號（ * ）標示的候選人代表其得票率在有 / 沒有加入協商過程的選民間有統計學上的明顯差異。

參與協商過程的選民相對較少投票給勝算穩定的朱凱迪及鄭松泰，但較傾向投票給郭家麒、李卓人及黃浩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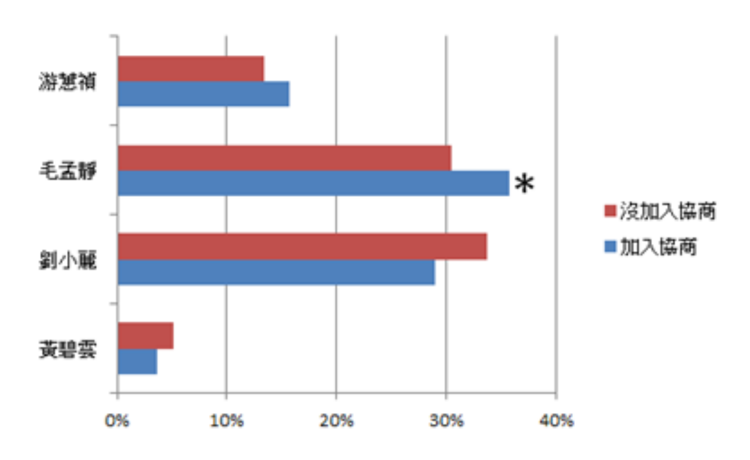
新界東



以星號（ * ）標示的候選人代表其得票率在有 / 沒有加入協商過程的選民間有統計學上的明顯差異。

參與協商過程的選民相對較少投票給勝算穩定的楊岳橋，但較傾向投票予林卓廷、梁國雄及范國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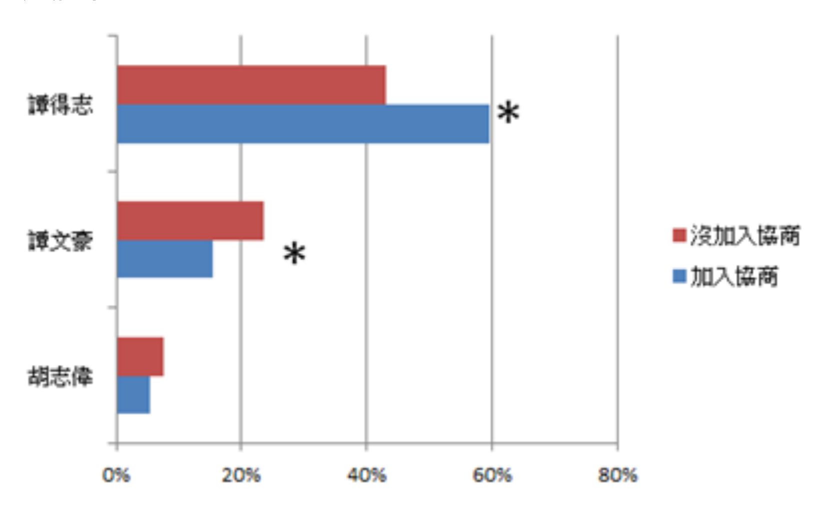
九龍西



以星號（＊）標示的候選人代表其得票率在有／沒有加入協商過程的選民間有統計學上的明顯差異。

參與協商過程的選民相對較傾向投票予毛孟靜，其他候選人的得票率在兩組選民間無明顯差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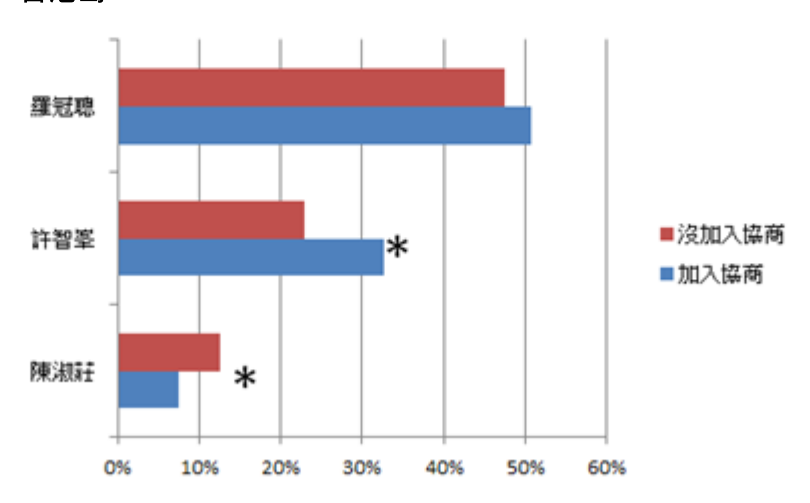
九龍東



以星號（*）標示的候選人代表其得票率在有/沒有加入協商過程的選民間有統計學上的明顯差異。

參與協商過程的選民相對較少投票給譚文豪，但明顯較多投票給選情告急的譚得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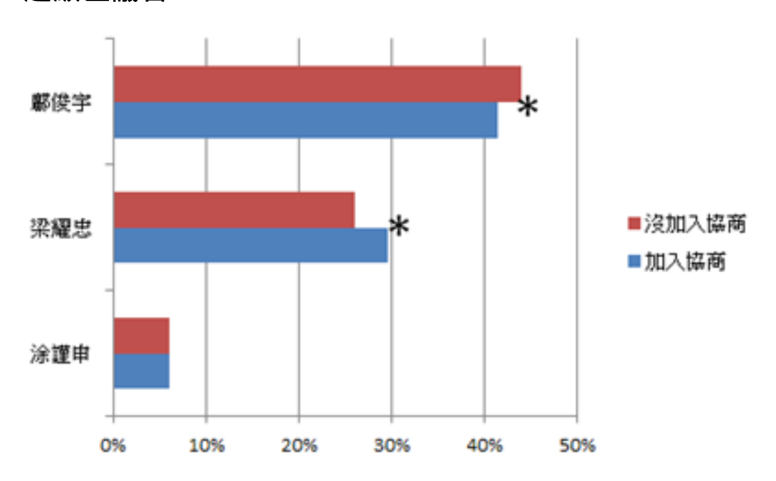
香港島



以星號（ * ）標示的候選人代表其得票率在有／沒有加入協商過程的選民間有統計學上的明顯差異。

參與協商過程的選民相對較少投票給勝算穩定的陳淑莊，但較傾向投票予許智峯。

超級區議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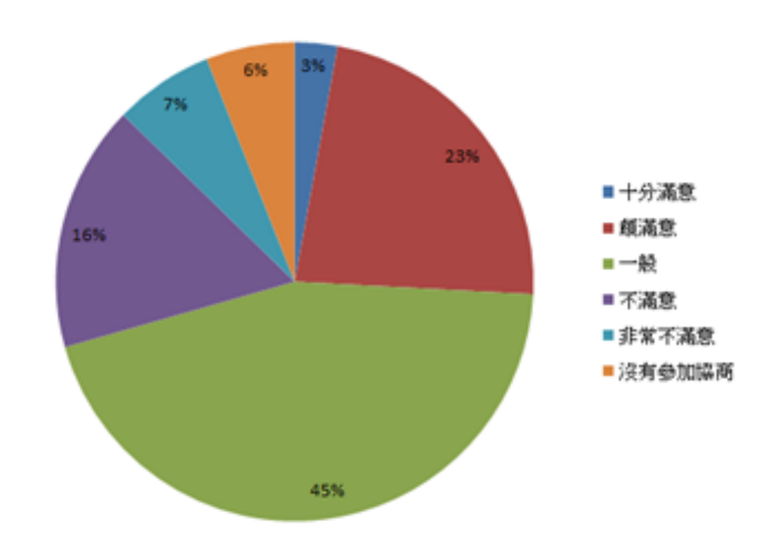


以星號（ * ）標示的候選人代表其得票率在有 / 沒有加入協商過程的選民間有統計學上的明顯差異。
參與協商過程的選民相對較少投票給鄺俊宇，但較傾向投票予梁耀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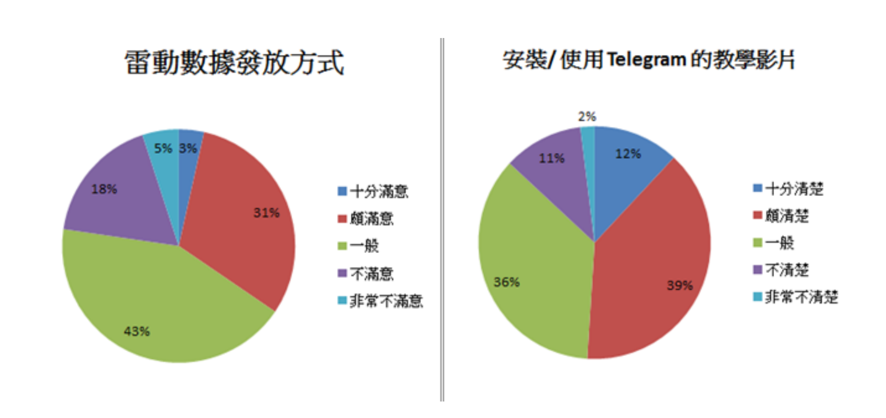
小結

加入協商過程後，考慮並根據雷動聲吶建議投票的選民明顯較多。選民會把其選票集中支持選情告急的候選人（如九東的譚得志），因此可以觀察到支持度高的候選人得票率明顯較低（如新東的楊岳橋和新西的朱凱迪）。然而，需平均分配選票的候選人的得票率仍是有很大差異，如超區的梁耀忠（29.6%）及鄺俊宇（41.5%）。怎樣實時處理票數流動，將會是策略投票其中一個發展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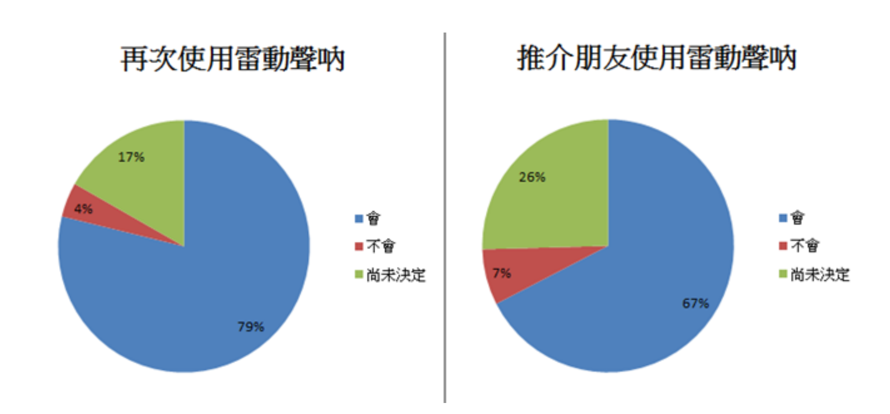
第三部分：參與者對雷動聲吶的滿意程度



參與者對雷動聲吶的協商過程感覺一般（45%），只有不足三成感到滿意（26%）。



參與者對雷動聲吶的數據發放方式感覺一般（43%），只有不足四成感到滿意（34%）。另外有超過一半參與者（51%）認為安裝／使用 Telegram 的教學影片清楚。



接近八成使用者表示會再次使用雷動聲吶（79%），亦有接近七成使用者表示會推介朋友使用雷動聲吶（67%）。

雖然參與協商過程後對投票取向有明顯影響，但使用者對協商過程感覺一般，亦有不少人未能及時加入群組參與討論。雷動聲吶的數據發放方式亦有待改進。幸而參與者普遍滿意 Telegram 教學影片，大多會再次使用雷動聲吶並推介朋友加入。

總結

是次調查為協商文化的重要性提供實證支持。參與協商後的選民明顯傾向於考慮並進行策略投票，從而

有效使選票不致浪費於高支持度的人選，並爭取讓選情不利的非建制候選人成功入閘。本調查亦顯示數項雷動聲吶需改善的地方，包括資訊發佈的方式，盡快讓選民加入群組協商等。

至於用家在 Telegram 以文字自由輸入的意見，我們會詳加整理，冀在將來提升其滿意度。我們亦將會在社交媒體加強推廣，或鼓勵雷動聲吶的使用者推薦予朋友使用。策略選民數目持續增長，便能對不公義的政制產生衝擊。此外，我們現正與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合作，探討普羅大眾對策略投票的意見，用以比對是次調查的結果。

（刊於立場新聞 2016 年 10 月 07 日）

50

《雷動計劃》檢討之五：制定和執行策略投票 - 超區篇

公民數據 Angus

引言

在本系列的前數篇文章，我們已大致說明策略投票及協商文化對整體選舉結果的重要性。由本文開始，我們會向公眾講解雷動如何從民調資料及群眾商討中制訂「雷動聲吶建議名單」（下稱「建議名單」），而這亦是出現最多爭議的部份。

民調分析

在九月三日，雷動計劃的數據分析團隊根據手上一切可以使用的資訊，經過統計處理後總結出最後一個的選前預測。所使用的數據包括：

1. 由港大民調製作後公開的民調選舉原始數據，
2. 雷動聲吶多月來收集的民調數據，
3. 由公民數據的近百位義工在選舉前一直進行的街頭民意調查。

協商和表決

1. 表決會否於投票日執行「建議名單」。
2. 如果該區的建議是數位候選人平均分票的話，則討論並利用群組內的投票系統，以達到平均分票。
3. 如果該區的建議是從數位候選人名單中選擇若干名單來支持，則討論並表決支持哪張名單。

雷動計劃效果分析：超級區議會

以下雷動計劃放到策略選民群組，交付表決的分析建議。

策略投票選情分析：超區（五席）

1. 建制與非建制得票比：四成多對五成多。
2. 建制選票較集中於李慧琼，當選機會極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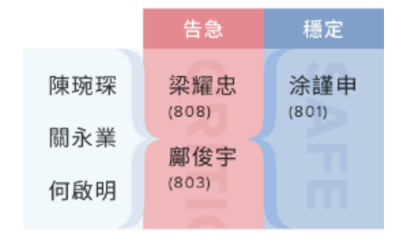
3. 建制配票能力很高，若建制能把選票較平均地分回給王國興與周浩鼎，建制的最後名單的支持度不可能太低。
4. 安全線：14%；贏硬線：18%；入圍線：6%。
5. 非建制在超區爭取三席。
6. 非建制選票較集中於涂謹申，支持度已超越「選情穩定區」，當選機會是相當高。即使他的一部分支持者轉投其他非建制名單，應也能當選。
7. 陳琬琛、何啟明和關永業已宣布停止一切選舉工程，他們的支持者可轉投其他較有機會的非建制名單。
8. 梁耀忠及鄺俊宇都未達安全線，在「選情告急區」內，是邊緣名單，但都有機會當選。

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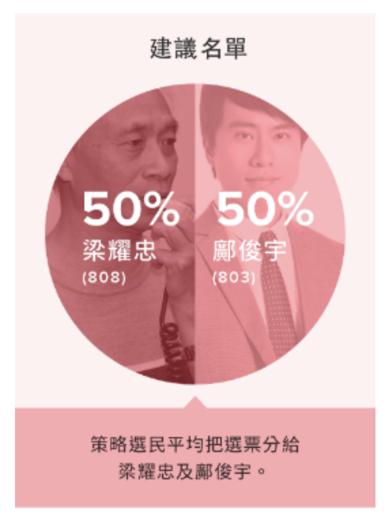
1. 涂謹申的支持者中的策略選民可考慮轉投其他非建制名單。
2. 陳琬琛、何啟明和關永業的支持者應轉去支持其他非建制名單。
3. 策略選民平均把選票分給梁耀忠及鄺俊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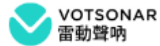
超級區議會

目標：5席爭3席



- 涂謹申的支持者中的策略選民可考慮轉投其他非建制名單。
- 陳琬琛、何啟明和關永業的支持者應轉去支持其他非建制名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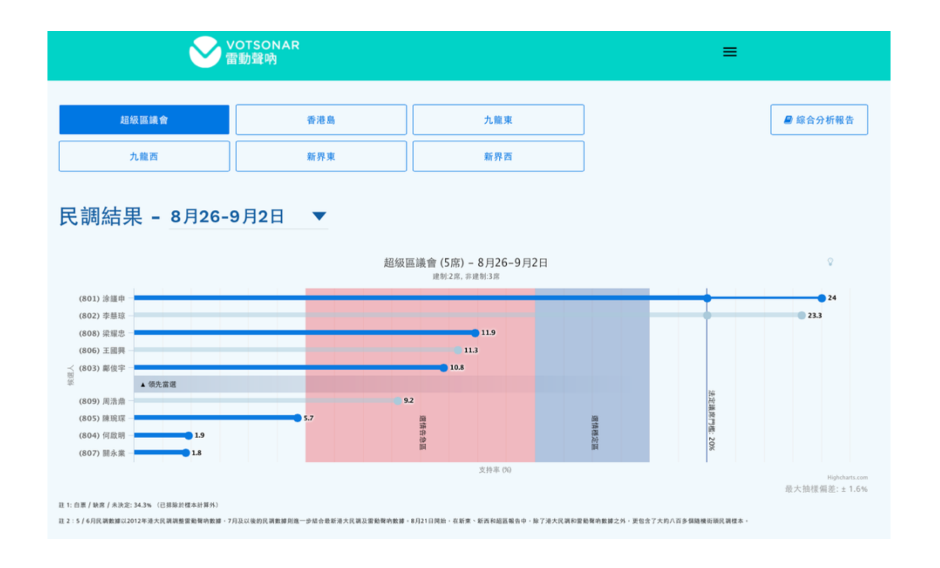
根據當時民調數據，超區的建制與非建制得票比約 43% : 57% 。若建制打算攻取三席而平均分票，每張名單得票率約為 14%。故非建制派的安全線訂為 14%，同樣是在五席中爭取三席。策略選民群組在討論過程中，

對這個分析建議沒有太大的爭議和反彈，分別有48%和52%的策略選民，宣稱將會在投票日投給梁耀忠和鄺俊宇。這可能因為兩位候選人在非建制陣營中都不是有甚大爭議的人物，故平均分票應可實踐。加上在超區有幾位非建制的候選人退選，按推算，涂的得票率將會回落但仍在安全線之上，而梁和鄺的得票將會回升至超過安全線，三人一同入局。

超區建議風險評估：涂謹申得票回落程度的估算

至於涂謹申得票回落程度的估算，我們需要知道候選人的支持者中，大概有多少比例是策略選民，有多少比例是「第一選擇選民」(First choice voters)。根據港大民調於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八日所做的 2016 年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前民意調查（下稱港大選前民調），涂謹申的支持者中約有 25.1%為策略選民。這數字比全港策略選民比例（22%）稍高，可以理解為非建制選民比建制派選民更傾向成為策略選民，故仍屬合理。而我們觀察到在港大民調於九月二日公佈的「2016 年立法會選舉民意調查最後階段整合分析」中，我們亦看到選民人口中的策略選民數字穩定甚至稍微下降（報告指出超區選民中策略選民佔 18%，比「選前民調」的 22%低）。即使以較保守的數字去考慮，假設全港所有策略選民都接受雷動建議的話，涂謹申票數最多下跌大約 25%，即

是由 9 月 2 日民調支持度的 24%回落至 18%（抽樣誤差 1.6%），涂謹申仍然屬於穩勝範圍。



執行：實際結果及檢討

涂謹申由穩勝變僅勝的因由

有關超區的選舉結果，可以說是出人意表，但尚幸有驚無險，能保住了非建制派的三席議席。在超區選舉中的最後兩日，發生了兩件影響力大但沒有先例可供預測的事：

1. 有三名非建制派候選人（陳琬琛、何啟明和關永業）先後宣布棄選。立法會選舉並沒有退選機制，故他們的

名字依然會留在選票上，而此前並沒有研究可供分析候選人棄選後對選民的影響。
2. 民主黨涂謹申和鄺俊宇召開記者會，請求選民按選區策略投票給他們兩人。

雷動計劃在推算建議名單時，已經把這兩件事的可能影響考慮在內，並認為涂的支持度在即使較進取的估算之下，仍屬安全範圍。可是事實證明上述事件對選民心理影響巨大，為數極多的非建制的選民的取態其實改變了，有更多人願意成為策略選民，放棄其首選投票對象。這情況清楚反映在涂謹申的選票流失；他由 9 月 2 日預測的 24%，最終得票下跌至 12.8%，跌幅近半，推算出的策略選民比例由最原先估計的最進取上限 25%，飆升至近 47%，變成近半非建制選民在超區投票中進行了策略投票。這樣的效果，導致到涂謹申得票率挨近最低當選門檻，險些落敗於建制派王國興。

邊緣名單票數有增長但不均

而且，雖然策略選民的人數大增，令邊緣名單得票增加不少，但發揮的效果並不平均。在民主黨召開記者會推動配票，和眾多候選人棄選的氛圍下，策略選民似乎皆認為鄺俊宇是最需要選票支持的名單，結果他的最後得票反而過多。雖然雷動計劃已經清楚地建議策略選民「平均分票」予鄺俊宇和梁耀忠，可是在雷動計劃

以外，通過各種方式收到「建議名單」的策略選民（就是所謂的「漣漪效應」），明顯沒有完全跟隨建議：梁耀忠由最後民調的 11.9%只升至 15.9%，但鄺俊宇卻由 10.8%大升至 25.7%。換句話說，由 2 號至四號之間改變主意的選民中，有接近八成選擇了鄺，兩成選擇了梁，而非建議的平均分配。

雖然雷動聲呐用家經過商討後都能夠明白並運用建議的內容（用家投票結果：「會投鄺俊宇」：52%，「會投梁耀忠」：48%），可是今次參與影響了超區選舉結果的策略選民，很多都不是雷動聲呐用家。他們有些有可能採納了雷動建議，但也有可能只採納了符合他們想法的那部分（如覺得必須支持鄺俊宇）而不是採取策略上最有效的方法，結果導致分配不均。

那麼「漣漪效應」下的策略選民，是作了怎樣的決策呢？這明顯需要更多的研究分析才可定論，但考慮到選前一天民主黨有進行嚴肅的配票呼籲，我們可以從「民主黨 vs 非民主黨」分成兩個板塊，約略地理解民主黨動員效果。

從民調前後的三位非建制候選人的支持度作並政黨做歸類：

	雷動聲吶民調支持度 (9 月 2 日)	選舉結果得票率 (9 月 4 日)	
涂謹申	24%	12.8%	-11.2%
鄺俊宇	10.8%	25.7%	+14.9%
民主黨超區 (總和)	**34.8%**	**38.5%**	**+3.7%**
梁耀忠	11.9%	15.9%	**+4.0%**

我們發現民主黨的兩個候選人的支持度總和整體增加了 3.7%，這和梁耀忠的增幅（4％）相近；可是，涂謹申和鄺俊宇的得票率，和 9 月 2 日的民調支持度則近乎對調（參上表）。

所以，雷動計劃和民主黨的配票呼籲出現了強烈的疊加效應，大量本來是支持民主黨涂謹申的選民響應了民主黨的配票呼籲轉投同是民主黨的鄺俊宇，並蓋過了雷動計劃的平均分配建議；而同梁耀忠的支持度增幅主要來自棄選事件和投票率增加（或是民調誤差，低估了得票率），雷動計劃的平均分配建議，對他的助益並不大。

（刊於立場新聞 2016 年 10 月 13 日）

51

數字會說話：雷動究竟有無用？

公民數據

雖然 2016 年立法會選舉已結束，然而坊間對這次選舉還有不少討論，尤其質疑由戴耀廷和公民聯合行動所發動的「雷動計劃」（下稱「雷動」），認為「雷動」是非建制派的「掌心雷」，鼓勵選民在投票時不再考慮到候選人在地區上的政績或是政綱，而只是盲從「雷動」所推介的候選人，毫不民主。

那麼，到底今屆選舉選民在投票時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是什麼? 候選人的勝算又會否影響到選民的選擇? 又有多少選民依照「雷動」投票? 為了解答這些問題，科技和數據分析組織「公民數據」九月尾在「雷動聲吶」系統中發出問卷進行調查，同時亦委託了香港大學民意

研究計劃，用隨機電話抽樣訪問，希望能雙管齊下收集數據，以解答這些問題。

接近一半選民成為「策略選民」

調查中最令人驚訝的應該是有關「策略選民」的比例。「策略選民」是指那些宣稱會以候選人的勝算為投票的考慮因素，在投票時會把票投給次選但勝算較高的候選人的選民。策略選民佔香港選民的比例，無論是本地學者引述外國研究，抑或是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 2012 年、2016 年 7 月初和 9 月初所進行的選舉研究，都估算策略選民的比例是佔全港選民約 17% - 28%。按投票人數 216.8 萬計算，大約為 37 至 60 萬。

但在這次報告，卻發現有接近 45.6% 曾在本屆立法會選舉中投票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是策略選民，比原先最進取的估算 (28%) 都多很多。按投票人數推算，在今屆有近 100 萬選民是策略選民。選舉前後民調之不同，反映出今屆選舉在最後的階段有重大的改變，使到更多人成為策略選民。而這預計之外近 40 萬策略選民，可說是完全改寫了選舉結果。

「策略選民」並不等於「雷動策略選民」

策略選民大幅增加好像是確認了坊間對「雷動」的質疑。坊間早已將這些策略選民等同受「掌心雷」影響的選民，認為他們必定遵照「雷動」的建議進行投票，是沒有思想的選民。然而，調查卻發現，最終有參考「雷動」建議的人在策略選民人數中只佔 10% ，在策略選民眾多參考資訊之中只是排名第 6。跟隨了「雷動」建議進行投票的，更大概只有約 7 萬人。7 萬人的協同合作，雖然的確有能力改變選舉結果，但相比 100 萬策略選民人數，跟從「雷動」建議的策略選民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多。

另一方面，調查發現有近三成多的雷動用家表示經考慮後，是完全沒有跟隨「雷動」建議進行投票。這反映出作為策略選民而又真的會全心全意「跟從」「雷動」，並不惜犧牲個人意願的人（即所謂「含淚投票」或「雷動掌心雷」）的比例，其實並不多。

策略選民大增並非全因「雷動」

雖然今屆策略選民大增，其增長應並非全由「雷動」所推動。選舉期間發生的種種事情，例如有泛民候選人在最後關頭棄選，民主黨在選舉最後階段呼籲支持者在超級區議會改投鄺俊宇等因素，都影響了今屆選舉的策略選民人數。這次的調查數據除了反映「雷動」只是策略選民增長的其中一股推動力，亦反映出策略選民

並非完全盲從「雷動」的建議，而「雷動」對某些選區的選舉結果雖然可能有關鍵影響，但整體上並不如外界想像那麼高。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11 月 22 日）

52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雷動計劃》漣漪效應調查研究

公民數據

引言

2016 年立法會選舉已經結束，坊間亦有不少分析，期望為選民的投票行為和決策過程帶出一些啟示。公民數據致力於以數據分析，故除了在九月尾在雷動聲吶系統中發出問卷進行調查外（見另文），我們亦委託了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用隨機電話抽樣訪問，希望

能雙管齊下，可以補充坊間的論述，特別是有關今屆選舉的策略投票行為「雷動計劃」其帶來的所謂「漣漪效應」，對選民的影響。

調查範圍

今次「2016 年立法會選舉選民投票行為意見調查」（下稱「報告」）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下稱 POP）在 10 月 3-11 日期間，用隨機電話抽樣訪問方式，在全港訪問了 1,047 位有在本屆 2016 年立法會選舉中投票的選民，有效回應率為 72%。詳細結果中的數字按照政府統計處提供之 2016 年中全港人口年齡及性別分佈初步統計數字，以及 2011 年人口普查收集之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分佈統計數字，以「反覆多重加權法」作出調整，詳情參考附錄。

基本結果分析

首先，數據中最令人驚訝的應該是有關「策略選民」的比例。「策略選民」意指那些宣稱會以候選人的勝算為考慮因素，在投票時會把票投給次選但勝算較高候選人的選民。而策略選民佔香港選民的比例，無論是本地學者引述外國研究，抑或是由 POP 在 2012 年、2016 年 7 月初和 9 月初所進行的選舉研究（參），都

估算策略選民的比例是佔全港選民約 17%-28%，按投票人數 216.8 萬計算，大約為 36.8 萬至 60.7 萬左右。但在這次的報告中，卻發現有接近 45.6%（98.9 萬）的曾在本屆立法會選舉中投票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是策略選民，比原先最進取的估算(28%)都多很多。這是一個導致選舉結果出人意料的主因，而這預計之外的 38 萬位選民，可說是完全改寫了選舉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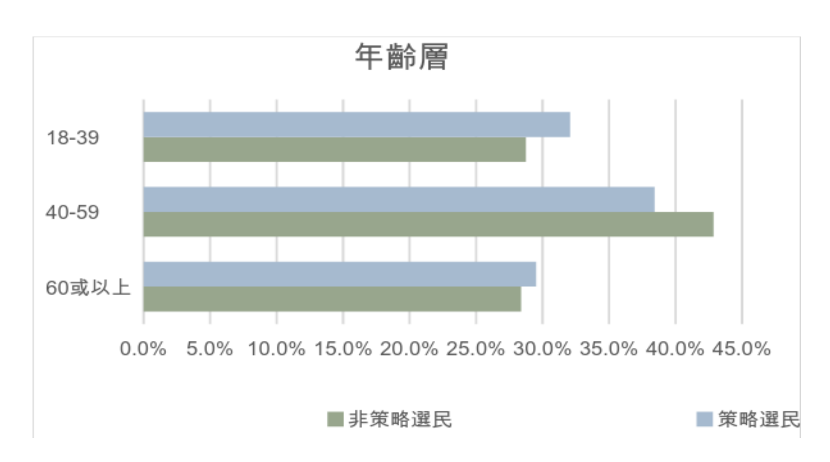
其次的是，在選舉後不斷被各界關注，毀譽參半的「雷動計劃建議」，原來並非策略選民的主要參考資訊，排名只有第六（包括「沒有參考」任何資訊的策略選民），共有 11.7%的策略選民聲稱有參考它。可是話雖如此，有參考「雷動計劃的建議」的選民，卻比「候選人的政綱、表現及往績」（7.2%）和「傳媒報導」（4.9%）的還多，可見策略選民投票時，候選人本身的政綱、表現、和往績等，其實不算很重要。這個推論又的確能在選舉結果中反映出來：今屆選舉，確實有很多勝選議員是第一次參選，當中有些甚至成為該區的票王（如羅冠聰，朱凱迪），另外一些更擊敗了當區原本穩勝的前任議員（如游蕙禎）。

那麼，策略選民究竟看中他們什麼呢？這個可以在另外一條問題的結果中找到端倪。在「點解你有考慮個別候選人既勝算來決定投票俾邊個？」一題中，最多策略選民選擇的是「希望我支持嘅陣營能夠有多 D 人當選」（51.2%）、「我相信我嘅一票係可以產生到真正

嘅作用，改變到選舉嘅結果」（36.2%）和「唔想浪費咗張選票」（36.2%）。由此可見，策略選民看重的並不是候選人本身，而是候選人所屬的陣營。這是一個十分之清晰的訊號；對選民來說，候選人只是某個政治陣營中的「載體」，候選人的政綱、表現及往績本身不再是重點，所以就算候選人之前並無參政經驗、沒有主流政黨支持、沒有地區工作、沒有政治或個人上的往績、年輕，或者甚至還未大學畢業，只要他的政治路線清晰，都有一樣有機會當選。

策略選民，其實是一個怎樣的群體？根據上述分析，選舉結果出人意表的主要原因是策略投票行為比原先所估計的多很多，而且這變化都沒有正確反映在各個民調報告當中。接著，讓我們仔細分析一下策略選民的人口特徵。（黃格和星號代表該數字以「卡方測定」中被評為有「統計中的顯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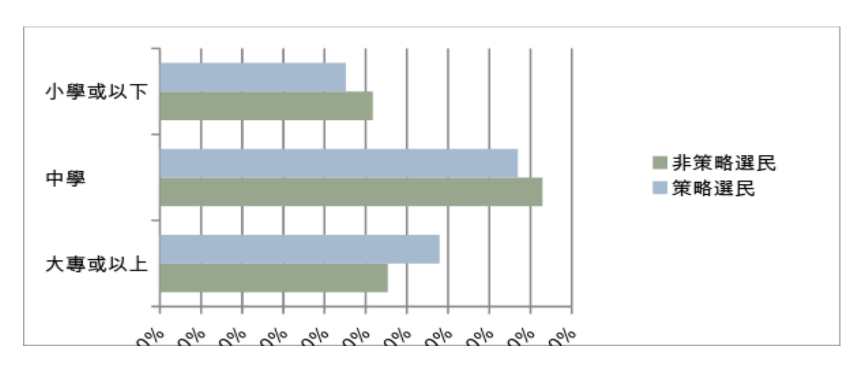
年齡層	人數比例	
	策略選民	非策略選民
18-39	32.1%	28.8%
40-59	38.4%	42.9%
60 或以上	29.5%	28.4%



人數：1024

從受訪者所屬的年齡組別來看，策略選民和非策略選民的人數比例，在不同的年齡組別中並沒有顯著差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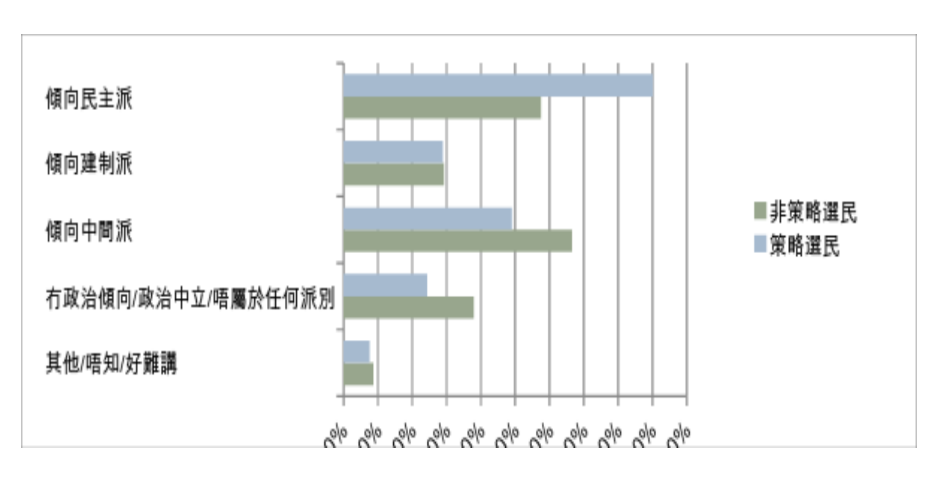
教育程度	策略選民	非策略選民
小學或以下	22.6%	25.9%
中學	43.5%	46.4%
大專或以上	34.0%	27.7%



人數：1023

從受訪者的教育程度來看，策略選民和非策略選民的人數比例，在「大專或以上」的受訪者組別中，在統計學上有顯著差異, 即是說策略選民中，高學歷人士明顯佔較重比例。

政治傾向	策略選民	非策略選民
傾向民主派	45.1%	28.8%
傾向建制派	14.5%	14.6%
傾向中間派	24.5%	33.3%
冇政治傾向/政治中立/唔屬於任何派別	12.2%	19.0%
其他/唔知/好難講	3.8%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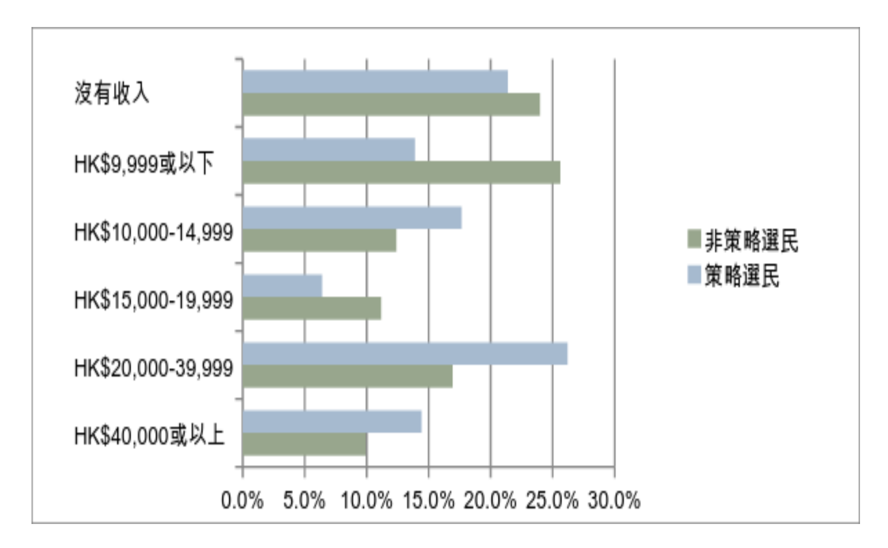


人數：1030

從受訪者的政治傾向來看，策略選民和非策略選民的人數比例，在自稱為“傾向民主派＂，和稱自己是＂傾向中間派＂或＂冇政治傾向/政治中立/唔屬於任何派別＂的組別中，有顯著的差別。深入分析顯示，策略性選民的比例在自稱為“傾向民主派”的被訪者中明顯比其他組別為高。

收入	策略選民	非策略選民
沒有收入	21.4%	24.0%
HK$9,999 或以下	13.9%	25.6%
HK$10,000-14,999	17.6%	12.4%

HK$15,000-19,999	6.4%	11.2%
HK$20,000-39,999	26.2%	16.9%
HK$40,000 或以上	14.4%	9.9%



人數：429

最後，從受訪者的每月個人收入來看，相比之下，策略選民在月入$20000-$39999 的群組的比例有統計學上的明顯較非策略選民為多；而在月入$9,999 或以下的群組，策略選民的比例則是顯著地較少。

故此，我們大概能總結出，策略選民的組成結構：相對於非策略選民來說，策略選民較傾向是收入較高

、學歷較高和傾向民主派的選民；然而在年齡分佈上，兩個群組之間並沒有明顯分別。

不同政治取向選民取態迥異

除此之外，我們也利用雷動聲吶的政治光譜分類，將策略選民和他們的投票決定放在一起去分析。

能分辨投票取向的樣本數目

投票支持的陣營	%	樣本數
建制	41.5	316.3
非建制	58.5	445.5

能分辨投票取向，而又「有考慮候選人既勝算」的樣本數目

投票支持的陣營	%	樣本數
建制	36.5	126.2
非建制	63.5	219.3

相同陣營中，「有考慮候選人既勝算」（策略選民）的比例

投票支持的陣營	「有考慮候選人既勝算」樣本數	樣本數	%
建制	126.2	316.3	39.9
非建制	219.3	445.5	49.2

把這些放在一起看，我們就會發現，報告中的「建制：非建制」的樣本比例和今次的選舉中兩個陣營的得票比例相約（41.5% vs.58.5%）；然後，在表示「有考慮候選人既勝算」（即是策略選民）的受訪者中，有接近六成半是非建制派支持者（63.5%）。最後，在非建制的選民樣本（445.5 個）中，有差不多一半（49.2%）是屬於策略選民，比例比建制派（39.9%）高。

即是說：今屆選舉中，在兩個陣營之內，「非建制派策略選民」比「建制派策略選民」的數目，多出近 1.74 倍（63.5%/36.5%= 1.74 倍）；不但如此，今屆投票給非建制派的選民中，更有近一半（49.2%）都是策略選民。非建制陣營有如此多的策略選民，是造成今次選舉結果不似預期的主因。

為什麼策略選民人數大增？

今屆選舉策略選民的比例，在最後 48 小時內大幅度地增加。這種事，在過往屆立法會選舉中都沒有發生過（這可以從選前民調和選舉結果中推斷出來）。究竟是甚麼原因，導致策略選民的數目在這次選舉中大增呢？在這次選舉期間，甚至近至選舉前的數天，發生了不少前所未見有的事件，或有可能廣泛地影響選舉而影響到策略選民的數目。事件包括：

1. 多名屬非建制的本土派候選人被選舉主任取消參選資格；
2. 多個主流政黨出現換屆，由新人出選；
3. 多個非建制派候選人在投票前數日，公開宣佈棄選；
4. 公民社會響應由戴耀廷教授的主張，積極推出雷動計劃，在各個平台鼓勵非建制派選民自救並進行策略投票，在投票前一日考慮跟隨「雷動聲吶建議名單」的建議投票；
5. 在超區選舉中，現任議員，民主黨涂謹申，在選舉前兩日召開記者會，公開呼籲支持者按所屬選區轉投黨友鄺俊宇。

這些事情，在以往選舉都從未發生，而有些事情在時間上亦和選民的轉變頗為吻合。

「雷動計劃」究竟有多大影響力？

另外，我們亦嘗試量化雷動計劃的影響力。我們暫不考慮文首有關雷動計劃可能增加了策略選民人口這個效果，單考慮它對現有的策略選民的影響力。

雷動計劃的影響分幾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在 2,168,411 位投票選民當中，有接近一半(45.6%)是策略選民並進行了策略投票；

第二個層次：在策略選民中，有部分(11.7%)在投票前參考了雷動計劃的建議；

第三個層次：在有參考雷動計劃的建議的策略選民中，部分有完全跟從或部分跟從建議去投票；

受雷動計劃影響了的選民

類別	%	選民人數
完全跟從	1.72	37252
只跟從地方選區既建議	1.10	23832
只跟從「超級區議會」既建議	0.37	7983
總數	3.19	69066

所以，從上圖表我們可以得出，今次選舉總共大約有 7 萬人跟從了雷動計劃的建議投票，當中一共大約有四萬五千人跟從了雷動在超區的建議投票，而大約六萬人跟從了雷動在地方選區的建議投票。

漣漪效應分析

另外，在選舉當日，「蘋果日報」和「香港 01」都報導了有關雷動計劃的建議，導致有不少從沒有使用雷動聲吶的用家，都有參考，甚至跟從雷動計劃的建議來投票。另外，雷動計劃亦有建議雷動聲吶的支持者去嘗試說服親友參與策略投票。因此，有評論指雷動計劃雖然是服務雷動聲吶為主，但實際上有很多沒有參加雷動聲吶的選民亦有被雷動計劃的建議而影響了其投票意向，造成「漣漪效應」，將「建議」的影響力放大了。故此，我們利用這次調查的數據作出分析，以了解「漣漪效應」的影響力。

雷動聲吶內的雷動策略選民

條件 1	條件 2	樣本數(條件 1&2)
直接收到雷動聲吶訊息		10.7
直接收到雷動聲吶訊息	按照雷動既建議投票	8.0
	% 雷動策略選民	74.5

在「有參考雷動計劃的建議」的策略選民中，有些是「直接收到 VotSonar 訊息」。從上圖表中可以看到，「有參考雷動計劃的建議」的策略選民中的人（佔有關樣本 11.7%）中，直接收到 VotSonar 訊息（佔有關樣本 2.2%）的不足兩成 。換算之下，漣漪效應的消息發放放大倍率為 5.2 倍。

從另外一個角度，我們亦可推算出在漣漪效應下，雷動計劃的建議實際影響了多少策略選民，並改變了他們的投票決定。

漣漪效應 (雷動策略選民)

條件 1	條件 2	樣本數(條件 1&2)
按照雷動既建議投票		33.3
按照雷動既建議投票	直接收到雷動聲吶訊息	8.0
	放大率（漣漪效應）	4.2

從上圖表中可以看到，「有按照雷動既建議投票」的策略選民中（有關樣本有 33.3 個），直接收到雷動聲吶訊息的大約佔四分之一（有關樣本有 8.0 個）。換算之下，受雷動計劃漣漪效應的影響，改變跟從投票建議的策略選民人數，約為直接收到雷動聲吶訊息人數的 4.2 倍。

配合雷動回顧民調的補充分析

在港大民研製作「報告」期間，公民數據亦撰寫了《雷動回顧民調分析》：（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雷動計劃-檢討之四協商文化的選舉效果/）公民數據透過雷動聲吶訪問

了 8707 個用家，就雷動計劃用家對親友的影響力作出以下的分析：

「策略選民亦匯報自己影響了多少人的投票取向。撇除了不合理的數值（如少於零或多於一百），選民平均能影響 3.2 人（標準差為 6.4 人）。」

在這裡，「影響」的意思是指有按照雷動的建議投票的人。所以，根據《雷動回顧民調分析》，按照雷動計劃的建議投票的人數，是直接收到雷動聲吶訊息並按照建議投票的人 4.2 倍 (3.2+1)。

而本次「報告」中，則得出跟從了雷動建議投票的選民數目，是「直接收到雷動聲吶訊息」並按照建議投票的人 4.2 倍。兩個報告此事上得出的中位數，竟是十分一致地同樣是 4.2 倍。可是，我們要留意並不能就以上的數字便推論理出兩者存在因果關係，即我們不應簡單將之理解為「所有非直接收到雷動聲吶訊息的雷動策略選民，都是被雷動聲吶用家而影響的」。另外，亦須留意「報告」中能用作分析漣漪效應的樣本仍然略嫌不足（未加權的有效樣本只有 33 個），誤差值較大。然而，在《雷動回顧民調》中，有關此事上的樣本數充足，而兩個報告的調查方法雖然不同卻得出相近的結論，故兩者的調查結果依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另外，公民數據的回顧民調分析中提到：

「...加入協商過程後的選民有超過七成根據雷動聲吶的建議投票予地區及超區直選（已撇除非超區選民）的候選人，遠高於沒加入協商的選民（均不足六成）。」

而在今次的「報告」中：

雷動聲吶內的雷動策略選民

條件 1	條件 2	樣本數(條件 1&2)
直接收到雷動聲吶訊息		10.7
直接收到雷動聲吶訊息	按照雷動既建議投票	8.0
	% 雷動策略選民	74.5

兩個報告都指出，雷動聲吶的用家會按照雷動的建議去投票的比例約在 65%-75%的範圍左右。即是說，策略選民們就算參與了雷動聲吶，並收到了雷動計劃建議，依然有約四分一至三分一的選民會按照自己的判斷進行策略投票，而不跟隨雷動計劃的建議。

雷動計劃在起草雷動計劃建議期間，已經把雷動策略選民對各候選人的接受程度考慮在建議之內，故此建議並不屬是隨機的建議，而是在考慮過雷動策略選民

對各候選人的接受程度後而作出的建議。根據以上數據顯示，坊間不少論者認為雷動計劃的建議左右了大量選民的投票取向這說法其實並不正確。事實其實剛好相反，首先是有近三成多的雷動策略選民拒絕跟隨雷動計劃建議，而剩下不少聲稱跟從雷動計劃建議的策略選民，並不是真的「跟從」，也許只是因為「雷動計劃的建議」和他們心中所想「剛好」一樣，又或者是經商討後理性地選擇和雷動建議一樣的投票決定。因此，作為策略選民而又真的會全心全意「跟從」雷動計劃建議，並不惜犧牲個人意願的人（所謂的「含淚投票」或「雷動掌心雷」）的比例，其實不多。

結語

　　選舉雖然完結，但選舉分析才剛開始。想要更清楚理解選舉結果和背後的民意，除了靠文本和政治分析之外，我們亦應同時重視量化分析（如民調分析，社交媒體分析，統合分析……。）給我們的啟示。各種的分析進路都有其局限，所以惟有兩者同時並行並同樣重視，我們才可以在紛亂的現實政治中，找出合理的方法去更理解時局。

（刊於立場新聞 2016 年 11 月 25 日）

53

香港民主運動再上路

在經歷過 2014 年的「雨傘運動」後，2016 立法會選舉為香港民主運動作了一次最重要檢視。選舉誰勝誰負，當然有候選人個人的因素，但從當選者的背景與特質及之後產生的組合，對香港民主運動在下一階段應如何走下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啟示。

有幾個明顯的現像可看到。一、非建制派碎片化令支持民主的力量出了太多候選名單，導致選票嚴重攤薄，也令選情陷入極大危機，最後在地區直選能取得十九席，那已是最好的結局。

二、支持民主的選民極度渴求改變，對民主運動的目標、爭取手法、組織模式及直接代表他們站在前台（議會）的人，都希望有改變。這也導致了以下其他現象出現。

三、本土組織興起，肯定已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他們必然支持自決，但較傾向於港獨立場，抗爭手法也會更激進，甚至會接受暴力的手段。也因為這原因，本土組織與民主運動持其他觀點的力量，較難協調。或可說，本土力量或已與民主運動割席，再難與民主運動中的其他力量在爭取香港民主上合作。

四、公民社會組織興起，也成為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他們著重與社區的關係，代表人物如朱凱廸、劉小麗、羅冠聰取得亮麗的成績，看到選民冀望能有一些真誠為他們發聲的人，為他們走在最前線。但他們會較專注一些個別議題，亦因而會保持較強的獨立性，不會全面政黨化，組織也不能非常龐大。怎樣在民主運動中與其他力量結連起來，為運動產生更大的政治能量，但又不失自主，是他們要面對的挑戰。

五、一些擁有強大地區網絡及投入大量地區工作的政黨失卻了議席，被邊緣化了。他們當然不會消失，但能否在地區的基礎上重整，再回到全港性的平台，就要看他們未來的工作。

六、泛民政黨中，民主黨及公民黨能保持實力，維持民主運動中大黨的地位，但得票減少，顯明他們的支持雖有穩定基礎，但必須順應整體大形勢的變化，才不致在未來也被邊緣化。另外，他們雖較其他力量為大，並不能主導整個陣營，而必須與其他力量尤其是新興的公民社會組織好好協調，才能產生足夠的協同效應。

七、所有其他現有政黨包括工黨、街工、社民連、人民力量都只能取得一席，力量相對減弱或未能進一步擴展，但在整個陣營中各自仍是一股不可或缺的骨幹力量。

八、公民的民主自決意識已明顯孕育誕生，尤其是反映在參與策略投票的選民，數目可能遠超之前估計。不少公民在選舉中，不只是考慮候選人的個人質素、往績、政治聯繫和政治理念，還會看他們所投下的一票對民主運動的整體效果有多大。議會議席寸土必爭，成了他們非常重要的考慮。當他們看到非建制派碎片化，政治組織未能自己做好協調，就只能主動地連繫起來，冀望可扭轉劣勢。或許這種公民聯繫是鬆散及不固定，因而不可預知性很大，導引非常困難，但公民的自發參與，由 2014 年的電子公投，到今屆選舉的策略投票，都証明是有力左右大局的。當前問題只是怎樣才能更好導引公民的力量，設定更長遠的目標，配合政治組織在前線的工作，令香港民主運動可產生更大的力量，好去面對未來必然是更嚴峻的挑戰。

今屆立法會選舉已曲終人散，大家現在必須用時間坐下來，好好地一起去思考及商討，香港民主運動經歷過「雨傘」洗禮後出現的各種現象，要怎樣做才能鞏固現有資源，調整運動的目標，糾正過去的缺失，重建新的組織模式把政黨，公民社會及公民有機地結連起來，

及開發新的抗爭方法以增加當權者的管治成本，從而為香港的民主自決，開拓更廣闊的前路。

　　香港民主運動的路途仍是漫漫，但慶幸見到越來越多同路人，那走起來至少不會感到孤單。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9 月 06 日）

54

以策略投票破不民主制度

「雷動計劃」推動的策略投票在今次選舉產生的作用，引起不少疑問。回應前，可先看「雷動聲吶」最後建議的名單有多少勝出。「雷動聲吶」建議了 23 人，共 19 人當選，整體成功率是 82%，在九西、港島、超區是 100%，新東是 80%，九東及新西是 66.6%。當然不能說他們當選是因為「雷動」，但對「雷動」有那麼多疑問，正反映非建制派支持者的策略投票是產生了作用。

在今年一月，我第一次提出「雷動計劃」，起先是希望政黨能協調參選，經數月努力但終不成功。之後我再提出策略投票去達成「雷動計劃」的目標。整個計劃的目標、依據、步驟，在一系列的報紙文章中，我都作了詳細解說。到了選舉前的幾個月，「雷動計劃」已是一個由公民自發組織起來的策略投票運動。

「雷動」不是一個由上而下的配票系統，而是公民組合起來按數據分析而自行決定如何分配選票的系統。策略投票並不要求參與的選民投票給任何一名非建制候選人，而是他們在考慮各候選人勝算後，自行決定哪些是他們可接受的候選人，再去進行分票。

「雷動」是以大樣本的電話隨機民調為本，配以「雷動聲吶」自己收集的數據作微調，推算建制派的得票比和選票分布、非建制派最後可能勝出的議席數目、及各非建制名單的勝算。在每個選區，選票並不足以救所有非建制名單，故必須有取捨。

「雷動聲吶」是一個開放系統，任何支持非建制的選民也可參與。在「雷動聲吶」的問卷中，問了參與的選民他們在選區內有哪些候選人是他們願意支持的。的而且確，參與「雷動聲吶」的選民，絕大多數是不願意接受某幾個候選人，結果即使他們在民調是排名較高，也不在「雷動聲吶」建議之列，因即使「雷動聲吶」建議了，「雷動聲吶」內的策略選民也不會依從。由於要救的名單多於能救的數目，在九月三日晚上各選區的群組，只能在商討後投票決定救哪幾張名單。這完全是「雷動聲吶」的參與者自行決定，沒受任何其他人干預。

「雷動」只是用了不足四個月去籌組一場策略投票運動，以加拿大的經驗，也要兩屆以上才能達到目標，更何況香港的選舉制度及政治情況，遠複雜於其他有策

略投票的民主國家。能達到上述結果，已是在此階段的最好結果。但的而且確，「雷動」是出了一些問題。

一、實在沒有想過策略投票運動在香港選民間會產生那麼大影響，令一些差不多一定會贏的名單變成只是險勝。我們低估了香港選民會那麼積極回應策略投票，因從過去研究，都看到只有 15%-20%的選民會考慮策略投票。以後如要再推行策略投票運動，要先更準確掌握香港選民的策略投票的意向及比例。

二、選舉日當天的滙報系統對掌握當天投票趨勢，再部署最後階段的分票是非常重要。但現有系統存在很大改善空間。在選舉日最後兩小時，向雷霆救兵發布訊息的系統，因受到網絡攻擊而出現延誤，也可能導致策略投票在最後階段未能到位。「雷動聲吶」是由一群資訊科技專家、統計學專家、數據分析專家、網絡推廣專家自發組成，完全是無私付出，不單沒有收取任何費用反自掏腰包去支持系統。能在極短時間推出此系統，表明香港公民社會的強大力量。「雷動聲吶」必會吸取今次經驗，進一步優化系統。

三、在最後幾天，選情出現急速變化，是民調未能掌握得到，令策略投票的最後部署未能完全見效。這可能是所有策略投票運動必須面對的風險。原先我們希望港大民研能在選舉前最後五天進行調查，而樣本是達到每區一千，但最後因實行有難度而只能以最後十多天的數據去整合出最後的報告。如將來能投入更多資源建

立起更準確的民意掌握系統，那會把這風險減少但卻永不能完全消除。

策略投票會出現，是因為選舉制度有讓策略投票出現的需要及空間。若是改革了選舉制度，那就不是那麼需要策略投票了。在完美的民主選舉制度下，我們是不需要策略投票的，但香港仍處民主轉型的階段，要向民主邁進，受著各種壓制，前路又是重重障礙，但我相信檢討了「雷動」今次的經驗後，是可以把策略投票磨得更銳利，操作更順熟，策略投票會是突破香港不民主選舉制度的倚天劍。

（刊於信報 2016 年 09 月 10 日）

55

新時代已來臨

今屆立法會選舉的結果，不只是多了很多新面孔，而是他們能進到立法會，代表著香港的政治已進入了新時代。談這新時代的特點前，先要明白為何這新時代會在此時此刻臨到香港。

經歷過「佔中」和「雨傘」，香港民主運動進入了困境，雖能力守陣地，但卻前路不通，內部出現嚴重分裂。本土派的崛起，攻擊泛民帶領了民主運動多年卻未能有所成，故產生不滿，要另謀出路，提出更激進的勇武抗爭路線，爭取更激進的抗爭目標。即使與泛民有較多合作空間的傘兵，也覺得不能繼續現有路線，而必須改變抗爭方法、抗爭目標、以至走在前線的領袖。泛民、本土及傘兵之間的張力，令今次立法會選舉的選情變得極度複雜。各方勢力互動影響，選民做了最後的抉擇，導引了新時代的來臨。

在這新時代，政治運動的綱領，必然會轉變。過去三十年，香港的政治運動就是民主運動，而民主運動就是透過體制內及體制外的行動去爭取按現有的憲制框架及程序去進行民主改革，以建立起民主的選舉制度。多年來，體制外的行動都是合法行動，如遊行、集會、簽名等，到了「佔中」後，非暴力但不合法的行動如佔領，已得到廣泛接納及採用。泛民可能仍難以即時接納範式轉移，繼續支持以民主選舉改革為運動綱領，但從今次選舉結果已看到，這綱領再無力支撐運動下去，問題只是何時轉變及轉變成甚麼綱領。民主自決相較港獨，應能更容易得到廣泛認同，但要完成整個範式轉移過程，卻肯定要經歷陣痛，也需時不短，但相信在 2020 年選舉來臨前，這過程已完成，也必須要完成。

運動出現了綱領上的範式轉移，某程度是因為過去運動的組織模式，已不能應對局勢的變化及香港社會內部的轉變。由過去以一個中心去領導，到上一代領袖退去再沒有人能號令天下後，運動陷入多元但缺乏緊密統籌的階段。不同政治力量之間因著各自所處的發展階段、路線、抗爭手法、政治判斷、個人因素及對手的分化策略，令整個運動碎片化，也是為何民主運動雖在「雨傘」後的支持必是大了，但選舉卻陷入從未有過的苦戰。

在這新時代，當務之急是要尋索一種新的組織模式，必須有別於過去那種一個中心的模式，因那已沒可

能做到，但也要想方法把多元的力量，以一種全新的組織模式讓各力量保持相當大自主度，但又可以使不同政治力量相互扣連起來，好產生出協同效應而不是相互對消。這模式具體安排會是怎樣，現仍難料，建立起來，絕不容易，會與綱領的範式轉移同步進行，因而必會是花火四起，望經過一段時間踫撞和磨合後，凝聚起的新模式可帶領運動去面對更嚴峻的挑戰。能否建立起新的組織模式亦會的運動成功的關鍵。

網絡時代亦會是新時代的一個重要現象及元素。運動的綱領會出現範式轉移，是因為人們再不能接受運動的綱領由一些政治組織的領袖去決定，而必須由組成網絡的各個成員，也就是支持民主自決的每一個公民，共同商討，共同決定。新的組織模式亦必須適應此網絡時代的特點，那才能有效地把政黨、公民社會組織及公民連結起來。

在未來，向社會傳播及解說運動綱領，招募及匯聚資源，掌握民情變化，結連公民成一股股的強大政治力量，至動員各方以各種方式參與行動，網絡都會是最重要的一環。怎樣能把運動綱領的範式轉移、建立新組織模式及充份運用網絡有機地結合起來，會是新時代的最大挑戰。新時代已來臨了，問題是我們是否準備好去迎接它。

（刊於蘋果日報 2016 年 09 月 13 日）

作者



（獲廖中仁先生授權使用此相片）

戴耀廷出生於香港，並於香港受教育。於一九八六年，他獲香港大學法律學士，並於翌年獲香港大學法律專業文憑。畢業後於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法律系任助理講師。在一九八九年赴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及政治學院修讀法律，於一九九零年獲頒法律碩士（主修公法）。回

港後即開始香港大學法律系的教學工作，現為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曾任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

戴耀廷主要的研究範圍包括香港特別行區基本法、比較憲法、行政法、人權法、宗教與法律、法律與政治、法律與管治、法治與法律文化。

在 2013 年，他推動「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爭取在香港實現民主普選。在 2016 年，在立法會選舉中推動「雷動計劃」，爭取非建制派取得過半議席，及鼓勵選民策略投票。在 2017 年，他提出「風雲計劃」，希望反專制人士能取得超過一半的區議會議席。

公民數據 (Civic Data HK)是自發的技術團隊，團隊相信善用科技可以加強社會民主發展的可行性。